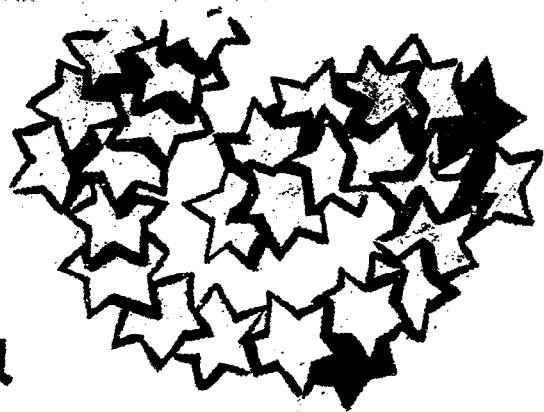


# 緘處的京南



編選羣 以

行刊屋書家作



抗戰以來報告選集

南京的虐殺

以羣 撰  
曹白·東平等著

作家書屋刊行

一九四六

目次

論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代序）

以羣

在傷兵醫院中

慧珠

楊可中

曹白

第七連

故東平

斜交遭遇戰

S m

我怎樣退出南京的

倪受乾

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汝尚

潰退

于逢

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

火焰下的一天

生產插曲

通過封鎖線

塞行小記

後記

黃鋼

荊有麟

夏蕾

沙汀

魏伯

編者

# 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代序

以羣

## 一 報告文學史略

我們如果說：中國新文學與中國的民衆反帝運動有着密切的關係，那末，中國底報告文學（中國新文學中的最新的部分）與中國民衆反日運動，可說更有着不可分離的血肉的關係。

報告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當中的一個最年輕的兄弟，它底產生和發達，永遠和中國民衆的反日運動，抗日鬥爭密切地結合着。它是從民衆反日抗日運動底土壤上產生，吮吸着抗日鬥爭底乳漿而成長起來的。

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國還沒有報告文學。那時，即或有少數類似報告文學的作品也未被稱爲報告文學，因爲當時「報告文學」這一個名辭還未較確立起來。接近報告文學的作品底較爲大量的產生，是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四省之後。當時，反日運動風

國，各地的青年——由關外至關內，由華北至華南，由江南至江北，由海內至海外——爲着反映當地的反日運動及表達自己底激越的情緒，寫下了許多報告性的短小作品，刊佈於各地的新聞雜誌上。這可說是中國報告文學底最初的萌芽。

然而，報告文學正式在中國新文學中確定了地位，成爲中國新文學底一支，却還是一九三二年底「一二八」事件以後的事，「一二八」事件發生於上海，當時的上海正是中國新文學底中心，大部份新文學作家都集中在這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抗日戰爭序幕揭開以後，中國新文學作家們首先表示了熱烈的響應。他們不僅參加了當時最進步的反日團體「上海民衆反日救國會」，担當了一切宣傳工作；并且還親冒炮火，出發前線；親自將慰勞品，宣傳品送到最前線的戰壕中，送到戰士們底手裏，又從他們底口頭搜集了前線的材料回來；同時還組織了慰勞隊，募捐隊，親自出發慰勞和驅逐上海日本紗廠罷工工人。這一切艱苦工作底結果，就是給中國新文學帶來了一種新的收穫——大量的報告文學作品底產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兩位一向不以文學爲務的青年底作品——戴叔清的「前線通信」，白蕻底「牆頭之部曲」。前者會有過士兵底生活經驗，而後者則經過了長期的工廠生活。此外，知名的新文學作家——丁玲，沈端先，適夷等也都寫了不少的報告文學。後來，這些作品大部都被收集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錢杏邨編，一九三二年版。）一書中。

在「一二八」的時期中，對於報告文學運動盡力最大的，是當時唯一的文藝報導性刊物「文藝新報」，大部分短小的報告文學作品都是發表在這刊物上的。在這同一時期，這刊物第一次介紹了報告文學底初步的理論，這也是中國關於報告文學理論底最初的介紹。

因此，我們如果要追溯中國報告文學底歷史，就不能不認識「一二八」是中國報告文學底正式的發端期。從這時期後，中國報告文學才開始了正常的發展。「一二八」底抗日戰爭雖然不久即告結束，但是全國民衆底反日運動却並未因此停止，而報告文學也正是與民衆反日運動相依爲命，相輔發展的。

一九三二年以後，中國報告文學不單沒有停止活動；反之，它底活動範圍却更擴大，更深入了。「一二八」前後，中國報告文學底題材大抵限於前線的戰鬥，士兵底生活，羣衆底活動等；而一九三二年以後，在中國革命的文學團體底有計劃的推進之下，報告文學與「文藝通訊員」運動相結合，它底作者範圍及於專門文藝工作者以外的都市店員、工人、學生、及種種薪金勞動者，乃至一部份鄉村知識份子，因此，它底題材擴及於都市底工人生活，店員生活，各種職業生活，以及鄉村間的農民生活等。這些作品，雖然大半不是直接寫羣衆反日運動，然而却從各種的生活部門中反映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底得寸進尺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大衆帶來的災害。這間接的反映却更真實，更深刻，更動人地寫出了中國人民大衆生活底慘重與艱辛！同時也說出了中國報告文學底進一步的躍進。這些作品，散見於

當時的雜誌報紙，後來部分保留在「活的記錄」（梁瑞瑜編，一九三五年版。）一書中。

從一九三二底「淞滬協定」以至一九三五年底「華北特殊化」的波瀾重疊的幾年間，是中國人民大眾生活在窒息狀態中的最痛苦的時期。在這時期，大膽地表示了不滿的吶喊和平平的嗚叫的是青年學生和文學者。各地的青年學生——特別是北平的，以呼籲、請願、遊行、示威等行動表示他們內心的願望；而文學者則以他們底筆記錄着這一切勇敢正直的行動，以喚起更廣大的人民底同情。我前面說過，「中國底報告文學，是從民衆反日，抗日運動底土壤上產生」的，而青年學生則永遠是反日運動底主力，因此，報告文學也就與學生運動結下了血肉的因緣。從「一二八」前後的南北學生首都大請願起，青年學生們底慘痛的奮鬥是一直在中國報告文學中留下了血跡斑斑的記錄的（只可惜這些作品都未被保留下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北平學生底廣大堅決的反對「華北特殊化」的運動（「一二·九」、「一二·一六」），引起了遍及全國的反日高潮，這高潮給報告文學帶來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營養，促成了它底劇時期的發展。一九三六年以來，在「大眾週刊」，「讀書生活」，「中流」，「光明」等刊物以及各種日報上都出現了許多以反日運動爲中心的報告文學。這些作品大都出自各地學生及各種職業青年之手，只有極少數才是專門的文藝家底作品。

中國報告文學底這樣的發展狀態，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七年底「七·七」——中國全面的抗日戰爭



爆發的日子。

## 二 抗戰以來報告文學特殊發達的原因

依據以上的簡短的歷史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報告文學底產生和發展，完全是中國社會現實底激變所促成的。中國社會現實底激變供給了文學以異常豐富的素材，而文藝者要追隨着現實底激變，急速地反映在自己底作品裏，以使其發生直接的社會的效果，就不能不運用報告文學底形式。中國報告文學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之下發達起來的。

因此，中國報告文學與中國社會現實有着最密切的結合、近幾年來，一切社會現實底演變都在報告文學中找到反映和記錄。民衆反日運動是近年一切社會變動底樞紐，因此，也成了報告文學底中心題材，這正是說明報告文學和社會現實結合底密切。

社會現實底激變不僅推動了作家從事報告文學底寫作，同時，更鼓勵和吸引了大批青年參加報告文學底寫作。這些並非專弄文藝的青年，幾年來却一直成爲報告文學底主力。因爲他們生活在各種社會部門中，感印着種種的生活印象，因此，也給報告文學帶來了異常豐富的内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底砲火宣布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底展開以後，在中國文學上所發

生的變化也是鉅大的！原來，北方的北平是中國學生運動底重點，南方的上海則是中國文學運動底中心。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北平首先被捲入戰渦；而在一個月零六天以後（八月十三日），上海也繼之燃起了抗日戰爭底烽火。這現實底鉅變撼動了作家及青年智識分子底固舊的生活根基——他們有的參加了前線的工作（軍隊中的政治，文化，宣傳工作），有的發動了後方的工作（宣傳，演劇，爲傷兵和難民服務等），有的則開始了長途的流浪和逃亡的生活。

渴望已久的抗日戰爭燃起了中國作家和青年文藝者底從來未有的熱情底烈焰；而他們自身生活底急變則供給了他們空前未有的豐富的生活底印象和經驗。這時候，生活和環境都不容許他們作冷靜的思考或藝術的熔鑄，然而，迎接着抗日戰爭而起的火熾的熱情，和開歷了抗日戰爭而來的紛繁的經驗，却壓迫着他們，使他們不能不寫，不能不唱。這結果，一方面是詩歌底蓬勃的發達；另一方面則是報告文學底異常的發達。

前面說過，中國報告文學從「九一八」起，是隨着反日運動底發展而在發展中；從「七·七」起，中國報告文學則隨着抗日戰爭開展而開始了異常的發達。抗戰以前，報告文學還在中國文學中佔着不甚重要的地位；在各種雜誌或報紙上，報告文學只佔着次要的篇幅，讀者們對於報告文學的關心並不勝過於一般抒寫個人心境的散文或隨筆。可是，抗戰以後，這一切的情形全部改變過來了！

報告文學填充了一切雜誌或報紙底文藝篇幅：一切的文藝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百分之七八）發表報告文學；讀者以最大的熱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報告文學底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論小說家或詩人或散文家或評論家），十分之八九都寫過幾篇報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報告文學就成爲中國文學底主流了！

報告文學在抗戰以後，所以能一躍而爲中國文學底主流，其最主要的原因，如前所述，就是作家底生活隨着現實底激變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們感受着紛繁複雜的生活印象和經驗，激起了熾烈的熱情；這熾烈的熱情和豐富的生活印象，逼着他們選取最直截而單純的形式，迅速而敏捷地記錄出生活底事實！並企圖使這種記錄直接地影響社會底改革，發生社會的效果，而報告就是最適合於完成這種任務的文學形式。這是抗戰以後，報告文學特別發達的一個基本原因。

其次，一般的青年文學讀者羣向來是民衆運動中的一部分主要的力量，他們天天都期望着抗日戰爭底展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他們興奮得像發狂一般，熱烈地發動和參加了種種的救亡工作；然而，同時他們也並沒有改變對於文學的愛好，他們祇是熱望能在文學作品當中很快地看到他們所關心的抗戰事業底記錄和反映；這種讀者大眾底熱切的要求，直接影響了文藝刊物編者底編輯方針，間接也影響了作者底寫作，其結果，也是促成報告文學底發展。

第三、隨着戰爭底蔓延和擴大，原來集中於上海等大都市的文化機關（書店、雜誌社、印刷所等）逐漸疏散，遷入內地，一時出版條件感受到異常的困難，大型的雜誌和書籍底出版都不能不暫時停頓，繼之而起的是小型的雜誌，報紙和小冊子；在這些小型出版物上不能容納長篇的文藝作品，於是報告文學和短詩就成了這些出版物底文藝部分之中堅。這是文學以外的，促成報告文學發達的間接的原因。

由於上述的幾個原因底複合，就造成了抗戰以來報告文學底空前的發達，同時，也更加緊了文學和現實底密切的結合。

### 三 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反映了什麼？

我們所說的「抗戰以來報告文學特殊發達」底意義，並非單純地只是說明：這幾年來報告文學底數量特別增加，同時也說明它底質量進步。這種進步首先表現在它所反映的方面底廣闊。我們可以說：近幾年的報告文學差不多勾出了抗戰中的中國底一幅縮圖——姑不論這種勾提是怎樣地簡單而不够深刻，然而，它們真實地反映出了變動中的中國社會現實底各面，却是不可否認的。

它們（報告文學）寫出了前方戰士底英勇和犧牲的戰鬥，也寫出了後方民衆底忠誠和熱心的服務；寫出了傷病的將士底淒慘和痛苦，也寫出了顛沛的難民底悲哀和苦難，寫出了敵人底兇殘和橫暴，

也寫出了淪陷區的民衆底慘痛的殉難和堅決的反抗；寫出了戰區落後的民衆底胆怯和貪婪，也寫出了前方進步的民衆底奮勇和憤慨；寫出了敵後方民衆艱辛和苦鬥，也寫出了敵後武裝底發芽和成長；寫出了勝利的進軍底神威和勇邁，也寫出了潰敗的退却底倉惶和鎮定；寫出了後方政治底腐敗墮落的一面，也寫出了後方生產底突進的斷片；寫出了吾人物底垂死的暮氣，也寫出了新人物蓬勃的生機；寫出了智識青年底不懼艱苦的逃亡和流浪，也寫出了智識青年底不知疲倦的學習和工作……這一切反映在報告文學裏的活生生的素材，不是足夠交織成一幅抗戰的中國底縮圖嗎？

報告文學者對於現實的反映，隨着四年來的抗戰現實底演變而在逐漸變動中；由於這種變動，也可以看出中國社會遞變底軌跡。因為報告文學者是不空懷遙遠的過去，也不遐想渺茫的未來，而是着重在記錄眼前的事實。因而，社會現實變動立刻會反映在報告文學者底作品之中，是必然的事。

抗戰底初期，在報告文學中所發見的最多的題材，是關於下列幾方面的：——

第一、傷兵底生活以及爲傷兵服務者底體驗——在上海方面，如駱賓基底「救護車裏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線上」等；此外，還有許多作家底關於傷兵的報告散見當時的各報。漢口方面，例如于方簡底「在傷兵醫院」，史筠底「護士底一日」；京滬線上，如冉洵簡曲底「臨死之前」；安慶方面，如曼倩底「第五重傷室」；開封方面，如蕭雨底「冷雨下面」等。這些作品，大

抵是一般智識青年參加了救護傷兵，慰勞傷兵，訪問傷兵的工作，而憑着他們自己底感覺，記下傷兵生活的慘苦，傷兵英勇戰鬥的故事，傷兵底健康偉壯的心境，以及在他們自己心裏所激起的感應等。由於他們對於傷兵接觸時間底短促，大都只能寫出傷兵一般的表面的特徵，而接觸不到他們底個別的内部的特點，因此，在初期的報告文學中所出現的傷兵，除了身體底痛苦和生活底惡劣之外，大多都是勇敢無比，精神健康的純然的英雄。這主要的原因，還是作者沒有真正地了解傷兵們底生活和心理，沒有把握住個別的傷兵底性格的特徵。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叫做慧珠的無名作者底一篇報告「在傷兵醫院中」（載「烽火」第九期）。作者是上海底一位女學生，「八一三」之後，激于抗敵的熱情，才和她底同學一起自動進了「某某傷兵醫院」去當護士。這篇作品就是報告她底護士的日常生活，但是由這裏，却真實地寫出了傷兵病院底悽慘而緊張的空氣，以及受傷的戰士底天真，淳朴，善良的性格，特別表現得真實動人的則是這位未經世故的女智識青年，投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中，接觸着一切從未經歷過的生活，在她心裏所激起的微妙的感情。這種感情是真實的，也是富有非常的感人力量的。爲什麼是這位不以寫作爲業的女青年，能寫出比別人更優秀的作品呢？這是因爲她不是以一個慰勞者或訪問者或搜集寫作資料者底資格出現在傷兵之間，而是以一個醫院服務員底資格生活在傷兵之間，因此，她才能觀察到傷兵醫院底真實的情景，感覺到傷兵生活底真實的情態，而在自己底

中起真激心質的感動。這篇作品底優越點也正在這裏。

第二、難民底生活以及爲難民服務者底感驗——這些作品大部都是描寫「八一三」以後流落在上海租界上的難民底生活及在這些難民收容所裏服務的青年底活動，例如曹白底「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明天」，「受難的人們」，「楊可中」，金維新底「難民收容所斷片」，孫鋼底「奴隸」等。後來也有部分的作品寫到轉移到武漢以後的難民，例如褚山底「懷鄉病與難民」。一夫底「遺散」等。前一部分，寫到了被隔在租界底鐵門以外的難民們底飢餓和困苦；寫到了難民們底痛苦和災難，以及他們底不屈的意志和戰鬥的精神；寫到了難民收容所內底非人的生活，也寫到了難民們底特殊的善良和友愛；寫到了爲難民服務的青年們底熱誠和犧牲，也寫到了部分販賣難民（從難民身上盈利）的奸人的橫暴和無恥。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曹白底作品。他以一儲智識分子底身份參加了救濟難民工伴，經常地在難民收容所裏服務（做過「管理員」及「主任」），生活在難民們之中，和他們過着甘苦共同的生活，因此，在他底幾篇作品裏，親切地表現出難民收容所底沉鬱的空氣和難民們底真實的狀態；他他底智識分子底敏銳的感覺，體驗出了隱藏在難民們底心裏的深沉的痛苦和情愛，指摘出了部分主管者底貪慾，險詐和惡毒，特別是表現出了一些不解世故，不知利害，不惜犧牲的青年，在那樣的環境中，怎樣地爲難民們愛戴，而被險詐者嫉視。他在寫難民生活時寫出了自己，而在寫自己

時也反映出了難民們底生活以及收容所內底種種，也是將自己和難民收容所底生活交織成了一片，而透出了一幅動人的圖繪。特別是「楊可中」那篇，寫出了一個純潔坦白而孤傲的青年（楊可中）在那黑暗的環境中不能容身，經過幾番的苦鬥，而終至於死亡。描寫楊可中這一個人物的作品，却同時暗示出了作者和難民們底未來的命運。後一部分（描寫武漢難民的部分），寫法已和前一部分完全不同，這不是由於作者底態度不同，而是由於現實底改變；到武漢時代（抗戰已達一週年），難民問題已經不像「八一三」後的上海，是一個緊急救濟的問題，而成了急需根本解決的問題。「遺放」作者一夫大概是難民底一份子，他報導着由各地轉移到武漢來的難民們生活底無出路，他們由一個地方被轉送到另一個地方，生活一天天地走向更艱苦的境地，而在這又將被牲畜一樣地遺棄武漢的時候，他們有的想起了家鄉底田園，有的深悔沒有留在家鄉當游擊隊；可是，懷想儘管懷想，追悔儘管追悔，他們還是不能不像牲畜一樣地搶着擠在鐵皮貨車中，被運送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無窮盡地過那「難民」底生活。檜山底「懷鄉病與難民」則更明白地報導了難民底來源，而呼籲着他們底出路。他指出：「爲了要活下去，他們會從敵人的底刺刀盤踞着的故鄉逃出來；今天也是爲了要活下去，却悽愴地懷念着被敵人底刺刀盤踞着的故鄉！」他們是想回到死地去麼？不是的。「他們只感到自己沒有力量，連生活也糊不過去；在失去了同情的同聲的街道上踉蹌着，張望千里以外的故鄉，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呢



？」應當爲他們解決問題的該是誰呢？

第三、作家及智識青年底逃亡生活及在逃亡中的經歷——敵人底泥脚由北平踏到天津，由上海踏到南京……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中國千百萬不願做奴隸的民衆，不能不開始逃亡的生活。其中，最難脫出虎口的還是智識青年，而他們，由於深刻地銘記着那些曾經歷在他們身上的苦難和羞辱，當他們說出危險而剛好寬鬆地喘一口氣的時候，就不能不將那親身的經歷向讀者報告出來。例如，描寫從北平逃出的有劉白羽底「逃出北平」，姚烽底「從捕殺網裏脫出」，蕭燕底「從北平到天津」，而描寫塘沽檢查的則有寒先艾底「塘沽之日」，蕭燕底「檢查」；描寫從南京逃出的有汝尙底「當南京被屠殺的時候」；描寫從鎮江逃出的則有李希遠底「逃亡」等等。這些報告，雖然都以作者本人爲作品底主人，然而所反映的却決不止作者個人底遭遇，他們寫出了敵人蹂躪下的淪陷區域底悲慘恐怖的空氣，敵人對於中國民衆——特別是中國青年學生和青年婦女底無理的慘殺和野蠻的踐踏，以及中國民衆特別是中國青年底不屈的復仇的決心。

隨着抗日戰爭底地區和規模底擴大，報告文學取材底範圍也逐漸地展開。許多從敵人底鎗刺下逃亡出來的青年，他們底目的並不是逃亡，而是懷着熱情去各個抗日的隊伍中工作和學習。因此，接着逃亡生活底素描，在報告文學中反映出來的是踏上救亡戰線的青年們底一切的活動。這些青年，除了

從敵人所佔領的區域逃亡出來的之外，還有大部分是在抗戰開始以後重見了久隔的光明的天日；他們怎能不振起勇氣和興奮，無我地投入抗戰工作底隊伍中呢？佚名底「在投奔前線的途中」，柏山底「蘇州一炸彈」，都是以參加者底資格親切地報告了那一羣青年們到救亡戰線上的艱苦而勇敢的奮鬥過程！駱方底「走向戰鬥着的黃土層」便是一例。

與駱方底作品性質相同的還有蕭爽底「船上」：這兩篇作品都同樣親切而逼真地表現出了那些青年們底熱情，坦白，勇敢，無慮，和不知疲倦的精神。而銜接着這種記錄的，有何其芳、黃旣、元留的許多報告。

此外，還有許多青年投向了各戰區，各軍隊，分別地担负起了宣傳，教育乃至戰鬥的工作，而在報告文學中，記錄了他們底種種的活動，黃明底「雨雪中的進行」，王朝聞底「二十五個中間的一個」，姚雪垠底「戰地書簡」，「四月交響曲」，田濤底「黃河北岸」等，這些作品大都將自己底生活交織在前方的軍隊和民衆底戰鬥和活動中，他們表現出了各戰線上的軍隊和民衆底活動底姿態，也報道了他們自己（青年們）底生活底真實。

隨着戰爭開始，日本帝國主義即以猛烈的轟炸對付後方不設防城市中的中國民衆，企圖以這樣掠奪生命的威脅壓服中國民衆底抗日的決心，而隨着戰爭底擴大，轟炸底範圍也逐漸擴大起來。中國底

作家和青年文學者生活在民衆之中，與民衆同樣地感受着生命底威脅，遭遇着悲慘的苦難，而以他們底筆報告出了敵人的底暴行和中國民衆底災殃，這就是出現在各刊物上的無數訴述轟炸的報告文學。例如燕軍（「廣州受難了」），歐容（「空襲」），草明（「遭難者的葬禮」）報道了廣東底慘炸，夏衍報道了廣西底受難，俞棘（「第一顆炸彈」）報道了福建底遭害，葛琴（「在江邊」）報道了浙江底遭災，……而特別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對於陪都重慶的野性的轟炸和焚燒，則看見老舍（「五四之夜」），宋之的（「從仇恨生長出來的」），秋江（「染血的兩天」）等底有力的描敘和控訴。這一切的報告，記錄了敵人的底血污的脚印，記錄了中國民衆底流血和死亡，更寫出了從仇恨中生長出來的復仇的決心和再建的決意。

後方的民衆不斷地遭受敵人空軍底摧殘，而前方的軍隊却在民衆底協助之下（如桑茶底「掘戰壕的行列」），對於敵人的底進攻作了有力的回答。我們底參加了戰鬥的或是從戰鬥中產生的作家和文學青年，以他們親身的經歷為骨幹，寫出了無數撼動人底靈魂的報告文學。這里，我可以舉出以初期的上海戰爭為素材的，S·M底「閩北打了起來」，「從攻擊到防禦」，「斜交遭遇戰」，及以京滬線上的戰鬥為素材的東平底「第七連」和「我們在那里打了敗仗」來做例。S·M是在初期的上海戰爭中佔着重要地位的部隊中的一位排長，從八一三底前夜，那部隊奉命以急行軍開到閩北，以至閩北的

戰爭底展開和擴大，而成爲規模廣大的殘酷的上海大戰，這一個在中國抗日戰爭底歷史上佔着重要地位的過程中，他都活動在部隊中，作着艱苦的下層的指揮和執行的工作。因此，他底報告是寫得異常地親切，逼真和細密的。他寫出戰爭底前後，民衆、警察、士兵對於抗日戰爭的焦灼的期待。士兵的嘈雜地喊着：「抗過日我就不當兵了，我就回家去種田了！」「抗了日我死也就甘心了。總算當兵也當出了這樣一個好結果來。」「假使不是打日本，又是自己打自己，老子不開他媽底小差真不是個人！」老百姓完全以新的面貌來對待軍隊，自動地預備了茶水，供給士兵們喝，而且堅決地不肯收錢，甚至連賣油條的都不再計較一兩根油條代價；對着這些決心來抗日的戰士，他們嚷着：「逃亡的是亡國奴。」「對了，我們一起打起來，租界也沒用，一定。」而在幾個戰役底描寫中，他更素朴而不加修飾地寫出了士兵生活的一般特徵的。東平是一位有過多年的軍隊工作底經驗的成名的作家，從一九三二年起，就不斷地發表了許多優秀的短篇。抗戰發生以後，他又參加了軍隊底工作，活動在京滬線上。「第七連」和「我們在那里打了敗仗」都是以第一人稱（連長丘俊和江陰砲台守將方叔洪上校）敘述兩個戰役底經過，而在那動人心魄的殘酷的戰爭底描繪中，復把主人公底性格作了深刻的刻畫，浮彫似地寫出了人物底靈魂，同時也提出了戰術上的一些問題。

在第一期底抗戰中，經過了無數次的苦戰，消耗了敵人許多力量（物力和人力）之後，我們陸續

地放棄了各大城市，而每在放棄一個城市底過程中，爲着保存戰鬥力，都必須作一次大規模的退却（所謂「轉進」），關於這歷次的大退却，在我們底報告文學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反映，例如倪受乾底「我怎樣退出南京」記錄了南京底退却；徐盈底「衝取聯絡綫」，應涇底「衝過第二道攔阻綫」，「水」，天虛底「餓」，「火網裏」，王西彥底「四個雞蛋」等記錄了徐州底突圍；于逢底「潰退」記錄了增城；廣州底退却……這些報告底作者，大抵都會隨軍行動或是參加軍隊工作，親身體驗了退却中底艱苦和動人的事蹟；在他們底報告裏面，一面敘着寫我們隊伍底堅韌的戰鬥精神，所遭遇的艱難和阻礙，以及對於這些艱阻的克服，同時也寫出了戰區的民衆對於苦戰的軍隊底援助和愛護，各部隊對於民衆的各別的看法，各軍隊內部底許多生活底特徵，各軍隊中出身不同的人物底性格的矛盾，以及我們底臨事慌張，未作充分準備的近乎「荒唐」的許多不合理的事實。這些作品，隨着作者視角底不同，所見底不同，表現了種種紛歧的事實；而綜合起來，却可以看出是眞的寫出了「光明」，也寫出了「黑暗」，報道了「可榮觀的事蹟」，也報道了「可悲觀的現實」。

此外，還有許多報告，憑着作者底所見，寫出了各別的戰地底眞景，例如徐遲底「大場之夜」，丁玲底「孩子們」，美如底「夜底洪流」，以羣底「台羣兒莊散記」，王西彥底「台兒莊巡禮」，賈植芳底「距離」，林果底「三個雞蛋」，疑宋底「野店之夜」，吳畚底「在穎橋寨」，丁行底「沉寂

中的前線」，應清底「大軍來去中的富水河岸」，四濤底「中條山下」，宋之的底「長子風景線」，載當底「挺進支隊」等等。由於這些作品，使我們逼真地看到了前方的部隊底嚴肅或弛懈，戰區的民衆底保守或進長，前方便軍隊和民衆底隔閡或親近，以及我敵力量底增強或消退……。

在戰爭中，我們失去了無數的大小城鎮，失去了許多交通幹線，許多地區淪入了敵入底血手。這邇及全中國的血污的圖畫，在我們底報告文學裏也看到了斷片的繪錄，例如記錄南京底虐殺的汝尙底「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適越底「第七次挑選」，記錄蕪湖底虐殺的侯風底「血債」，記錄杭州底虐殺的適越底「人獸之間」，記錄晉南底虐殺的魏伯底「偉大的死者」，記錄粵東南底暴行的莎察底「『文明人』所走過的地方」，梅行底「宣傳的範疇以外」，記錄粵北底偽詐的司馬文森底「滄江的水流」等等。這些記錄所及的地面是廣大的，中國人民所受的損害是慘重的，然而，敵人所獲得的是什麼呢？是中國民衆底馴服嗎？不是的，是中國民衆底更堅強的反抗！

環繞着敵入底佔領區域，在那曾經遭過踐踏或是正感受着威脅的廣大的農村裏，陸續地產生了無數的民衆底武裝。例如報道保定附近的民衆武裝底結成的「一支游擊隊底發生」（柳林作），記錄江南某鎮底民衆武裝底改造的「黎明前」（司徒宗作），敘述東戰場底民衆武裝底生活和戰鬥的「東戰場的別動隊」（路賓基作），以及描寫生長在北方底原野和山岳中的民衆游擊部隊底生活的碧野底「

北方的原野」和「太行山邊」，這幾篇報告都真實地說明了民衆自發的武裝結成底原因以及在它底成長過程中所走的曲折的路線（鬥爭，改造，和成長）。而在中國抗戰底歷史上留下了最光輝的記錄，在全世界人士底面前創造了可驚的奇蹟，則是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在我們底報告文學裏，首先記錄了這種根據地底創立和發展的，是立波底「印象記」。他在這一冊報告裏，記述了這區域創立底過程，活動在這區域的新人物底面影，以及建立在這新基地上的新專業底萌芽和成長。接着，我們看到了報道晉東南游擊根據地底姿態的荒煤底「童話」，「誰的路」，葛陵底「青菜及其他」，以羣底「渡障河」；記錄了冀中游擊根據地人民底姿影及那區域中的變革蛻化和創造的，在沙汀底「游擊縣長」，「老鄉們」，「偽軍和偽政權」，「智識份子」等；敘述了大青山游擊根據地底發端以及領導創立這根據地的軍隊底艱苦，忍耐和切實的作風的，有何其芳底「七一五國和大青山」；描畫了長江兩岸的游擊生活和活動的，有曹白底「潛行草」，「富晏河的黃昏」，「半個十月」。這些作品底產出，都不是道聽途說或揣摹想像底結果，而是作者們艱辛地跋涉數千里，經過了親身的經歷，觀察和細密的採集底收穫。它們寫出了各個地區的昨日和今日——新人物的產生和成長，新專業底創造和發展，舊事物底崩壞、消滅、蛻化和變革；特別是在這巨大的改革和創造之中，敵人底狼狽，困窘和絕路、立波底「敵兵的憂鬱」，何其芳底「日本人底悲劇」，荒煤底「破壞嗎？建設嗎？」以羣底「聽日

本人自己底申訴」等，都依據俘獲的敵人底資料（書信，日記），忠實地敘述了這一切。

廣大的中國，一方面是在血腥的戰爭和受難之中，另一方面却也在堅決地建設和改造。以報告文學表現了大後方底生產和建設的，如荆有麟底「在大砲廠裏」，「第十三號分廠」，「火礮下的一天」，木楓底「一〇六號橋」等。這些作品都一致表現着在後方底生產建設機構中的工人們，爲着提高生產底效率，達到他們自己所滿意的目標，曾經採用了一切的方法（實現領導的模範的實例及競賽），而在這熱忱的加緊的工作中，他們忘記自身底利害和苦樂。

而在這後方底積極的建設底過程中，在某一些地區裏，却也發見着地方政治和行政底腐敗的惡跡，中國底報告文學者不避這些，也不願意掩飾這些——雖然能得發表出來的還是很少——例如陶雄底「某城防空紀事」，周冷底「胡隊長」，李喬底「飢寒襁褓的一羣」，唐其崑底「沙喉嚨的故事」等。這些雖然只反映出了惡跡底點滴，然是却觸到了最嚴重的問題：由這具現的點滴，也不難推測出一般的情況。

此外，如俘虜底轉變（天虛底「兩個俘虜」），偽軍底悔悟（如慶鈞底「祖國的愛」），巨奸底形委（如黃鋼底「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平民底生活（如會敏之底「燒魚的故事」），邊荒底開拓（如高陽底「達布赤克的開拓」），海外僑工底歸國（如金丁底「離山前後記」），日本留學生的



受難（如張十方底「從牢獄到病房」）等等，一切方面的現實生活底風景，在我們底報告文學裏，都有過素朴的描繪或忠實的渲染。

雖然，到現在我們還是承認：中國底文學遠遠地落在現實之後，中國底報告文學還沒有充分地將現實變革過程反映出來，然而，依據以上的敘述，我們却可以看出：抗戰以來中國底報告文學並不貧乏。那些指摘中國報告文學爲「貧乏」，爲「公式化」，爲「千篇一律」的國內和國外的論者，不是不了解中國新文學（因而是報告文學），就是有意抹殺中國新文學的成就，掩蔽中國新文學底豐饒。

#### 四 抗戰以來報告文學底動向

由上面底敘述，我們看到了近年來報告文學題材底豐饒。這豐饒的收穫並非得之於偶然；一方面是中国作家底意識的活動底結果，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文學青年底努力的求進底表現。

根據上舉的一百幾十篇報告，我們可以看出約有三分之一是既成作家底創作。他們——有的往來於各戰線（如丁玲，奚如，姚雪垠，碧野等）；有的深入了敵後方（如東平，曹白，荒煤，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劉白羽等）；有的則奔波於後方各城市（如夏衍，徐盈等）；他們底不畏艱苦的跋涉，廣闊的閱歷，精密的觀察和細心的採訪，是促成報告文學題材底豐饒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約三分之二的作品是完全出自新進的文藝者之手，他們原是不以文學者底資格，而以實際工作者底資格參加在各種工作底部門中——有的在前線，有的在敵後，有的在後方；他們不以旁觀者底地位，而以實踐者底地位深入了各種工作底內層，深刻地了解各種工作底真相；這是促成報告文學題材底豐饒的第二原因。

由於這兩個原因，促成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取材範圍底寬闊和廣大，及報告文學題材底複雜和多樣。然而中國底文學者並不以此為滿足的，他們還在不斷地追求着文學的技術和手法底改進。這種追求底努力，顯明地表現在報告文學風格底變動中。

關於抗戰以來報告文學風格底變動，我們可歸納出幾個主要的趨向：

1. 由平鋪直敘到提要鉤玄——在抗戰初期，就曾經有人指出過：初期的報告文學大部分都偏重於平鋪直敘的手法，往往以作者為中心，所見所聞，以及瑣碎的行動或遭遇，都毫無選擇地記錄在作品之中，而造成了無選擇的「身邊瑣事」底記敘的傾向。這種傾向，是陳舊的手法底復活——雖然內容有了完全的改變。然而，經過了一個短的時期，隨着現實的素材底增多，作者們也立刻就放棄了那無選擇的記敘底手法，而開始從現實底複雜的素材中，作精謹的分辨，選擇出最有意義的，最切要的素材，作為報告文學底題材，這就是所謂「提要鉤玄」的手法。由身邊瑣事底平鋪直敘，到現實素材

底提要鉤文，是三年來的報告文學底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作風底改變。

2. 由記錄直接的經驗到表現綜合的素材——初期的報告文學，大抵都單憑直接的經驗以作為寫作的根據，例如人物「訪問記」單記所聽到的斷片和對於那人物的表面的印象；戰地「視察記」則單寫所見到的瑣碎和對其那地區的籠統的印象；在這些作品裏，看不出作者底主觀的批判和組織的作用；作者只盡了無意義的攝影底任務。而改正了這種傾向的，則是作者底較深入的生活和多方面的採集；較深入的生活使他們對於現實了解得更深刻，多方面的採集使他們對於現實認識得更廣博，這深刻的了解和廣博的認識，促使作者發揮對於素材的批判和組織的主觀的力量，而形成了報告文學作品的主題鮮明化和結構完整化。在後來的報告文學中，我們很少再看到單純的斷片的「訪問記」，「視察記」，「印象記」，「隨行記」之類的作品。其原因即在這里。由記錄斷片的直接的經驗到表現綜合的多方面的素材，是報告文學走上完成化的道路底一個關鍵。

3. 由熱情的歌頌到冷靜的敘寫——前面我曾經說過，抗日戰爭激起了文學者底熾烈的熱情。他們以這樣的熱情迎戰爭，也以這樣的熱情看事物。因此，在初期的報告文學中，無論是敘述一個將領底戰績或是記錄一個戰士底戰鬥，往往都成了頌讚英雄的篇章。那些出現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百分之百地「勇敢」，百分之百地「犧牲」，百分之百地「偉大」！純然是無缺點的完人。然而，這樣的描寫

，即使真實，也只誇張地寫出了人物底一面，是顯然的。隨着戰爭底延長和戰時經驗底豐富，報告文學底作者們也逐漸趨重於全面的觀察和冷靜的表現，而離開了頌讚的片面的誇張。由熱情的歌頌到冷靜的敘寫，是使報告文學更逼近真實的一個保證。

4. 由戰鬥底敘述到生活底描寫——直而地描寫戰爭，描寫戰士（將領）的報告，以抗戰初期為最多，關聯着上述的歌頌的歌頌，這些報告底重點大都偏於英勇的戰鬥：這種戰鬥底描寫是離開了人物底生活，離開了集團（隊伍中底生活）而將戰鬥孤立起來的，因而那種戰爭也成了抽象的懸空的存在。隨着作家底觀察方法底改進和對於現實的逼近，報告文學底重點也逐漸移向於生活（個人底生活和集團底生活）底敘寫。從生活之中，反映出英勇，於生活之中，交織着戰鬥。由戰鬥底敘述到生活底描寫，是報告文學更切實地逼近現實的說明。

5. 由以事件為中心到以人物為主體——初期的報告文學大抵都是事件底記錄。因為以事件作為作品底中心，所以在那些作品之中，人物往往完全失去了光彩，而變成了無血肉的暗淡的影子；有的甚至連人物底影子也淡薄得看不清楚，留下的祇是事件底記錄。然而，這沒有人物的記錄並非報告文學底正路，差不多是所有的文學者都了解的。而從創作底實踐上，首先克服了這個傾向的是京平底「第七連」。這是一篇完全以人物為主體的作品，環繞着人物，記錄着事件底進展。從這一篇作品以後，

一般的報告文學作者都逐漸矯正了初期的「事件中心」底偏向。而開始以人物爲作品底主體，使報告文學中出現鮮明的人物底輪廓和面影。由以事件爲中心到以人物爲主體，是報告文學內容底趨向深化的表現。

上述的幾點，可說是三年來報告文學趨向於完成化的過程中，作家們所作的努力底具體表現。由於這不斷的努力，中國底報告文學是在向深刻、完整、活潑、生動、真實的方向發展。

## 五 幾種代表的風格

以我所寓目的近年來的二百幾十位作者底約五百篇報告爲根據，可以歸納出幾種代表的風格：

1. 以作品的主人公底第一人稱的敘述，來表現事件底發展過程。這種風格底特點，在於以一個人物——主人公「我」爲中心；由這人物底自述，解剖他底心理，并刻劃他底性格。而隨着他底性格發展，以敘述環繞着他的環境和事件；也隨着事件底演進，以描寫人物底性格的特徵。所以，這種風格底作品是以人物爲經，事件爲緯，將人物和事件交織成一幅鮮明的圖繪。例如東平底「第七連」，倪受乾底「我怎樣退出南京的？」等就是代表這一種風格的作品。在報告文學寫作之中，有許多青年正在學習着這種風格。

2. 以作者在某一時期某一地區中所經歷的事象為根據，加以作者底主觀的選擇和整理，裁出其中精粹的斷片，而組織在一篇作品裏。這種風格底特點，在於強力，鮮明地表現着作者底主觀——他在批判，他在暴露，他在讚美，而以作者底主觀串連起全篇作品底素材，明白地表達着作者對那些事象的意見。這種風格的作品是以作者底思想，意向為經，而以現實底素材為緯，即這兩者底結合，織成一幅完整的禱圖，例如荒煤底「童話」，「誰的路」，「七一五團和大青山」，植山底「懷鄉病和難民」等就是代表這種風格的作品。這種風格深受蘇聯作家愛倫堡底報告文學底影響，而在中國，也一天天地在發展着。

3. 以作者所接觸的事象為範圍，由作者以自己底面貌出現，描寫那些事象，同時宣告自己對那些事象的感情和意見——愛或憎，喜或恨，冷淡或熱烈，同情或反對。這種風格底特點在於由作者底行動貫串所有的素材，組織成一篇完整的作品，而作者本身明白地在作品中露面，直接地表現着他對於所接觸的事象（作品底主體）的感情和意見，例如沙汀底「老鄉們」，S M底「開北打了起來」，「從攻擊到防禦」，曹白底「楊可中」，「受難的人們」，黃銅底「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懸珠底「在傷兵醫院中」等，都是代表這種風格的作品。這種作品並無既定的模型，作者可以寫得非常自由而無拘束，同時強烈地滲透着作者底主觀的感情。

4. 以作者所搜集和採訪的素材為基礎，加以作者底選擇和編輯，組成一篇有系統的故事，然後給以客觀的記錄。這種風格底特點，在於作者站在旁觀的地位，字面上完全不露出作者底面貌或主見，只是客觀地記述事件底演進，然而在事件底客觀的記述中，却可以看出意義，看出作者底主觀。例如陶雅底「某城防空記事」，司馬文森底「滄江的水流」，雷弓底「越老越進步」等即是代表這一風格的作品。這一類的報告，在形式上是最接近小說的。

以上的幾種風格，不能說已代表了中國報告文學底全體，然而却可以說已標示出三年來的報告文學底主要的傾向。這種傾向，正說明着今天報告文學所業經達到的里程。

## 六 今後的展望

以上，已說明了到現在為止，中國報告文學所達到的成就，然而却不是說：中國報告文學底發展祇能到這里為止。中國底文學者是並不滿足於目前已有的成就的。

從全體上講，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雖然已經反映了抗戰中的中國底各面之變動和演進，然而，這種反映還是太零碎，太局部，太不完全，是顯然的。因此，我們說：中國文學（報告文學）還遠遠地落在現實之後。

而在藝術底造就上，報告文學更落後於中國文學底其他的部門（例如小說）。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作者急求迅速地反映現實底變動，沒有作較深刻的思考的餘裕；另一方面則由於部分的作者忽視了報告文學底藝術性之重要。

今天，中國報告文學底作者，一方面在迫急地追求趕上現實——不落後於現實，不脫節於現實，而反映出現實變動底全貌；另一方面，則懇切地努力於藝術造就底提高！使報告文學有充分的力量足以生動靈動地表現現實底全貌。這兩方面的努力底目標是共同的！都在於報告文學底質的提高。因此，也可以說，中國底報告文學者都在向着同一的目標前進。

對向這同一目標的努力，會催促報告文學底作者更艱苦地深入戰鬥的現實；同時，更切實地磨練自己底武裝，加緊藝術的修養。

由於這樣堅持的努力，將會保證中國報告文學底急速的進步，并開拓中國報告文學底遠大的發展前途。我們預想着：在不久的未來，中國將會發生總括一個時期一個地區底鬥爭和發展的史詩性的巨幅的報告文學！



## 在傷兵醫院中

慧珠

我們已經落了班，傷兵的痛楚的喊聲也沉了下去，護士宿舍的人都發出輕微的鼾聲，龐大的傷兵醫院，漸趨於靜寂。忽然轟轟的大炮聲和劈拍的機關槍聲在窗外響起來，我想起了你，我會經允許你，告訴我們這裏的生活情形，我現在來給你寫這樣的一封信，這時候我的心還是很激動。

十多天前的一個早晨，由友人介紹我和一個同學帶了充分的喜欣與興奮，進了第××紅十字會傷兵醫院。這是新近設立的。舊式的四層洋樓裏已經住滿了爲着光榮的戰爭而掛彩的戰士，空曠的草地上正在建築簡單的房屋，預備更多的傷兵來住。

因爲我們是生手，看護長特地把我們派到二樓的輕傷病房。我們穿上看護衣，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似的。

到了換藥的時候，心裏真慌，雖然我們進院以前也會在一個醫生的家中學習了一些關於包紮及醫藥的常識，但到了這時，卻不由得人不心跳。醫生換好藥，關照我代他包紮。我拿了糊帶在手裏，有

點興奮，又有點惶恐，但是我一視到我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時候，我也只得咬緊牙關盡力地做去了。

「X小姐，先替這位同志把傷口淨一下。」

我解開了那個戰士大腿上的綑帶，一隻紫色的發腫的大腿露了出來。這那裏是人的皮膚？我禁不住痛楚地懷疑着。大腿上有兩個傷口，內側小，外側很大，顯然是子彈打穿了的。傷口的濃烈的臭味差不多叫人發嘔了。但是我極力忍耐住，我默默地拿了雙氧水和紅藥水替他消毒，我的第一天的工作就這樣地開始了。

六點鐘是傷兵們吃晚飯的時間。一暈一素的菜，除開飯和粥外，還有麵和饅頭，北方人的食性更近於麥，所以每次吃飯時麵和饅頭時常不夠。照例，盛飯等等事並不是我們護士的工作，但是兩個茶房照管四個病房裏五十幾個傷兵吃飯，顯然是太辛苦了，而且也忙不過來。所以我和文愉快地跟着兩個茶房在各個病房裏奔走。

在他們飯後，我們看見他們閉着發悶，便隨便和他們交談起來。我們偶爾問到作戰的情形，一位在吳淞受傷的弟兄立刻爽快地回答道：

「那情形實在太令人興奮了，作戰最激烈的時候，我們有三天沒有吃東西，不知道餓，只有一個知覺就是多殺幾個敵人，『衝呀，往前衝！』弟兄們齊口同心的喊聲，不管敵人前面還是懸關險峻或

甲車，爲了弩恥和報仇，就是「死」也愉快的，而且我們還躺在自己的土地上！」單純的臉，單純的心，卻吐出鐵的一般的句子，另一位沒有手臂的同志接着說，不，怒吼着：「難道沒有比做亡國奴更悲慘的事實嗎？」興奮使他臉上激動得發紅。

另一個麻臉的傷兵接着說下去：

「在前線，實在太缺乏救護車了。」救護車根本到不了前線，有許多弟兄本來可以活命的。可是爲了不能夠行動就犧牲了。我們要想醫治，至少要跑十多里路，傷重的除了我們輕傷的來背負了一些外，其餘的都犧牲了！

××，這是一幅多麼使人心痛的圖畫呵，淒涼的戰地，許多不能自由行動的重傷兵士在死亡的兵士堆裏躺臥着，呻吟着。輕傷的人忘了自己的痛楚，輕輕地負起他們去找尋救護車……

嗚嗚！吃飯的鐘聲阻止了我們談話，我和文興奮地跑到飯堂，工作雖辛苦，但每個人臉上都是這樣堅定，愉快，這時，我想起了我母親的話：「這樣骯髒，這樣辛苦，你能忍受嗎？別去，聽媽的話。」真的，時代的進步，使作母親的也難明白年青兒女們心的渴望和要求了。

第二天上午我將鋪蓋等隨身行李搬了進來（因護士須得住院）。順便帶了幾份雜誌和當天的報，值班時，把它們分給弟兄們。他們興奮地接受了它，單純的臉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他們激動地告訴

我們，以前他們住在××醫院，每天可以看到早晚兩份報。××醫院在華界，後來怕敵機來轟炸纔把他們轉送到這裏來。這幾天他們都沒有看見報紙了，惋惜的口吻，表示着他們關心戰爭的前途比自己的創傷還更切。

我聽見這樣的話以後，有空閒時，便去找總務股負責人，把傷兵的話轉告了，他微笑地答道：「這裏還是剛剛開設，有許多事都來不及備辦。不過報紙今晚就可以看到。」果然，晚上茶房就拿來了大美晚報來向每個病房分發了。

就在這天的夜晚，我和文在病房裏服務，一位戰士忽然要求我們唱歌，他底話還未說完，其餘的弟兄們就你一句我一句亂雜地，一致要求我們來唱，十幾雙眼睛殷切地望着我們，單純的臉上同樣燃着希望之火。我們實在是不忍心拒絕他們，固然我們知道這樣做一定會引起醫生們的反感。但又想，他們都是能夠自由行動的輕傷者。唱歌，一定不會給他們刺激，或許反能增加殺敵的勇氣也說不一定。所以我們終於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高興地，孩子似的望着我們，在他們的眼裏，我看到未曾說出的話語。我們會意地謙遜地給他們一個微笑。

「……你們正爲着我們老百姓，爲了千百萬的婦女兒童，受了極名譽的傷，躺在這病院的牀上……」病房的空氣頓時嚴肅，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但弟兄們的眼眶內都顯出晶瑩的淚光，自己

的聲音也由激動變成嗚咽。

「……日本強盜爲着要滅亡我們全中國……」不知是一種什麼情緒，我們都不能提起聲音。但是弟兄們卻發狂地伸出鐵一般的拳頭。「我們要報仇」「我們要趕日本強盜回老家去！」實在，這真太使人激動了！我們都流了眼淚。多年來的侮辱，已經把我們的力量鍊成了一塊鋼鐵，這力量是飛機和大炮所不能轟炸毀的。事後，我們遭受了醫務主任的不滿的批評。的確，拿護士的職務來說，我們是做錯事情了。

第二天，弟兄們便一致要求我們，教他們唱歌，真的，除了看報，騎臥外別無他事的弟兄們，生活確太乏味了，唱歌也可以調劑寂寞的情緒，所以毫不遲疑的答應了，把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的歌詞，歌譜寫下來交給他們，唱了幾遍，他們居然也能哼了；雖然不合拍，但從他們口中吐出，更顯雄壯了。

記不清是哪一天下午，換藥後，醫生悄悄地在我耳邊關照：「檢查身體表裏有△記號的，把他們名字記出，他們大致可以出院了。」「但是他們的傷並不會完全好。」「我知道，但是目前並不叫他們去歸隊，不過送他們到後方醫院。」醫生輕輕說，「有許多新受傷的弟兄沒有地方安頓。」我沒有話說，默默地點點頭。依照醫生的吩咐，把有△記號的弟兄們名字記出了。固然他們是不會注意到這環

障的舉動，即使知道，也許反而能消快一點；他們是這樣盼望早日重上火線。但我總覺得異常難受，不敢擡起頭去張望他們，臉有點發紅，真像作了一件虧心事一般。吃晚飯時，我無論如何不能下咽。同桌的×醫生，以爲我病了，硬說：「×小姐不滿意嗎？等會在草地上散會步。好在病房裏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情了。」同桌的文也以爲我真病了，對我微微一笑，似乎在說：「好一位嬌生慣養的小姐！」我發急地辯自己沒有病，但是飯後，我們也在草地上散步了一會，是月圓的時候，夜色很美，但很淒涼。「噯，痛煞我了。」「給我藥，爲什麼不給我吃藥？」「我還沒有換藥，叫醫生來。」重傷的弟兄們的雜亂的喊聲直在我耳內鑽去。我擡起頭來，望見我自己所服務的病房裏的一位弟兄正伏在陽臺上，含笑地招呼我們。我急急地對文說：「我們上去吧！」文似乎很奇怪：「上去又沒有什麼事，月色這樣好，多散一會步不好嗎？」我把心中所感到的告訴她，末了我說：「他們要走了，我們恐怕永不會再看見他們的，只有這一晚上，我們還不能多爲他們做些事嗎？」文笑我太傻，太孩子氣，但結果，她也依了我。

第二天早上，我們被調到重傷病房去服務，感謝看護長，我和文仍在一處。從這天起我們改到日班服務，吃過粥以後，我們跑進重傷病房，屋子頗大，縱橫地放了二十張牀，只有左面有四扇窗戶，顯然空氣不大流通。這時窗戶上又掛了窗幃，暗淡沈沈的，加上弟兄們痛楚喊的哭聲，把這房子襯得更

陰森了。

我不能忘卻，在這裏第一次換藥時的感覺。就在這天早晨八點鐘，頭髮斑白的×醫生和年青的A。醫生進來，我醒了×醫生，把一位躺在牀上不能動彈的弟兄的腿上紗布解開，他的腿紅腫得比平時大了一倍；一個碗一樣大的傷口，血水不住地從那裏流出，固然在被褥上覆了油布，但是被上還有一堆堆的濃血，褲上還有點點的血漬。×醫生削着消毒紗條去洗淨他的傷口的內部。「噫，痛煞我了！」那弟兄帶着滿頭的大汗，發出假設的聲音，×醫生好像哄孩子似的安慰他。一面仍鎮靜地工作。

但是我卻不能這樣鎮靜，拿着一盞「藍盞」的手微微地在發抖。回頭看文地和A醫生還在替一位沒有手臂的弟兄上藥，這位勇敢的戰士沒有喊痛，咬緊了牙關，但汗還不住從額上流下。文的眼睛裏我也發現一種晶瑩的光亮。急急地回過了頭，不敢再去看她，我怕我自己會哭起來。

在這裏檢查身體的工作是比較困難多了，有時候他們會拒絕數脈搏及測溫度。「媽的，橫是不會好了，還測他作什麼！」這時才鬆勁嘍，痛楚已經使他們性情變成粗暴了。

吃中飯的時候，我們帶同茶房把飯菜往各弟兄的牀前搬送，我自己粗心，仍以為他們都是能够自己吃飯的，所以想立在門外透一口氣。我剛剛立了一分鐘光景，就看見了一個輕傷兵士在喂另一位不能自己吃飯的弟兄，我便急急地跑過去：「同志，謝謝你，讓我來喂！」我跪在地下，把麵條「匙」

懸的往他口裏送，這時，有幾位傷勢較輕的弟兄告訴我還有五六個不能吃飯的弟兄在那邊。我把一碗麵條喂完，問他還要不？他搖搖頭，默默地看著我，輕輕地說：「小姐，你真好。」我聽了這話，心中難受極了，我究竟有什麼地方值得他們感謝呢？我喂完了五六個弟兄麵條，其中一位給我的印象最深，他只咽了兩口麵條湯就表示不要吃了，我問他要不要吃粥，他也搖搖頭。用他失神底眼光深深地看我一眼。我低下頭，心激動而發痛，我不知道怎樣才好。後來醫生告訴我，這位弟兄的生命最遲到今晚便要結束了。我更下意識地在他的床前踱來踱去，直到換班護士來的時候，才默默地看他一眼走開了。第二天值班的時候，我看見這張床空了，默默地在他床側呆立了一會，彷彿還看見他那失神的眼光向我深深地一掃，但是我們已是兩個世界的人了。病房很靜寂，似乎在爲他致哀，我輕輕地摩挲着安息歌：「願你安……息……安……息……息。」弟兄們的頭下垂着，眼眶都發了紅。

這時，有一位弟兄嚴肅地對了我說，「小姐給我寫封家信好嗎？」我默默地點了頭：「本來到年關的時候我要結婚的。但是在目前我不需要妻子。我要把身體送給國家，爲已死的弟兄們報仇。關照我媽，叫我未婚媳婦改嫁，倘使她不肯，就嫁我那在家務長的弟弟吧！」我把這些話寫上，問他還有什麼話嗎？他似乎想說什麼話，但忽然又堅定地搖搖頭，說「沒有了。」文跑過來。「有一個弟兄吵着要換藥。」皺着眉頭說。我把信封好，交給茶房，跟着文同到醫生休息室去，但醫生告訴我們，這



位弟兄的藥要在手術室才能換，但這時手術室有幾位弟兄等着上手術。

我跑進病房，就聽見一種雜亂的聲音。許多人圍着那位要上手術室才能換藥的弟兄。「什麼事呀？」我自己問道。文慌張地跑過來。「他要自殺了，用繩帶在勒自己。」激動使她的臉上發了紅。我從人叢中擠進去，這位弟兄神經質地哭喊着：「我不要活，我不要活，橫豎醫不好了，爲什麼還要叫我多受幾天痛苦？」醫務主任像慰藉孩子般地給他勸告，幾個茶房及男護士緊緊地拉着他的手，一面去解開勒在頸上的繩帶。他不能再反抗了，孩子似的哭起來：「你們好狠！死也不讓我死！」等了一會，人漸漸地散了，醫務主任悄悄地用上海話關照我們：「小心地看守他。」病房裏漸漸地平了，但顯然的籠罩着一層悲哀的氣氛。

晚上，我正在寢室裏寫信，一位同室的護士跑了進來，對我說：「二樓二號一個弟兄在打男護士耳光，」接着告訴我這位弟兄吃飯後，故意將碗丟在地上，那位男護士跑過去，勸他不要這樣做，他發狠地打了男護士一個耳光。但他那位男護士卻沒有一點反抗的表示，而順受着。我放下筆，拉了文到二樓二號病房，房裏很靜，有一位弟兄（後來他們告訴我，他是連長）半擡起身子在說……「弟兄們，這是不應該的。我們是軍人，保衛自己的國家，正是我們的天職，決不能因爲自己是傷兵，就做這種種不好的舉動。他們都是中學大學的學生，如今爲了國家，拋棄了物質上的享受，來看護我們。」

……你們細想，現在是什麼時代，我們還能够像過去的軍人那樣橫暴嗎？所以我說，這位弟兄簡直破壞了我們的紀律——應該槍斃。」連長的低沉的聲音漸漸高亢了，他的眼裏正燃着怒火。那位弟兄的頭低垂着，臉紅着，似乎失悔自己的過分的舉動。聽到連長的鐵一般的沈着的話句時，我們圍着他爲那弟兄求情，甚至那男護士也要求情。結果連長嘆口氣說道：「這傢伙破壞我們軍隊的紀律，理應槍決，看諸位面上，叫人送他到後方醫院去。」第二天我們果然沒有看到那個弟兄，也不知道他在那裏。現在我對他那連長起了很大的好感，但是對那位擲走了的弟兄，心中也不免有點懷念。

××，我應該結束了這一封信了。但是我還想起一件事情：今天我在藥劑處拿藥時，經過扶梯邊有一位弟兄喊我。跑過去，他發出低微的聲音對我說：「小姐，我要糖。」我趕快向事務處去要了點白糖來交給他。但他看了，忽然傷心地哭起來。絕望地說了一句：「你不會聽懂我的話。」我恐慌地站在他的床前，不知道怎樣好。過了一會，忽然那裏值班的男護士向我耳邊低語道：「他死了！死了！死了。」××，在一個人臨死前的一刹那，我還不能給他一點微小的滿足，我將怎樣地責備自己呵！我的心亂得很。這時我還看見弟兄的黃瘦的臉在對着我傷心地哭着，「你不會聽懂我的話！」這句子又清啞地送進我的耳裏來，啊！××，我怎樣才能够使我的心境安靜呢？我不能再寫了。再見罷。說你好！

二十六年十月八日

## 楊可中

曹白

上海既然淪陷，戰線便逐漸遠離了。這也好，潔結在半天裏的燒了半月大火的南京市的灰紅的烟雲，那像出爐的鉄的，再不會來燙灼我的心了。這幾天來物價的平穩固然不必說，即來來往往的行人，也不像從前似的緊張，逐漸開始熙攘了。只要聽不到大炮，看不見飛機，人在這中間，是很容易苟安下去的。

「是很容易苟安下去的」嗎？但是我的心頭又是那樣的沉重……我想無論如何，至少爲了可中，是應該寫下一點的了。

可中很年青，但我和他相識的日子，是那一天呢？已經一點不記得了，總之，大概是上海淪陷的左右吧，但我也記不得是白天還是晚上。總之，力立跑了來，只說，他有四個朋友上了人家的大當，從別動隊裏退了下來，沒有吃，沒有住，想做難民，叫我收進自己的收容所。

這在我真是所謂「無有不可」的，便一口答應了。

其時我正忙。馬路上的行人都心酸的看着租界外面的那幾乎要衝破天空的騰騰的烏烟，在想着念着那烟底下多少田園，多少莊稼，多少性命，多少牲口，被毀滅了，被燒死了，被殺戮了，……「黑殺人夜」，即使是在白天的租界上吧，也充滿了屠殺的恐怖的。人心惶惶，難民的行列是擴大了，但爲了自己的事務，不得不撥開恐怖，在火燄氣裏仍然的逗着，忙着，奔波着，把收容所裏經常繁瑣的工作，都放到了別的同事們的肩上，以致力立的從別動隊裏退了下來的那四個朋友何時入所，我竟茫無所知了。

X

有一天，我到兒童室去了，但一跨進門，便非常的不滿。首先，被褥是應該摺疊的整整齊齊的，但在左角落裏的三四條，却任意的攤着，還有一把胡琴躺在被窩上。其次枕邊就有許多香烟灰，那顯然是曾經偷吸過烟的，犯了我們收容所裏的第一條規則。我心裏很高興了：「誰在這裏睡的呀，像狗窩那樣。」我憤憤的說。

查問的結果，才知道原來是力立介紹進來的那四個朋友。

「人呢？」我又憤憤的問。

「都出去了哩！」

x

吃中飯的時候，他們回來了。我才留心看見，他們的頭髮都長得要命，似乎兩三個月沒有剃過頭；那幾天氣候轉冷了，身上的衣服顯不很够，然而我毫不原諒，只覺得他們擾亂所內的規則，燬壞了我心裏的整然的信念，而且從不摺被褥，偷吸香烟，長頭髮等等的許多事實考證起來，斷定他們是我所「疾首痛心」的藝術家，所謂浪漫蒂克的。

而我的惡意的推考也到底沒有錯，果然，他們全部會演戲，其中兩個還會畫，而畫得最好的一個便是楊可中。

他們在收容所裏很演了幾齣戲，可中還代我們畫了十月革命紀念日的報頭，和插畫，然而可中的臉是陰冷的，彷彿是深多的嚴寒的冰塊。眼皮是單的，年紀輕輕，鬍鬚却很長，總愛朝着別人傲岸的看，尤其是對着我。我想：「你有什麼了不得呢？」

x

但總之，我和他們，尤其是可中，終於很隔膜，這樣的有一個多月過去了。其時蘇州無錫，亦相繼上海而淪陷。

可是我又「奉命」去接辦另一個規模較大的收容所，需要許多的人。本來上海的人多着，但相繼

「逃之夭夭」了。那裏去找呢？無法，我逼着力立同我配備一批人。

第二天，力立對我說，人齊了。只是他叫可中負責全部教育的工作，我頗不以為然。我想「他爲什麼了不得呢？」但事如火急，也只好遷就一點了。

X

我一天到晚仍然莫明其妙的忙着。但在事務的關係上，可中是和我接近了的。他的臉像天生的冰塊，陰冷依然，笑影當然少，同我說話，總是不滿三四句，就沉默下去了。但他確向我表示過，因爲自己是北方人，同難民說話，兩邊都不懂，是感到很大的苦惱的。

「那末慢慢來吧，不要性急。」我說。

「嗯。」他朝我看看，立刻沉默，隨即順下了眼去。

X

可中的勤奮的工作，出乎我的意外，橫在我胸中的對他的不融洽也逐漸消除，而且互接近了。

天氣也逐漸的冷下來，而可中身上的衣服依然只有這麼些。在很深的黃昏，他伏在桌子上，哆哆嗦嗦用心的寫鋼板。我只要看見他在深夜還在工作的時候，便感到自己身上的溫暖。雖說自己的衣服也是別人送我的，然而我在可中的面前，我總覺得難受而抱歉。在這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我便想到了

寒暄和朋友。

「我的家已經成了戰區了，你的呢？」我說。

「咄，不要提起它——老早就佔據了——這也好，一家日子同我都不對。」

「爲什麼的呀？」我不免驚異的問。

「不要提起吧，咄——」不對」就「不對」就是了。「到這裏，他便不再往下說。

「那麼，朋友呢？」

「很多。但是現在很少了。都是窮的。和我們一樣，一樣嘻嘻。」他冰冷的一笑又馬上收住了。

x

但據熟悉可中的身世的人告訴我，他的家庭並不是窮，哥哥是公安局長，父親還在做另外的，更高的官。但不知怎樣的，他叫鄉下人起來抗稅，省裏從此要捉他。他流亡出去了。到了北平，一面讀書一面鬥爭，後來到了上海，便在一個電影公司裏工作。公司欠了他的薪水，他不向他們要，說是由他們去，寧可沒有衣服穿，向朋友去東拖一件西拉一件的。「八一三」爆發，他和其他的三個，便一起參加別動隊——

「提起別動隊——媽的，可殺！」可中說。

我突然記起力立的話了：「上了人家的大當。」緊接着便問：

「怎樣的？那是——」

「不要說他吧——隊長叫我們是××黨，不如把我們去擋頭陣，做日本的炮灰。第一夜走八十里，第二夜走一百里，把我們趕到火線上，呀呀呀呀，那許多飛機，那炸彈，有的人連鎗都不會拿——就是這樣平白的炸死了——」他的眼睛，對我忽而放着奇異的光芒，但又立刻收斂，沉默了下去。

「真是大的陰謀，——可殺，」一陣奮亢掠過他的眉毛，這在可中的臉上，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我想，人心竟有那樣的狠毒的麼？但可中誤解了；文明迄今，它總有悲劇在，並非到了他才把他排進裏面的。但我從此瞭解在可中的陰冷裏，確包有一顆激烈的然而受傷的心。

×

一天——是那一天呢？我又記不確切了。總之可中已經病倒，躺在比難民還壞的被窩裏，發着很高度的熱，呻吟着。我摸摸他的額角熱得灼手，問問他，他說不要緊的。可惡的就是我一天到晚鑽在遭令人煩厭的人事的糾葛裏，難於擺脫，以致我知道他被送進難民醫院的時候，他已暈厥過去有兩次之多了。



第二天我連忙趕到醫院裏，他的臂中已被碰破，那顯然是經過急救的，拿出體溫牌來看。已經測過三四次，頂高時候有一百零四度，說是急性的肺炎，已經注射了四回。

我心裏非常的難過，真糟，可中生瞭這麼沉重的病了。

X

但後來有人告訴我，可中的最厭，是另有緣由的，說是他的勤奮遭了別人的忌——他在被窩里收到了匿名的信件，除了吓他包辦了收容所的教育工作外，還給他惡毒的辱罵。他一看，氣得要命，熱度本來很高，臉孔頓時發白，暈了過去——而且接連是兩次！

「是這樣的嗎？……」我對於可中格外的不安，但也終於給我獲得了那封匿名的信，一看「真是這樣的！」我想，有些人真如畜類的無知，他總辨不清楚他的對手是敵人還是朋友。我非常之憤恨，而且又一面想到難民醫院的那塗着口紅的苗條的看護們，側着頭切切嚶嚶，談笑自如，將身旁的畸形的人，尤其是可中視若無睹，讓他們受着更多的病痛的煎熬。

最後是費了許多的週折，我把肺炎的可中，弄到了一個設備較好又較認真的傷兵醫院去。

X

躺在傷兵醫院裏的可中的體溫，逐漸下降，病勢似乎好轉了，我的心也比較的輕鬆些。然而他的

胸部還只是痛，說話也不能用力氣，聲音也低得聽不見，看他開口的時候，實在很難。因此醫院裏的院長對我很資備，說我無論如何不應該這樣遲才把他送進醫院來。

這，我承認這罪衍。

我所感到困苦的是我每次去看可中的時候，他總向我道謝，說我爲他費了許多的心，尤其是換了好的醫院。只要遇到他那病而發閃的感激的眼光時，便可怕的轉過了頭，朝着別處看——但我又看見了我和可中的誤解已過去了，那時，我曾在心裏罵過他：「你有什麼了不起呢？」……

這，我也承認這罪衍！

x

又一次的去看他，但遭了守門的拒絕，說是楊可中開了刀，不能多講話。「什麼地方開了刀的呢？」我問守門的，——不答。我只好看不到他回轉去了。

在同轉的途中，我的心是沉重的。但只要仍然鑽到那人事的糾葛裏的時候，便會把什麼都忘却，以致不去探問可中的病，已有四五天了。

但這一回的去看他，守門的是准許了。「看可中的臉，神色依然。」開了刀嗎？「我問他。——」開了的，「臂膊上」。他低幽的說着，兩隻眼睛又對我突然發着晶亮的光芒了……

恰好有一個看護走進來，問她，可中的臂上爲甚麼要開刀？她說，因爲他在難民所裏打的針，那針眼發炎了的緣故。立刻，我的腦際閃過了塗口紅的苗條的而又猥瑣的那些小東西——

「哦——我說，「原來！」

「到什麼時候——會好呢？」可中說，那發閃的眼睛釘着天花板。

「會好的，你靜心一點吧。」

「嗯——苦啊——那觸動隊的苦——」他咳嗽了。

「會好的，你靜心一點吧。」我又說。

「到什麼時候——嗯——？」

憂愁籠罩了他，也籠罩了我。用手去撫一撫他的前額。但却又被他的——一隻沒有開刀的手握住，握得緊緊的。

x

接連的接到了傷兵醫院的兩個電話，說要我，但又不告訴我所以要我去的原因。一路上我挺心吊胆的走到了那邊，一問，醫師告訴我，可中的肺炎已變「膿胸」，膿濃得很，非開刀不可，而且還得割開一支肋條骨，但雖保沒有危險的，因此要立張證據，好叫醫生施手術。然而這證據是要可中的

家屬的。然而可中的家屬在那裏呢？他流亡在外也不知若干年數了，怎樣辦呢？醫生說：

「字叫病人本人簽，您做個證人，也可以。」

「也可以」就也可以吧，爲了挽救可中，是祇有答應了。但我做這樣的證人，尙屬初次，心上彷彿吊了石塊那樣的沉重。晚上九時動手術，直到十一點多才弄妥。另外的三個朋友同我跑進手術室去看，可中平靜的躺着，開刀的經過是良好的。我們都感到安慰，尤其我心中的石塊掉下，輕鬆了。然而醫生對我們大聲的說道：

「六磅膿！！」

一個胸腔裏放得下「六磅膿」的嗎？我惶惑的想。但又立刻想起，快到戒嚴時間了，再耽擱，會促進巡捕房去過夜的。我隨即僱了一輛黃包車，叫他飛向我的家裏去，坐在車上聽着車夫的韵律的脚步，和輪子的「嘶嘶」；夜氣沁入心肺，我又惶惑的想：一個胸腔裏放得下「六磅膿」的嗎？偶一回頭，那埋在夜的遠處的教堂上的寬紅的十字，又朝着我拚命的睜眼了……

x

第二天我沒有工夫去看可中，問問去看過他的人，說沒有什麼，很好。第三天也是這樣，說沒有什麼，很好。過了一夜，便親自去探問，可中的神色，顯然比先前清楚了許多，說話雖則仍然低，但

已比較的不乏力，尤其是胸部已經不痛了。這病勢的減退，透露了可中能够康健的消息，我慶幸他，因此非常的高興。

但十三號的早晨，一踏進收容所的辦公室，一個同事劈頭對我叫——

「死了啊！楊可中。」

我的心突然緊縮，似乎受到了不意的一箭，痛楚到了極點！……即刻又像一匹受傷的羔羊，我屢向傷兵醫院去。

但可中已平靜的躺在太平間裏了，身上穿着難民的衣服。我彷彿渾身遭到了芒刺，……他的左面還有一具屍首，那是一個營長，也是昨夜死掉的，他們就這樣的做了地下的朋友了。

×

可中死掉了。不說別的，他就苦得連一口埋他的棺材都沒有，而他的家屬又在那裏呢？……只得將令人煩厭的人事，暫時擱開，爲了棺材，我只有在慈善家的身旁去亂鑽。經過良好，棺材是弄到了：

「福」字號的定價五十元，六折出售，——三十元，是慈善家捐給可中的。並且還意外的加贈了小衫袴一套，棉襖袴一套，和一件舊的袍子，好叫我去將可中薄薄的收殮。

收殮的時候，這才仔細的看到，可中的眼都不閉。鄉下人以爲死者的不閉口眼，是爲了生前受有冤屈的緣故，這時候我突然覺得這話可信了。可中臨死之際，該是十分痛苦的吧！……他的先前在電影公司裏的三四個老同事，哭得很傷心，一面把昨夜才向公司的老板逼到七十多元的可中生前的薪金，趕到壽衣鋪去買了長衫，馬褂，瓜皮帽之類，好使死了的可中豐富些。

「福」字號的三十元的貨色是那樣的小，小工們簡直輕薄的把可中捺進棺材了。可中躺在裏面那樣的委曲，誰都心酸，大家都哭着。

我哭不出，心是沉重的，重得幾乎連我的身子也要一同陷進泥土去。然而並不能，馬上又回到那無底的人生的缺陷裏面：在那邊，我親切的看見了可中眼裏發閃的光芒，和那侮蔑一切冰冷的面貌……而且還把我的手拍得緊緊的……

## 第七連

東平

### ——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

我們是，——第七連。我是本連的連長。

我們原是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的學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戰事爆發後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羅店擔任作戰的××軍因爲有三分之二的幹部遭了傷亡，陳誠將軍拍電報到我們廣州分校要求撥給他一百五十個幹部。我們就是這樣被派出的。

我了解這次戰爭的嚴重性，我這一去是並不預備回來的。

我的姪兒去廣州華夏中學讀書，臨行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個黑皮的圍囊。他說：

——這圍囊去的時候裝地圖，文件用的。回來的時候裝什麼呢？我要你裝三件東西。敵人的骨頭

，敵人的旗子，敵人的機關槍的零件。

他要把這個規約寫在圖囊上面，但嫌字太多，只得簡單地寫着：

——請記住我送給你這圖囊的用意吧！

我覺得好笑。我想，到了什麼時候，這圖囊就要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他也許給拋在小河邊或田野上，……

一種不必要的情感牽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這時候必須戰鬥之外，對於戰鬥的恐怖有着非常複雜的想象。這使我覺得驚異，我漸漸懷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學中最胆怯的一個。我是否能够在火線上作起戰來呢？我時時對自己這樣考驗着。

我們第七連全是老兵，但並不是本連原來的老兵，原來的老兵大概都沒有了，他們都是從別的被碾潰了的隊伍收容過來的。我們所用的槍械幾乎全是從死去的手里接收過來的。我們全連只配備了二架電機關槍，其餘都是步槍。而支援我們的炮兵一個也沒有。

我們的團長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學陸軍回來的。瘦長的個子，活潑而又精幹，態度和藹，說話很有道理，不像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面孔統率下屬的草莽軍人。但他並沒有留存半點不必要的書生氣。如果有，我也不怎麼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學生，我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較高的理性生活，我們的



團長無疑的這一點是切合于我的理想的——我對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對我們全營的官兵訓話。當他的說話完了的時候，突然叫我出來向大家說話，我知道他有意要試驗我，心理有點着慌，但不能逃避這個試驗。——這一次我的話說得特別好，普通話用得很流暢。團長臨走的時候，和我熱烈地握手。他低聲地對我說：

——我決定提拔你做第七連的連長。

這之前，我還是負責整頓隊伍的一個普通教練官。

X

X

X

從崑山出發之後，我開始走上的一條嚴肅奇異的路程，在錢門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邊，我們的隊伍的前頭出現了一個年輕美貌，穿綠袍子的女人。我對所有的兄弟們說：

——停止。我們在這裏歇一歇吧！

排長陳偉英後來偷偷地問我：

——爲什麼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們和她並肩的走，爲什麼不好？

——這是我自己的哲學，我說；我現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開，因為她要引動我想起了許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頭，……

我們的特務長從太倉帶來了一個留聲機，我叫他把這留聲機交給我，我把所有的膠片完全毀壞，因為我連音樂也怕聽。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築我自己的道路，正如斬荆棘鋪石塊似的，——爲了要使自己能够成功爲一個儉儉的戰鬥員，能够在這嚴重的陣地上站得牢，我處處防備着情感的毒害。

X

X

X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的駐地在羅店西面徐家行一帶的小村莊里，整天到晚沒有停止的炮聲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聾的狀態；我彷彿覺得自己是處身在一個非常熱鬧，非常嘈什的街市里面。——我參加過一二八的戰爭，一二八的炮火在我的心中已經遠了，淡了，現在又和他重見於遠離去了很久的吳越平原上，我彷彿記不起牠，不認識牠，牠用那種震天動地的音響開闢了一個世界，一個神祕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沉入了憂愁，這世界對於我幾乎完全地不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來，我們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像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經跌在泥濘里，我們有了新的任務，經過嘉定趁小火輪拖的木艇向南蕪方面推進。……二十日下午，我們在南蕪東面相距約三十里的洛陽橋地方構築陣地。

密集不斷的炮聲，沉重的飛機聲和炸彈聲使我重新學習了這過去很久的戰鬥生活。繁重的職務使

我驅除了懼怕的心理。

排長陳偉英，那久經戰陣的廣東人告訴我：

——恐怖是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兩樣。一旦身歷其境，所謂恐怖者都不是原來的想象中所有，恐怖變成沒有恐怖。

二十日以後，我們開始沒有飯吃了。火快雖然照舊在每晚十點鐘左右送飯，我們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們在吃田里的黃菲子和葵瓜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們是預備回來的，把糧食和貴重些的用品都埋在地下。爲了要消滅不利於戰鬥的障地前面的死角。我們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們在地里掘出了三個火腿。

吃飯這時候，幾乎成爲和生活完全無關的一回事。我一個禮拜的時間中完全斷絕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兩滴，顏色和醬油無二樣。我不會覺得肚餓，我只反問自己到底成不成爲一個戰鬥員，當不當得起一個連長，能不能達成戰鬥的任務。

任務佔據了我的生命的全部，我不懂得怎樣是勇敢，怎樣是懦弱，我只記得任務，除了任務，一切祇與我無關。

我們的工事還沒有完成，我們的隊伍已開始有了傷亡。傳令兵告訴我：

——連長又有一個兄弟死了。

我本已知道死亡毫無足怕，但傳令兵的這一類的報告却很有擾亂軍心的作用。我屢次告誡那傳令

兵：

——不要多說。爲了戰鬥，等一等我們大家都要和他一樣。

兩個班長都死了。剩下來的一個班長又在左臂上受了傷。

我下條子叫一等兵翁泉，担任代理班長，帶着這條子去的傳令兵剛剛回來，就有第二個傳令兵隨

着他的背後走到我的面前說：

——代理班長也打死了。

三天之後，我們全連長約八百米遠的障地大體已算完成，但還太淺，缺少交通壕，又不够寬，只有七十生的左右，兩個人來往，當換身的時候必須一個跳出壕外。

這已經是十月二十三的晚上了。

雨繼續在下着，還未完成的壕溝裝滿了水，兵士們疲勞的身體再也不能支持，鍤子和鐵鍬都變得鈍而無力，有一半的工事是依附着竹林構築起來的，橫行地下的竹根常常絆落了士兵們手中的鍤子，中夜十二點左右，我在全縣的壕溝里作一回總檢閱，發現所有的排長和士兵都在壕溝睡着了。

我一點也不慌亂，我決定給他們熟睡三十分鐘的時間。

三十分鐘過後，我一個一個的搖醒他們，攙起。他們一個個都弄得滿身的泥土，而且一個個都變成了死的泥人，我能够把他們搖醒，攙起的只有一半。

X

X

X

二十四日正午，我們的第一線宣告全滅，炮火繼着淹沒了第二線。——我們是第三線，眼看着六百米突外的第二（現在正是第一）線在敵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來。失去了戰鬥力的散兵在我們陣地的前後左右結集着。敵人的炮兵的射擊是驚人的準確；炮彈像一羣附有性靈的，活動的魔鬼，緊緊地，毫不放鬆地，在我們的潰兵的背後尾隨着，迫逐着，丟開了武器，帶着滿身鮮血和污泥的兵士像瘋狂的狼似的在濃黑的火烟中流竄着，敵人的炮火是猛烈的，當它造成了陣地的恐怖，迫使我們第一線的士兵不能可悲地，狼狽地潰敗下來，而構成我們從未見過的非常驚人的畫面的時候，就顯得尤其威猛。牠不但擾亂我們的軍心，簡直要把我們的軍心完全攫奪。我想不必等敵人的炮火來殲滅我們，單是這驚人的情景就可以瓦解我們的戰鬥力。

恐怖就在這時候臨到了我們的身上，這之後我再也見不到恐怖。我命令兄弟們將所有結集在我們陣地上的潰兵全都趕走，把我們的陣地弄得整肅，乾淨，以等待戰鬥的到臨。

大約過了三個鐘頭的樣子，我們的陣地已經從這紛亂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我們陣地前後左右的潰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戰鬥竟使我的靈魂由惶急漸趨安靜。

我計算着這難以捉摸的時間，我預想着當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後，敵人的步兵將依據怎樣的姿態出現。

炮火終于停止了。

一架敵人偵察機在我們的頭上作着低飛，不時的把機身傾側，驕縱成性的飛行士，也不用望遠鏡，他在機上探出頭來，對於我們的射擊，毫不介意。

飛機偵察過之後，我們發見先前放棄的第二線的陣地上出見了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麥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機關槍立即發出了顫動的叫鳴。

由第三排負責的營的前進陣地突然發出違反命令的舉動，——對於敵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舉手把他們活捉或消滅，就必須切誠自己的暴露，要把自己掩藏得無影無蹤，我會經分附第三排要特別注意這一點，但他們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的排長的反乎理性的瘋狂行動使我除了氣得暴跳之外，簡直無計可施。這個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對於我們戰鬥的任務毫無裨補，他在敵的人監視之下把重機關槍的陣地一再移動，自己的機關槍沒有發射過半顆子彈，就叫他率領下的十個戰鬥兵一個

個的倒仆下去。第一排的排長想率領他的一排躍出壕溝，給第三排以援助，但我嚴厲地制止了，我寧願讓第三排排長所率領的十個人全數犧牲，却不能使我們全連的陣地，在敵人監視之下完全暴露。但我們的計算完全被否定了，在我們右邊的友軍，他們非分地完全躍出了戰鬥的軌道，他們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詭譎如蛇的敵人的試探，他們犯了比我們的第三排更嚴重的錯誤。爲了要對付五個敵人的斥候兵，他們動員了全線的火力，把自己全線的陣地完全暴露了。

敵人的猛烈的炮攻又開始了。

敵人的準確的炮彈和我們中國軍的陣地開了非常利害的玩笑。炮彈的落着點所構成的曲線完全一致。密集的炮火，使陣地的顫動改變了方式，牠不再像彈簧一樣的顫動了。牠完全變成了落液，像翻深的海似的泛起洶湧的波濤。

×

×

×

我們的團長給了我一個電話機。他直接用電話對我發問：

——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

——支持得住的，團長。我答。

——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這是你立功成名的時候，你必須深明大義，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我彷彿覺得我的團長是在和我的靈魂說話，他的（依據我們中國和鬼的通訊法）應該寫在紙上，石化，——而我對於他的話也是從靈魂上去發生感動，我感動得幾乎掉下淚來。我不明白那幾句僵尸一樣的死的辭句爲什麼會這樣的感動我。

——團長，你放心吧！我自從穿起了軍服，就決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徑，我是一個軍人，我已經以身許給戰鬥。

於是我報告他第三排的排長如何違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槍斃。但第三排的排長已經受傷回來了，我請求團長饒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掛着滿臉的鮮血躺在我的近邊，團長和我在電話中談話他完全聽見的。他以為我就要槍斃他，像一隻瘋狂的野獸似的逃走了，我以後再也沒有碰見他。

夜是人類天然的休息時間，到了夜裏，敵我兩方的槍炮聲都自然的停止了，弟兄們除了一半在陣地外放哨之外，其餘的都在壕溝里熟睡起來，我的身體原來比別人好，我能繼續支持五天五夜的時間在清醒中，我圍着一張軍毯，獨自個在陣地上來往，看着別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我這時候才對自已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很可以做這些戰士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滿着炮烟，混身爛泥，鞋子丟了，不曉得膠住在那處的泥濘里，只好把襪子當鞋。我的袋子還有少許的炒米，但我的嘴饞得像一個屎缸，這張嘴老早就失却了吃東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曉



得這時候是否應該向嘴裏送一點食物。

X

X

X

第二天拂曉，我們的第二排，由何博排長率領向敵人的陣地出擊。微雨停止了，天色朦朧中，我看見廿四個黑色的影子，迅速的跳出了戰壕。約莫過了廿分鐘的樣子，前面發出了機關槍聲，敵人的和我們的都可清楚地判別出來。這槍聲一連繼續了半個鐘頭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支援兵去接應，一個傳令兵報告我排長已經被俘虜了。我覺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們全退回來。

原來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們暫在後頭等着，自己一個人前進到相距兩百米的地方去作試探，恰巧這時候有一小隊的敵人從右角斜向左角的友軍的陣地實行暗襲，給第二排的弟兄碰見了，立即開起火來，但排長却還是留在敵人的陣地的背面。天亮了，排長何博不願意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們的陣地前面獨戰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們全線退却的時候方才回來。他已經傷了左手的手掌，我和他重見的地點是在南昌陸象山路六眼井的一個臨時醫院里，因為我也是在這天受了傷的。

這天的戰況是這樣的。

從上午八點起，敵人對我們開始了正面的總攻。這次總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們伏在壕溝里，咬緊着牙關，忍氣這不能抵禦的炮火的重壓，對於自己生命，起初是用一個月，一個禮拜來計算

，慢慢的用一天，用一個點頭，用一秒，現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時間。

「與陣地共存亡」。我很冷靜，我刻刻的防備着恐怕會上這句話的當，我覺得這句話非常錯誤。中國軍的長官最喜歡這句話，我本很了解這句話的神聖的意義。但我還是恐怕會受這句話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這裏都不成問題，而對於陣地的據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這時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望盼在敵人的無敵的砲火之下，我們的弟兄還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數，而我自己，第七連的靈魂，必須還是活的，我必須親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鮮麗的畫景，我們中華民國的勇士如何從毀壞的不堪的壕溝里躍出，如何在陣地的前面去迎接敵人的鮮麗的畫景。

(完)

## 斜交遭遇戰

S.  
m.

從遭遇戰底原則展開，現在，以「斜交遭遇戰」作為題目論爭着，是一個新的戰術問題。室中激蕩着雜亂的大聲，像日落的時候的樹林裏全是鳥聲一樣，那樣興奮，甚至暴烈。這是一種不期而遇的遭遇，兩方都在運動狀態裏對於敵人自然發展作一翼的或者兩翼的包圍，換一句話說，兩方都把縱隊底側面，以不利的地位，向敵人襲擊和攻擊暴露點，要怎樣把握時機變換正面和怎樣控置強大而機動的預備隊，是這個新的戰術問題底焦點，是論爭底焦點。

有人說了下面的故事。

「討論是展開了。但是結論呢……好吧，讓我說一個故事，靜下來吧，這樣的故事，不會比吵嚷的，不好的結論，還是好的故事對於我們有益。

「那是一個黄昏，開始我們底隊伍走在一些枯林裏，月光是暗黃色的，低低地濕住在地平線上，把枯林照作剛硬的濃毛，使我們彷彿是在甚麼野獸底背脊上。我們附近枯林並不稠密，但是牠是走不

完的一片，黑毛，黑毛，那樣的黑毛！像我們沒有走什麼，祇是象皮上的影子一樣，在黑毛裏停止着。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到什麼地方去餓，甚至不知道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眼是朦朧的，脚惰性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偶然，一羣烏鴉從樹枝上飛起，飛過頭上的雲字發出風聲，人才意識着是在行軍，退却，他是清醒了。但是到看見了那些黑點紛紛投入混茫的月光以後，或者，他向前面茫然凝望，看見隊伍在枯林裏向渾圓的月前進，鋼盔的輪廓勾畫了一種輕的絨毛光，流水一樣發出暗暗的波動，那是沒有什麼聲音的黑影一樣，彷彿他們就要走到月邊了，而向後面看呢，又是剛硬的濃毛向天的枯林，又是蜿蜒不盡的隊伍，又是給月光所溶解的近於空虛的夜色，於是，他底眼又朦朧起來，腿又粗大起來，心又沉入疲勞的小睡，讓月光照下下巴和鼻子。

「我們渡過了一條沙河，通過了一些村落，以後又走在那樣的枯林裏，那多數是叢林。

「我們是一個團底殘部，由一個連長領導着，從保定底不利的戰鬥裏撤退下來，敵人底騎兵帶着雲霧一樣的塵土向我們底背脊追逐，偵察機烏鴉一樣在我們底頭上盤旋，用機關槍掃射，我們，剩下來的二百多人，爲了避免犧牲，脫離了平漢鐵路，在凍硬的鄉村路上，在遼闊的原野上，用強行軍，用急行軍，用夜行軍，向南方，走了又走，沒有休息，經過五天，人底眼發出憤怒的紅光，深凹着，或固執地凸出，鞋底粉碎，脚跟破裂，流着紅血。向南方，我們走了又走，我們把倒地而死的人用圓

鐵挖來的土塊亂七八糟蓋一半，把病倒的和受傷的剩在無人的樹林裏，有的遺棄在暮色蒼茫的道路上。我們沒有更好的方法，而我們又急于和大軍會合，向南方，我們走着，那是因為中國底政府是在南方，中國的主力軍是在南方。而北方的軍隊又全是向南方撤退的，並不是有什麼退却命令，並不是有什麼一定的集會的，收容的或者轉進的地點，野鹿底狂奔一樣，完全是盲動的，衝動的，本能的，但是，河水一樣，雖然他有的曲折，是有一定的方向的。向南方，我們走着又走着地，每一個人人都帶着五十斤以上的東西；步騎槍或者輕機關槍，圍繞和沉落在腰上的子彈帶，用灰布帶子掛在胸上的手榴彈，凝結着乾黃泥土的工作器具，水甯，乾糧袋，諸如此類，由於命令，也由於經驗，每個人還帶了四斤的大米和一斤半的麵，理論上，一個士兵所攜帶的是不能夠超過他底體重底三分之一的。是這樣的隊伍，說我們是走着吧，我們是睡的，說我們睡着吧，我們又走着。我們開始還有唱的和笑的，以後就沒有了，祇有咒詛和咆哮了，擡着拳頭向在樹林邊低飛的偵察機發出咬住牙齒的咒詛，噴着口水向踏痛了腳跟的後面的伙伴發出沒有感情的咆哮。以後這又沒有了；以後偶然有一聲歎息，那是攪心底疲勞吐出來。或者是一聲呻吟，那是最微弱的聲音；結果是什麼也沒有，變作沉默，只有沉默，沉默地前進，沉默地看人，沉默地一面走一面咬一小口乾硬枯燥的麵吃。隊伍，沉默到近於廢棄，木，近於死寂。於是剩下來的祇是刺刀在鞘中的不安細語，祇是皮帶在肩上和腰上的磨擦的呻吟。

，祇是脚步在土上的笨拙而急促的躁踏，像閃虫在細草中蜿蜒的時候，一身的鱗甲都鏗琤有聲。在沉靜裏，我們底脚步沉重起來，我們底上眼皮沉重起來，我們底槍枝沉重起來，我們底背包沉重起來，吃完了大米，背包底重量還是有增無減，我們底心沉重起來，我們底夢，甚至輕鬆的夢也一下沉澆起來，一切，全迅速地沉重起來，全奇怪地沉重起來，全艱難地沉重起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月光給濃雲掩沒了。這是一些大塊大塊的濃雲，緩慢地在天空裏匍匐着，擁擠着，樣子像一羣野牛。濃雲底空隙是一種棉花纖維，暗白光，因此附近的枯林還彷彿可以辨認，但是，四面的枯林以外就是廣大的深黑，再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天，立刻大風飛颺，遠遠近近的枯林，忽然這裏忽然那裏地，在原野底遼闊裏發出呼嘯的大聲，那是颯厲的聲音，但是，又是壯大，生動的聲音，彷彿我們腳下的野獸底背脊要開始跳躍，牠要逆着大風向天底邊緣疾馳，這大風，推動着隊伍底背脊使站立不住脚，把粗大的沙子刺痛我們底後頸和耳朵，翻開我們底衣襟來，灌進寒冷去，蒙住我們底眼，使我們走入帶一點黃疊的黑霧裏。」

「連長，是一個和我們同樣年青的人物。他是第六連底，而我是第三連底排長，我們並不相識！但是我受他指揮的。從士兵底口中，我知道了他，他愛賭博，把公費輸掉了，把允許太太的贈物輸掉了，甚至把太太底柔嫩的手指在野蠻的搶劫裏折傷了，搶劫了金飾跑，自然也輸掉了，把太太氣得

逃走，他還是賭他自己底，所以人把他叫作李三光，那是說他「人不光不走，錢不光不走，天不光不走」。但是，士兵底餉尾，伙食尾，草鞋費，他從來沒有壓扣過，經濟公開，他說：「公費是給我連長的，你不管我割大肉喂狗，不管我把牠吞到肚子裏去，不管我買棺材睡覺，你們管不着。你們底錢，那是你們底，清清楚楚，楚河漢界，我連長夢也不想，一根扁毛也不要。」……他底打仗，和他底賭博相像，勇猛，孤注一擲，甚至無賴，當月光在枯林裏照着的時候，他是走在我底前面的，那是一個瘦小背影，背着三枝步騎槍，走一步，長方的圖囊在屁股上晃動一下，拍，拍，拍……地發響，雖然大風震撼着我，我的眼又閉合了，驚醒的時候，覺得有一條冷風的口涎掛在唇角上，而他在我的左後方罵人：

「……一百四！三百八，四百六我們也走，你不要來倒中國兵底楣！——」

「我看不出來，他是在罵誰呢。一天走一百五六十里路，鐵的骨頭，也沒法支持，我也想倒在地下睡個痛快呢，到敵人來了再說。我的脚磨起了八個水泡，三個乾軟了，左腳跟上的那個最大的磨破了，彷彿道路上撒滿了針，釘子，破玻璃那樣的東西，走一步刺痛一下。而我們沒有時間洗脚。這是誰那一樣的。我是爲了我底責任，我是個排長，我應該，要起模範作用的，因此我就彷彿是一個英雄，大步大步地走在枯林裏，這是天知道的事。其實，祇有咬嚼着牙齒，祇有閉緊了口做一個啞子，刺

痛得將要出汗。

「真的，你們相信麼，一個人在走的時候會睡，在睡的時候會走？就是這個樣子。假使，一個人綁腿散了，走到路邊去整理服裝，那他是會來趕隊伍了的，他在青碧的天色下，發出濃汗了，而手中拿着捲好一半的綁腿。去大便的人也不會回來的，他底頭就倒在他的大便旁邊。人似真疲勞要睡，祇有呼叱和拳頭可以使他前進，一隻壞性情的馬一樣。人是在艱苦裏，連自己對自己都是暴烈的，脚痛的時候，會用另一隻腳去踐踏牠，何況是對於士兵，何況是對於官長，罵的還是罵，唾的還是唾。

「第二次，我又是給他底底咆哮驚醒的。這次他又走到前面去了，他像一隻看護羊羣的狗，在羊羣外面繞着圈子，向一天的大風吠叫不住。

「——你好大面子，『一張紙畫一個鼻子』！你不要『武大郎讀祭文』，碎爛囊，看我不揍你！你怕行軍你去當日本兵吧，有汽車你坐！……」

「就在這個時候。在無光的枯林前面，在出沒於大風底黃昏裏的濃雲所低拂的原野上，閃電一樣的乳白光飛舞着，一條，三條，八條，無數的，無數的啊……」

「隊伍機警地停止了，自動臥倒在枯林裏，有的人立刻發出新聲。

「我們是從東北向西南走，而敵人是從北向南走。



「我們和敵人遭遇了！」

「從敵人底長徑看，大概是一個大隊。人聲，馬聲，車輪聲，混雜的一片。那是種棘輻重，或者是彈藥輻重吧。他們，從遠處蜿蜒而來，像一種昆蟲。人祇看見幾百條手燈光在天空上照耀不定，把灰黑的大風沙也映得晶瑩如清水，那彷彿是這個昆蟲身上的毒毛，可以一根一根地給他計算數目，但是牠一下變作溟溟的光了，太陽沉落在晚霧裏的樣子，祇是人在叫囂，祇是驢馬在嘶鳴，祇是車輪在軋碾，沒有祕密，沒有靜肅。……」

「——啾得！啾得！啾——得！……（下面，給大風吹走了。）」

「——啾嗚嘶……啊答……（給大風吹來的清楚的字。）」

「——杭……啾奧，啾奧，啾奧……，唔！……（這聲音給大風吹得搖曳不定。）」

「——啾！……嚇，嚇，嚇……（一下變作隱約的呼聲了。）」

「——礮勒骨碌，礮勒骨碌，礮勒骨碌，礮勒骨碌，……」

「我們有三條路可走，退回去，衝過去，或者，打！」

「但是，退回去是死路，衝過去吧，給敵人發現了那就完了，等他們過去以後再走吧，知道後面還有敵人沒有呢，一發現了敵人，那就難說了。打吧，我們的兵力太少，而且，又是這樣疲勞不堪的

部隊，戰鬥力是有限得很的，不打則已，一打起來一定兵心渙散的。什麼都難。人要的是睡覺，不是打仗。那個時候我把背脊靠在樹幹上，因為我需要休息，休息了再說。我聽了一聽，這個枯林裏，當大風吹過以後，祇聽見一片沉酣的氣息，像深秋的原野上的鳴虫，這裏那裏地彼此應和着，士兵們多數是熟睡了，一個人呼吸着「咯，咯，……」的聲響。

「——我正遲疑不決，忽然，一個黑影走到我底面前來，說道：

「——你把這些狗日的弄醒來呀！（那是發怒的半醒的聲響。）敵人到了還睡大覺，……：你有  
多少輕機關槍？」

「——八挺。（我連忙立正了。這個人是李三光。）

「——散開在這個「森林」裏，對那條，那條路，那條路，準備射擊，等那邊槍響。

「他走掉了。於是，我壓低聲音呼叫着這一個連底人，一個一個地把他們從地上拉起來。但是，沒有一人回答我的呼叫，而給我從地上拉起來的，是那樣用兩隻手揉着眼，彷彿清醒了，但當我推搡第二個人的時候，或者輕踢着橫在槍枝邊的人的時候，他又倒在樹根上了，他又做夢去了。每一個人都這樣，差不多，真傷腦筋。我在草地上摸來摸去，踏着槍枝，踏着人腿，我看不明白是誰。我發怒了，罵着，踢着，打着，但是他們還是不理我，還是睡，醒的很少。這是我們都知道的，祇要一停

止下來，那末，這些士兵就變作石頭了，不要再想他起來了。而我自己，也接二連三在打啊欠，眼角上擠出來一滴淚水。我底憤怒是野蠻的，不管躺在地上的頭或者是胸，祇是用腳重重地踏下去，重重地踏下去。我要踏醒士兵麼？是的，但是主要的在踏士兵的時候踏醒自己，我還那樣想睡，腳重重地踏下去却忘記了要醒誰，踏在槍機上。而我底腳是在發痛，發酸，發木。

「這些士兵！直到槍響他們才炸覺一樣跳起來，去拿槍。

「這是可惜的，我們底所有的槍，沒有能夠同時開始射擊。但是，就是這兩三挺輕機關槍的火力，他們已經够受了。我們底輕機關槍在枯林裏吼叫，敵人，吃驚地高叫着，開始奔逃，手燈光立刻減少，以後天空變作深黑，驢馬騰躍着，舞着蹄子；跑到道路外面去，受傷的在風聲裏悲啼，車轡大聲地傾倒在道路上，車輪風狂地頭躍，不住地拖來曳去。……

我們底輕機關槍增加了，差不多有三十挺，步騎槍也加入了，美麗的槍口火在大風裏閃爍，是帶一點藍色的紅焰，原野在中國軍隊底戰鬥裏咆哮了，夜在中國軍隊底戰鬥裏咆哮了，大風裏的枯林在中國軍隊底戰鬥裏咆哮了。

「敵人拋棄了他們所有的輜重，拋棄了他們底在絕望中慘叫着的伙伴，拋棄了他們跑散了的驢馬，雜亂地向後敗退。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但是，不久敵人開始反攻了，槍聲，火光，那樣兇惡地包圍過來。」

「我們的死傷很少。但是，假使這個戰爭進入膠着狀態，那於我們是很不利的，而我們的戰爭正是在向膠着狀態進行。」

「一個人走到我身邊來。那是李三光，在黑暗中我彷彿看見了他的臭鳥一樣有光的眼，大風吹着，他把身體縮得緊緊的。他和我說話很吃力，因為大風一次一次地把他底才吐出聲音來的說話奪去。」

「——你的人……這裏……包圍……我到……」

「以後風小了一些，他告訴我，我們必須在天明以前戰勝，否則那就是我們底消滅。忽然他說道

「——老弟！你在這裏吧……你好好地掌握你底八挺機關槍吧。我這樣辦。我去打一個衝鋒去……」（他把一隻手親愛地搭在我底右肩上。）

「這使我吃驚了。」

「——爲什麼不派人去呢？」

「——大家全疲勞了啊。（他底回答是頹喪的，像在思索。）

「——但是你是我們底連長——」

「——連長。噁，連長！（他底聲音又提高了。）連長就要衝鋒在前，退却在後。躲在櫃當裏的，那是歌德巴，不是連長。（他底有光的眼彷彿釘着我的臉了。）說到打仗，不是自己動手就放不了心，就不痛快，你知道麼。」

「——那我去吧。」

「——算了，老弟！……你去我去不是一樣？你底責任也不小。假使我——那這兩百個老遊子就得你管了。告訴你，老弟！打仗第一要打得險，第二要打得毒，「黃蜂螫人不要命的」，我就是這一句話，那才叫打仗。我是天生就是打仗的人。……我早想通了，一個人，在世界上，總是要死的，狗要死的，螞蟻也要死的，人，活到一百歲還是要死的。死不死不是話。不過，活要活得痛快，不要像隻爛皮狗一樣，死要死得乾淨，不要拖泥帶水。老弟！所以我要當兵，我賭錢，——你賭不賭呢？……錢，上面印着誰的名字呢，印的李三光麼？沒有。天下的錢天下用。我贏了，我用人底錢，人贏了，人用我底錢，三塊錢，五塊錢，放在口袋裏是沒有用處的，大事做不成，小事不必做，還是輸光甘心。但是賭總想贏錢的，沒有人願意輸，輸選賭個鬼……輸的錢叫「啞子吃餃子」，肚裏有數，還沒有面子。老弟！我是說賭麼……不是的。我說的是打仗。賭輸不得，打仗一樣輸不得，賭輸了要不服氣，打仗更要不服氣，你不，你就「毛廁裏的瓦片」永世不翻身！賭要不怕剝下褲子來的

，要斬斷手來賭的，要咬得住牙齒，拚得命。這個就是打仗的道理。今天，——你不說甚麼？大家都說李三光不知死活，大家都說，他個個屁！今天！嚇，這個今天，我要和日本鬼崽子再賭一賭啦，老弟！我李三光要翻翻大本啦。不早了，嚇，你看吧！——

「他推了我底背脊一下，又走掉了，瘦小而緊縮的背影消失在餘勢未衰的枯林風裏。」

「敵人更迫近了，像潮水迫近堤岸來的樣子。我們，敵人，彼此射擊着，猛烈地互相射擊。」

「二十分鐘以後，第一枚手榴彈在敵人背後爆炸，立刻是第一枚，接着那樣一片手榴彈聲，那樣一片火紅的閃光。以後，喊殺的聲音潮水高漲的樣子洶湧在原野上。我們也挺着刺刀用發痛的腳飛跑着向黑暗深處衝了出去。」

「敵人抵抗着，但是他們是完全失敗了。活的逃走了，死的躺在草地上，人翻馬亂地。」

「我們奪路而走。」

「到天明，我才找到了李三光，他走在隊伍前面，左臂用一條灰布綁腿裹紮着，滲透了紫紅色的鮮血。我問他怎樣，他彷彿恨我的樣子，右手在空中一揮，用生氣的聲音說道：

「——向南走——！休息不得，到大名！……」

「那還有一百七十里！」

「這是一個故事，可以作為結論麼？」——」

一九四〇，二，二三。西安，西南郊。

# 我怎樣退出南京的

倪受乾

## 記排長武××的談話

我與我的兄弟們都有一個堅確的信念：死守南京！

兩年前，當我們擔任南京防務的時候，這新與首都給了我們不少難得泯滅的回憶，現在那些溫暖的回憶都一一變成失望和懺悔的酸果了，因為，那恥辱的日子來得太快，——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一日！

我們辜負了一切已失和未失的土地上庶人民底期望，一切為祖國犧牲了的靈魂都將感覺不安，而最可痛恨的是在這毫無計劃的撤退中，損失了無數的財產（軍火和給養），成萬的未發一彈的弟兄們都成了罌中物！



從中央路、中山東路、丁家橋……湧來的人羣匯集成一條泛濫的洪流，隨着暮色的漸深，這洪流是逐漸逐漸的在海湧起來，督戰隊的鎗聲阻止着這條洪流的推進，硫磺味的火花，在凝固的騷亂的夜色中閃着光彩。龐大的軍用卡車，流綫型的私人汽車……湧集着，減少了道路的寬度，公文箱、軍毯、自行車、鎗枝……在人們的腳下阻礙着每一步的移動。

空際交織着一塊人類所製造的器物發出的繁響；震動着人們刺耳的忘形的叫喊、叱喝、嘆息和謾罵……。

戰爭還在城外進行着。

一個大得出奇的腦袋，在我的眼前晃動，這個腦袋上沒有帽子。他背負的小木箱，抵着我的胸口，同時我的頸項上正接受着另一個人的急促的呼吸。我每移動一步，必得把腿抬高而放下去的時候，踩在一個圓圓的東西上，幾乎滑跌下去，用腳仔細一探摸，竟是一個人頭！要不是迅速的抓住大腦袋的小木箱，不久，別人也許會踩上我的頭了。想着想着，我閉上了眼睛。

這時，我們是在挹江門的城樓下。

睜開眼睛已經在城外了。大腦袋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撫拍着疼痛的胸部，我把一股淡淡的哀愁，吐向寒冷的空氣裏。我不知道自己的一切旁的似乎着了魔的人們，正在進行着一件甚麼事。如果說這就是退却，這退却未免太突兀，太離奇！

遠天的炮聲沉寂了，然而那緩慢的點射的機關鎗的鳴響，這一忽，反而更爲清晰。

我未曾注意到身旁雜踏的步聲，或是慌急的招呼。一道紅色的光芒迷惑了我的雙眼，紫金山的半腰正蜿蜒着一條燦爛的火龍，敵人在開始破壞我們的障礙物。同時，在城垣裏外的各處，騰起了可怕的火焰與濃烟，那些用血和汗凝成的我們人民底財產，都在貪婪的火舌的吞噬中毀滅了，消失了。

在碼頭上，在寬闊的江邊馬路上，人流像沸騰的水一樣激蕩着。天上滿佈雲霧，淡淡的月色透過墨層，撫拂着嗚咽長流的江水。平時照來擁往的江面，這會兒變得如此的冷寂了，該有千萬隻貪婪的求生者的眼，在這冷寂的江面上搜索着吧。

偶然的一瞥裏，看見了我們的團長。特務排膝下二十人左右跟在他的後面。特務排的後面，就是我的那些純朴的，憨態可掬的弟兄們。他們熱烈而高興的招呼我，似乎當前的情況並不足以使他們躊躇。

踴或驚駭，大約是祇要不離開團長，每個人都有一份急燒着的希望。

團長派出一部分人去分頭搜尋民船，和本師專備的小汽船，剩下的人便焦急的期待着。當然，很快的大家便失望了，民船沒有了，小汽船因為江水低落的原故，在江邊擱住淺。雖然是擱住淺的船，竟也擠滿了人，恰似一羣螞蟻聚附着一隻死蠅一樣，因而船也就越法難以入水了。這是一個嚴重的場面，團長沉吟的聽取了各人的報告，揚起了憂鬱的眼，向江邊眺望了一下，忽然大聲的吼着：「每個人都去找船，不然，我們祇有向回衝！」而他自已呢？就在羣衆擾攘紛紜中，悄悄的帶着兩個衛士走了，我看得很清楚，然而我沒有轉告任何別的人。

從城里湧出的人流，繼續不斷的增漲着，碼頭上有承受不了的樣子。各種聲調的方言啊，各種情緒的呼喊啊，而鎗聲又到處毫無忌憚的響着，黏附着這極繁的大城市的一切，喧雜而綜合的響聲，散佈得遼遠而廣闊，好像某些野獸羣的可怕怒吼。人們都丟棄了一切其它的意念和良心，——祇掙扎着力求把自己的生命帶向揚子的彼岸去！

當弟兄們發見團長已經獨自離去，更像斷線之珠似的爆開了。他們狂喊，叫囂，埋怨，甚至我還聽到低聲的嗚泣。羞愧和悲憤咬嚼着我的心，使我禁不住吼叫起來。

「跟我來，要活命的跟我來！」

海軍碼頭左二百公尺的地方，我們散亂的行列停止下來。一些廣東弟兄們正從別的地方肩來些木板，整齊而嶄新的，破碎而發霉的。解除他身上的負載，抱起他們唯一的生命的寄托，從沙岸上緩慢的滑向遼闊的江流裏去。

一座燃燒起來的汽油庫成燭天的火光，映照著江面上起伏的人頭，哀婉的呼救聲，刺心的飄送到岸上人們的耳邊來，而湍急的江流貪婪的將那些起伏的人頭和呼聲一個個的吞滅了。

「現在船隻是沒有的了，一定要過江的話，我們得趕快找木板，找木板！」

環繞著我的弟兄們沉寂著。為眼前的情景所懾，沒有一個人敢於回答，更沒有一個人移動。

「既然不願意這樣幹，那我們只有衝，衝出去！」

手臂如林似的豎立起來。

於是開始點驗人數和槍枝：人四十八個，步槍三十二枝，駁壳三十二枝，輕機關槍一挺。整齊了行列，沿著江岸，穿過人叢，一直向西去。我們的企圖是突破敵人最弱的一環，把蕪湖作為我們的目的地（我們不知道蕪湖先南京失陷）。

當嘈雜的人聲在我們的耳裏變成了一片模糊的海嘯的時候，這四十八個的行列便停止下來，我領

靜而嚴厲的發出最後的命令；

「把刺刀上起來，子彈壓上膛！」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四十八雙可恥而懦怯的膝頭零零落落的屈向地面。

他們中的一個顫抖着嗓子：

「報告排長，爲甚麼我們要衝出去呢，多少萬人並不……！」

好像一個響雷振破了我的耳膜，全身的血液無節制的奔騰起來。

退後幾步，我顫抖的手卸下肩上的輕機槍，將它架放在地面上，越南那屈膝的四十八個：

「解決了你們這四十八個不要臉的狗畜的！」

像觸了電似的，那四十八個歇斯迭里的齊聲嗶叫起來：

「呀，啊，排長，請……請……請……」

……

一個意念條地刺到我的腦海里，「啊，訓練不夠，中國人！」

我的按着板機的手鬆落下來了！

現在，我置身於一個半死的欄杆上。破碎的窗門面對着一條寬闊的馬路。遠處的火光和澆澀的人聲從窗口撲進來，不時的把我從半睡的狀態帶回到一種極度不安的情緒中。

疲乏了，可是我不能靜靜的睡一下。

坐在窗下的地板上，將頭埋在雙膝中，完成了一個臨命待決的人。

「呵，我的寄托給兄弟，姊妹，友朋，伴侶與祖國的熱情什麼地方去了！」  
回答我的是這死去了的樓房底空洞的回聲。

在微光中，看到手錶上的短針正指着三點三分。

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的夜快要完了。

一陣連續的手榴彈的爆炸聲，把我從朦朧中驚醒過來。

殺戮和流血正迎接着十三日黎明的到來！

人羣如水似的從街道的南端向北傾瀉下去，又從北端衝激回來。敵人的輕騎兵昂然的躍過障礙物，把子彈毫無標的的從短短的馬槍中放射出去。七五的榴霰彈在空中炸烈，鉛片如雨似的散落下來，從各個角落里，子彈飛躍出來，在人們的頭上呼嘯着，織成一道繁密的火網……

敵人的彈丸穿過敵人的胸膛！

我們的彈丸穿過我們的胸膛！

一個永世未有的混亂的巷戰！

這一切沒有給我以絲毫恐怖。我希望一顆無情的子彈來了結我的生命，或是讓火餘把我的軀體整個吞捲去！

當我正將駁壳向一個佩着指揮刀的野獸掃射着的時候，街道對面的樓房下湧出一羣我們的弟兄，三個人迎着彈雨倒了下去，其餘的便與南來的敵人肉搏相遇了。

不知從什麼地方，手榴彈拋擲出來，擾亂着敵人的尾端，刺刀上的血滴向四下裏飛濺開去，我的注意力全盤給一個年青而紅黑的臉龐吸收了去。在極短暫的時間裏，這年青的臉龐解決了八個。八個

但是最後顯然的他受傷了，痛苦的蹣跚着沒入一條小巷裏去。

爲一股同情和興奮所激動，我從狹窄的扶梯上衝跌下去，在那小巷中的垃圾箱旁，我發見了他。手撫着創口，大而明敏的眼，向遠天凝望着。

「同志，讓我扶着你走吧，這兒可不能久留！」

「不，我自己能走，祇要休息一會，你還可以去拼一下，拼一下啊！」  
他的堅決的拒絕，使我感到悲憤和自慚，淚水沿着兩頰流下來了。

我回到江邊。

江邊依舊是慘淡而擾攘的，仍然有些貪求着生命的人抱着木板滑向江流中去，好像他們情願將生命埋藏在波濤里面。

從腳邊拾起一枝配有刺刀的中正式步槍，加入到一股向前衝擊的散亂的行列裏去，現在，付出我的生命的時機已經來了。

敵機在低低的藍空中怪聲的上下翻飛，可是始終沒有一發炸彈傷害及我們。輕機鎗子彈底尖聲的嗚叫，迫得每一個人屈着腰前進。

這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仇讎相遇的惡鬥。

祇要發見敵人，我們就不顧一切的把他們撲滅，何時，敵人對於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散亂的行列，忽而急疾的躍進，忽而又停止下來。

在市輪渡碼頭的近邊，我和另外一個人爬進一輛小型的坦克車里，企圖利用它衝向城裏去，而讓



它成爲我們的墳墓。

但是即刻我們便失望了。機關槍的子彈沒有了，同時我們又不知道怎樣才能使這怪物前進一步！原來我的陌生的同伴也只是一個步兵上士啊！

步兵上士徐金奎同我默默的坐在一間寬敞而黯黑的店堂裏，兩人拚命的抽着烟捲，時而用指頭在滿佈灰塵的矮桌上劃一個數目字——計算結局在我們刀尖上的敵人，時而傾聽着屋外底戰鬥的音響。

數目字一個個的增加起來，八小時的格鬥，完全在我們的記憶中重現了一次，最後，我們相互來一個總結：37——41，兩人相對會心的笑着。

這時疲乏和飢餓開始緊緊的糾纏着我們。可是誰也沒有起意去找一點食物。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我們的食物呢，世界是整個的陷在恐怖和死亡之中！

徐金奎現在顯然爲某種情緒苦惱着，他坐一會又站起來走幾步，然後又重新坐下。在垂暮的微光中，我看到他的眼中閃着一種光芒，那光芒透示了無盡的仇恨和憤怒。

「現在我們祇有兩件事：吃飯和殺人！」

抓起塗血的槍枝，一陣捲風樣的他竄出去了。於是，我沉入了更深的孤獨。

一小時以後，徐金奎帶着新的血跡回來了。

當我迎過去的時候，他遞給我一包米和一罐已經打開的鳳尾魚。

他獨個兒守在門邊，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進店堂後身的歐隘的廚房，開始做我們的晚飯。

就着餘盡的微光，我們兩人貪婪的將半熟的米飯一碗一碗的填進蠕蠕的肚腸裏，當我說：「這恐怕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晚飯了！」徐金奎苦笑着。

將筷子放下的時候，他抬起右腳給我看，腥血浸透了他底鞋底。

「生平第一次看到成渠的血，嘿，血的南京，南京的血！」

十四日的早晨，我同徐金奎坐在棲霞山的一棵樹下。現在我們已經換上便衣了。

山後一千呎的高空中，升起敵人的觀測氣球，敵艦在江中來回逡巡着，機關槍如沸水似的向岸邊掃射。

某些地方飄展着血色的太陽旗！血的色彩給予我們不可忍受的刺激，我們站起身來。

朝南的山腰裏三個敵人縱情的談笑着，循山徑向我們走來。我們兩人迅速的掩蔽起來，同時從身

後拔出我們的駁亮槍。

「左邊的一個你幹，其餘的讓我来！」

我的話聲未落，徐金奎的槍聲響了，同時我的十顆子彈也迅速的噴射出去。敵人應聲翻下去。五分鐘內我們越過了三個山頭！

收容着一萬餘難民的棲霞寺（？），顯得異常喧雜而紛亂。難民們聽到敵人已經入城的消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各處飛來的關於日軍暴行的傳言，使得寺僧們的安慰和節詞，不復能解除他們的焦急和恐懼了。

我和徐金奎現在也同其他難民一樣，接受每天三餐稀飯的施與，晚上我們便宿在山頂上一個小小的破廟裏。

日子在期待和焦急中一天天飛了過去。

十七日的夜晚，寒冷而淒涼，天上朦朧的月色，從破碎的瓦片中篩落在滿佈灰塵的神龕上，小廟底破碎的牆，透進來尖利的風，並且斷續的吹進棲霞寺底夜深的鐘聲。這淒涼的景象使得假依在乾草

中的我和徐金奎久久不能入睡。

一個黑影，倏地從門外闖進來，他手上執着一柄閃光的刀：

「喂，拿出你們的鈔票來，奉大日本皇軍司令的命令，中國的鈔票現在一概不准通用，要調換大日本的！」

對面牆角裏的幾個難民，都被這個夜半的不速之客底威脅嚇呆了，相率從草叢中坐起來。

「快，不拿出來的，看傢伙！」

這威脅的吼聲，激起了另外幾個扮作難民的傷兵底不平，而低聲的竊罵着。徐金奎悄悄的從我的身邊飛向前去，把敵兇猛的舉起，措對着那不速客的胸膛：

「把刀放下來！」

那傢伙受了這意外的反擊，瘋狂似的大聲號叫求救起來，但是一次、二次、三次他總不願丟開他的刀，這遏制不住我的同伴的惱怒，而將扳機扣動了，靈耳的槍聲，驚哭了母親懷里的孩子們，這古怪而頑強的傢伙應着槍聲，尖嚷着蹲下地去，終於在地上痛苦的游動着而不聲不響了。

所有的人們似乎都爲這痛苦的觸激感激着。

「打死個把趁火打劫的漢奸，不算什麼！」

「幹得好，幹得好！」

第二天早晨，我和徐金奎把那個漢奸的屍體拖出去掩埋了，一個老著猶豫的走近我們的身邊，向四下里瞭看了一週，低聲的說：

「要過江嗎，五隻洋一個人？」

「過江，在甚麼地方？」

「過去兩里路。」他指着偏東的方面。

於是我們走向夜宿的破廟裏，將兩隻手槍埋入盛米的鍋中，繫在老者的扁担上，跟着他走下山去。敵艦傲岸的在江面上來來去去，顯得很匆忙。遠處有幾隻小小的木船搖盪着，大約也是裝載着與我們同樣命運的人。有時，敵艦上的機關槍會對這些木船來一陣突然的掃射，甚至追令停止檢查，或不准通過。當我們的船渡過二分之一的航程的時候，正有一隻小型巡洋艦從西向東去，艦上的敵人用望遠鏡向我們瞭望，急得搖船的老人直蹙脚叫我們把身子縮到船舷下面去，好讓敵人以為這是一隻空船。焦急和恐懼就這樣壓抑着每個人的心……。

終於小船一步步的挨近北岸了，全船人的臉色也開始變得明朗起來。

愈近北岸，血的國都，被蹂躪的國都也就離我們愈遠了。我們胸中蓄着一腔急待發洩的羞辱，憤  
怒，和仇恨……。

踏上北岸的土地，回首遙望，早晨的南京籠在一片茫茫的薄霧里面。

二七，四，九日重抄。

## 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汝尚

南京今天一變而爲血腥的地獄，那吃人喝血的魔鬼們的殘酷行爲，決不是我這支無力的筆所能表現出來的，這一篇記載，僅是我個人所身受的片段報告，在下筆之前，謹向被難的同胞敬禮，謹向淪陷在戰區的同胞祝福。

### 一、別了南京

我爲了熱病的糾纏，體溫昇高到四十度，不能離開市府的通告預先遷出南京，又因爲「傳染病」三字，被拒絕於難民區之外，所以只好遷居在城北一間破陋的平房裏，唯一照料我的，只有一個年已花甲的老人張德。

十一號那天陰沉沉的，片片的白雲，佈滿了天空。可是早晨七點鐘所發出的警報，一直到下午五點鐘還沒有解除，飛機來來去去究竟有多少架，誰也不能肯定的說，總之留在耳邊的是不斷的嗡嗡聲和陣陣的炸彈爆炸聲，每一次轟的一聲以後，房子就跟着搖動起來，我躺在板床上，好像臥在大搖籃

裏一樣，可是這些在我們的心裏，早已失去了它的恐怖性；它不斷地加添着我們的憤恨。

光華門及通濟門的戰事，整日未停，雖然到了黃昏的時候，砲聲漸稀，但是連珠放的機關槍，已經找不出它的間息來。

雖然敵機在黃昏的天空中，漫無目的地投彈，雖然敵人的砲彈在天空中飛舞着發出銳厲刺耳的呼聲，但往難民區逃難的人羣，仍舊扶老攜幼抱着日常不可缺的衣物，穿過馬路口的沙袋，向裏走去。這時候，他們對於生命的價值，已經估計到最低的限制了。他們帶着死灰色的臉孔，踏着馬路上被殘酷的炸彈和砲彈毀滅的同胞所流出來的血汗，沒有太息，沒有顧念，一步一步的拚命地往前走。

大概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市府留守的職員蔡君，突然的來了，面色紅紅的，微微有一些喘氣。「尙，你知道嗎？我們恐怕要在今夜分別了！」他說話的態度是那樣的嚴重。

這幾天來，惴惴不安的心事，恐怕今夜要實現了！我不敢那樣的想，但是事實放在面前，又不容我不開了：

「怎樣？前線不利嗎？」

「唔！」他沉默了一會，重重的呼了一口氣，「即使我們退出了南京，這不過我們暫時的失利，『！』可愛的南京終久有一天回到我們的懷抱裏，我告訴你，據剛才所得來的消息，蕪湖恐怕已經淪陷



了，鎮江封鎖線現在已難保全了，所以今夜我們不能不退。」他的眼睛有些濕潤。

下關所有一切在軍事上沒有價值的建築物，我軍爲了廓清射界及免爲敵人利用起見，在前天起已經自動的焚燬了。熊熊的火光，籠罩着全城，象徵着大毀滅的時期來到了，我們的房間內雖然沒有一盞燈，但血色的，天空的火光，從被震破的紙糊的窗櫺中透了進來，已經足夠看清房間內各人面部的表情，我的理智已經完全爲了幻念所佔據，我現在已記不清那時候的情緒如何，只知道我的全身像投在火坑裏一樣。熱度已昇高了。

蔡君臨走的時候，好像對我說，「你安心養病，早日恢復健康，我們將來在前線見，暴敵對於病人不致有所殘暴吧？」我知道他完全是爲了我的病而安慰我的話。在這樣水深火熱的當中，那還談到安心養病嗎？那時我已經決定，如果將來有侮辱的事加在我的身上，我願意以生命去代替。

因爲精神方面的刺激，我的病症又使我沉到昏迷的狀態裏，夜半醒轉來，外面的砲聲很疏落的響着，我聽得出那時在獅子山以及紫金山一帶所發出的吼聲，但是機關槍及步槍聲，像暴雨來到時的雨點一樣的密集，並且從東南角伸長到城中一帶，我明白了，南京的命運已經到了最後決定的時候了。

張德是一夜沒有睡，他老是含着，一筒將熄未熄的旱烟桿，聽見了我在床上反轉的聲音，隨即用他慈祥的眼睛向我掃視一下。我們互相對視着，好像言語已經失去了傳達情緒的能力。一分鐘一分鐘的

過去了，最後，他忍不住這淒涼的沉寂，告訴了我他晚上在前進屋子裏聽來的消息。隔壁的張嫂同他的孩子今天往難民區去的時候，在三牌樓附近給流彈打死了，她那藍眼的婆婆，已經哭了一個死去活來，到現在也沒有人去問她的消息，他還聽人說難民區也落了幾顆炸彈，炸死了幾十人，而且都是女人和小孩，在結束了這一段話以後，接連的搖搖頭嘆了幾聲，「太慘了，太慘了，老天爺真沒有眼睛！」

我知道他的心的深處，隱藏着不可磨滅的慘痕，我除了為那些無辜死難的同胞傷感而外，還有什麼可說呢？

天色轉到微明的時候，——其實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分清是什麼時候天亮的，因為整個的南京城已陷入火燄的包圍——鐘鼓樓、新街口、太平路一帶繁華的街道，都在火神的掌握裏了，鮮紅色的火燄迎風飛舞着；一陣陣的熱浪和黑烟，嗆得人喘不過氣，睜不開眼睛，轉瞬間一切的景物都改變了牠的形像。我從窗洞裏向外一看，竊奇得幾乎使我跳下床來，啊！偉大的犧牲啊！偉大的焦土抗戰啊！昔日莫斯科抵禦拿破崙的侵略而實行的焦土抗戰想不到又臨到了今日的南京，我們真幸運，能夠親臨這一次的戰役——為正義而戰的戰役。

密集的槍聲從各方面傳來，歷經不能分清我方與敵人的，突然，像一頭受傷的野獸發出尖銳的嗥

聲，突破天空，一直落到我們房子後面五十米的地方，轟的一聲跟着就是一片泥濘倒塌的聲音，我們所住的那間房子的後牆，也隨着搖擺起來，傾圮了一角，頓時房間內成了灰土的迷宮。破桌上所有的用品，全部結束了它的命運。但這些，除了那一刹那的恐怖以外，也并不感覺到什麼。

這一砲彈所給我們的，是摧毀了三間破屋，一個賣菜的老人和他的小孫女被發殺了。

十二日就在這樣烟火漫天，槍聲混雜中結束了。

我的體溫似乎已經減退了，晚間我居然能掙扎起來站在門口，向血色的天空幻想了片刻。

十三日情勢突然轉變了，雖然槍聲還是昨天一樣的叫着，但是敵我兩方面太不平衡了，城裏敵人密集的射擊，只換得我方幾聲蹣跚的回音而已。但在城外，下關一帶，迫擊砲與機關槍的聲音，好像整個的長江在沸騰着，我明白這一切的現象了，我知道南京的命運是怎樣的被判定了，我好像聽見我們忠勇的戰士噙着眼淚在說着，「別了，南京！」我忍不住伏在枕上流淚了。

## 二、受忍了最後的恥辱

人們幻想中的地獄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但在魔鬼掌握下的今日的南京，就是一個人間地獄了，我們淪陷在它手中的同胞，他們的處境和遭遇，比我們幻想中的地獄，也許要痛苦得多。

南京完全陷入了大混亂的狀態。零碎的槍聲，隨時隨地還可以聽見，還是我們英勇的戰士散伏各處，和強暴的敵人作最後的拚命抵抗。

什麼時候從龍蟠虎踞的南京城樓上扯下我們的國旗的？我可說不清，但十四日早晨已經到處飄揚塗着鮮紅色的太陽旗了。當我和病屢掙扎爬起來跑出門外的時候，遠遠的望見了一面太陽旗，一種恥辱和憤怒竟使我喘不出氣來，我想衝上前去將它撕毀，但我的神志已經失去了主宰，天地都在我的面龐旋轉着，突然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醒轉來時，發覺了我又躺在床上，張德坐在我的身旁，他額上的皺紋更加深了許多。

「你覺得怎樣？心裏難受嗎？剛才若不是我將你背進來，如果給鬼子發覺了，那……那一切就完了。」他的聲音有點兒顫。

「不，我要復仇，復仇。」我忍不住又流淚了。

「你現在且安一安心，復仇也不是性急的事。像你剛才的舉動，那只是白白的送掉了性命，於事毫無益處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們讀書人，大概會明白這個道理吧。」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給我一個莫大的力量，我又何常不明白剛才的舉動是無益的，不過爲了二時的感情衝動；我今後要努力壓制我的感情，從萬難中找到復仇的手段。

失去了自由，生命有隨時被毀滅的可能的人們，是怎樣的可憐啊！尤其在暴戾，兇狠殘忍的敵人鐵蹄下的人們，命運已經抓在他們手裏，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有結束的可能。我們只有隱伏在這間破屋裏聽最後的宰割了。

我的病症似乎已走上痊癒的道路，熱度漸減，精神漸佳，但城裏的情形還和我的病症相反，造成了空前的劫運，不但我不能出去探聽一點兒實情，就是張德他每次出去了一會兒，也被阻止回來。他究竟遭遇着什麼事情，他不對我說，但他每次回來時面孔所表現的驚恐情形，已使我明白了一些，我再三詰問他，所回答的仍是一個含糊的「沒事」。甚至有一次他回來的時候，額上流着血，他還不對我說怎樣一回事，他只說是不小心擦破了一點兒皮啊，我完全明白了，這是個含蓄的老人啊！

十五日十六日，就在這樣糊塗狀況里半監禁似的挨了過去。

情形越變越壞，我再不能這樣苟安的偷活下去，我要脫離這個死牢，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要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這裏窒息的殘酷的污穢的妖氛，使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這樣的決定了是在十六日晚六時。

那天下午，天氣陰霾，片片的寒灰色的雲，飄過來，飄過去。微微的有點兒風，淒涼的，悲慘的景象，為着在毀滅中的南京而哀悼。

突然，像吹過一陣狂風似的房門被什麼衝擊了一下大開了，隨即滾進了一個人，因為房間裏光線太暗的緣故，看不清楚是怎樣的一個人，等我們把他扶起，才知道是一個全身濕滿血和土的婦人，面孔雖然染遍了血，可是掩不住那蒼白的死灰色，啊，可怖的血人啊！

「舅舅！」她突然抱着張德大聲的哭了。

「怎麼，怎麼？輕一點兒！」那個持重的老人聲，因顫抖得非常的厲害，他知道他外甥媳婦！這個女人，會傳給他一個怎樣不幸的消息，他先扶她坐下。

「小金賢被鬼子殺死了，妹妹也被……」她的音調是這樣的不平衡，顯然又想痛哭一場，爲了某種恐嚇，又壓制了下去。

「什麼，你妹妹同小金怎樣了！」他的聲音有些發沙，眼角已經潤濕了。

「被鬼子，被那殺千刀的鬼子弄死了！」她那憤急的情形，襯着那一幅慘白的面孔，使人一見就知道她那內心的苦痛是怎樣。「天啊，她們死得太慘了，那些畜牲們，竟做出這樣忍心害理的事。小孩和女人不知道前生和他們做了什麼作孽的事，今生得到這樣的慘報——」她再不能繼續下去。

我給她一杯開水，來緩和她高漲的情緒。

「今天一清早，金賢的爺出去了，一直到中午還沒有回來，我們正替他担心着，忽然的來了幾個

鬼子兵，湊巧我往後面廚房裏去，也沒有看清楚到底是幾個，大概有五六個吧？那些畜牲們一進來，我就知道不懷好意，連忙往後屋草堆裏一躲，妹妹同小金寶在房間裏，來不及躲，被他們看見了。以後，我只聽見金寶喊我一聲：就不喊了，妹妹大哭大喊的鬧了一陣，也沒聲音了，只有那些畜牲們嘻嘻哈哈的笑着，我躲在草堆裏嚇得直抖。大約過了兩點鐘，才沒有聽見他們的聲音，我這才大着胆子跑出來，輕悄悄的回到房間裏一看，天啊！她忍不住又哭了起來，眼淚混合了血和土，簡直分不清她的眼睛和鼻子。

「這羣畜牲們！」她又繼續的講下去，「竟做出這樣喪盡天良的事來。小金寶我那乖孩子，躺在桌底下身上塗滿了血，胸口和肚皮上被刀戮穿了兩個窟窿，妹妹嚙，在床上赤身露體的仰臥在那兒，身上也盡是血，尤其是下身，天啊！這羣畜牲們！可憐妹妹今年才十七歲，小金寶那樣四歲的小孩子，怎被……」她的喉嚨已經發嘶，再也不能往下講了。

「走，找金寶的爺，同這羣畜牲們算帳去！」她突然跳起來，莽撞似的奔開門向外跑去。

張德一把沒抓住她，楞了一下也陪着她追了上去。

恨怒的火，已經燃燒到了最高峯，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決定明天離開這魔鬼的世界，設法獲得一桿武器，和這羣畜牲算賬。

張德突然一個人轉來，帶着絕望的神情。雖然天色黑得看不清他的面色，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怎樣  
的難看。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活了，這麼大，也，活够了……」他那急促的音調，完全是被絕望，憤怒，恥辱所激成的。

我告訴他，我是怎樣決定了，並且說不願看着聽着這些恥辱的事而偷活下去，我寧可在戰場上做一個總彈下的犧牲者，只要我們離開南京城是可能的話。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見，他還另外告訴我一些藏在腦裏的這兩天所遭遇的慘事，他說他看見了幾個鬼子兵怎樣用刺刀殺我們的壯丁，怎樣在大街上瀟灑我們的婦女，他猜想金寶的爺現在恐怕早已被害了，他媽趕上去也是白白的送死，最後，他嘆着氣說：「這一次被害的人大概有十萬吧！難民區裏也是同樣的運氣，南京的大劫啊！」

這兩天准許在街上通過的，只有佩帶皇軍順民通行證的人。爲了要逃出這個污穢的屠場，所以不得不忍受了這最後的恥辱。

四塊錢換來了兩塊白布上面印着皇軍順民的通行證。張德還設法得來了兩張臨時應役證，那是用了十塊錢託人換來的。

含着眼淚在臂上縫好通行證，咬着牙，在十七日下午走到馬路上。



馬路兩旁的景物完全變了。殘餘的火燄尚在繼續半熄半燒的燒着，到處都可以看見紫紅色的血漬。

在太陽旗幟下的魔鬼們，隨時隨地都有刺殺我們的可能。我們除了低着頭懷着不寧的心情向前走，對於別的我們再不能顧慮了。

盤據中華門的是八個兇橫的敵人同兩個漢奸，當我們把應役證繳驗以後，全身被搜查一下，隨即被釋放出來，低着頭從敵人刺刀下鑽出破毀的城門。但是在我們後面的一個婦人，却遭受了無端的恥辱，我們再不敢回頭看了，只有循着崎嶇不平的道路向前走，橫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將溘落的太陽。

（二十七年一月追憶於西安）

## 潰退

于逢

### 一、行軍

第二天晚上，我們底部隊已經從曲折的小徑斜出寬闊而平坦的廣增公路向東推進了。今天清早，從增城或博羅那邊，沉悶、衰弱而疲倦的隆隆聲，波浪似地，一個接着一個飄到我們底宿營地唐下鄉來。我們於是在不穩的沉重的睡眠中清醒過來了。這種低微的響音在人心裏燃起難以抑制的然而顫慄的戰鬥底熱情；許多人底眼睛互相詢問着，閃着困惑而堅決的光。

「那是大砲！還是炸彈呢。」一個服務員終於沉悶地說了。

現在，夜是這樣寧靜而深滿。在我們頭上，展開一個秋夜底平靜的廣大無際的藍色的海，橫着霧氣似的天河，繁星在那裏散布着，好像金剛石一樣，閃耀着青色的寒光。路在我們前面蒼白地浮起來，伸入起伏着的羣山底黑影裏。西風掠過來又清新又爽快的。我們轉出公路，便跑得比較快了，我們

的部隊也不能互相緊緊地會接着，而分爲一段一段，好像被斬斷的蛇。這裏那裏發出子彈帶底低微的破聲，和輕輕的刺刀和水壺相碰聲。在公路上行軍，是比較舒適而愉快的。

昨晚，我們在黑漆漆的小徑，一個跟着一個摸索，跑得非常慢，每個鐘頭只跑八九里。而且那差不多都是狹窄的蜿蜒的田塍，許多未經夜行軍訓練的弟兄，踏差了腳，跌近水田裏去，弄得滿腿泥漿。每個人都憤憤懣懣地跟着前面的人跑着，沒有思想，也沒有目標。而現在，可以任由兩腿自己移動，而自由地感受大自然賦給我們的一切，和好好地思索事物了。

我記起出發那天的黃昏，全團底兄弟集合在廣場上，圍成一個大圓圈，聽取團長的訓話。團長是從前十九路軍底一個軍官，率直，雄偉，具有軍人底一切優點。他用鏗亮而響亮的聲調說：「我們要

在敵人退出惠陽退出廣東之前去痛擊他，別讓他就這樣逃走了，當我們還沒有動一動手的時候！」於是，部隊開動了。農民們散在田野和小屋前沉默而肅穆地凝視我們；一些野孩子，從前時常笑嘻嘻地迎着我們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站在路邊，瞪着嚴肅的眼睛……我愉快而敏捷地跑起來，在團旗的左側。那旗給高瘦的担架排底排長拿着，他是在一個……爲了同事的卑污的詛蔑而給撤了差的。

「黃排長，你怎樣了。」我輕輕地問。

「沒有怎樣。」

「打仗啊。」

「是的，現在用得着我們了。」他微笑着。

卡車在遠處呻吟着，它底一雙明亮眼睛，在黑暗中出現了，一會，便嗤的一聲在我們右側擦過，消失在樹叢的黑影中。我們轉過了一個小山，在山腳下發現了三五個散兵，坐在那裏休息。以後便陸續遇見許多散兵，他們好像幽靈一般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沒有五秒鐘，又無聲無息地隱滅了。

一大塊蠕動着的黑影又在前面出現了，漸漸膨脹起來，可以看見許多騾馬底又長又大的耳朵，而且聽到雜亂的蹄聲，和金屬底鏗鏘的低鳴了。

「靠左呵，靠左！」前頭，人們嘹亮地呼叫着。

「靠左！靠左！」向後傳遞下去。

在星光下面，一匹匹高大而矯勁的騾馬，背上馱着砲類底零件箱和彈藥箱，好像一雙小翼似的，慢慢地響着蹄聲跑過，在牠們旁邊跟着好些士兵，許多士兵拖着礮車過去了，又出現三五個雄糾糾地騎着馬的軍官，以後，又跟着一匹匹的騾馬。我們底戰馬，嗅到牠底同伴們的氣味，便痛苦地悲憤地顫戰地嘶鳴起來了，踢着蹄，橫着身子，不肯前進，馬仗用力扯繮繩，發出恐嚇的尖叫和謾罵。

「你們是哪一個部隊的？」跑在驃馬旁邊的士兵向着我們問。

「××師××團。你們？」

「第×砲兵營。」

「從那裏來？」

「增城。」

「爲什麼？沒有發生什麼事吧？」

「不知道。——上頭的命令。」聲音漸漸遠了。

五六輛卡車底眼睛又在前面的綿密的黑暗中出現了。有兩輛越來越近，把空間照成一片乳白色的霧氣，強烈的雪白的光塊，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癡癡地顫動着。我們前頭部隊和退却下來的砲兵和驃馬底輪廓，清清楚楚在霧氣中湧出來，可以看見木似的槍桿底黑影，鋼盔底黑影，和龐大的驃馬底黑影在跳躍着，蠕動着。這些黑影，給予人們以一種濃烈的戰爭底氣息。

三十分鐘以後，我們沉鬱而無言的隊伍，又繼續沿着荒涼，蒼白而夢幻似的公路向東推近。

## 二、駐防

深夜，我們抵達了宿營地，那是在公路南邊五六里的蓮塘鄉。第二天晚上沒有接到出發的命令，第三天晚上便開始佈築防禦工事了。

每天早上，特務連底弟兄，駐在這裏附近的第七連底弟兄，和醫務所看護，好像喧吵而忙亂的嘈雜，出現在村前的幾間小食物店裏。他們都服裝不整，沒有戴軍帽的，沒有打綁腿的，赤着脚或只穿着藍背心的，擠擁着，呼叫着，嘻笑着，跑來跑去。他們自動燒火，煮粥，炒粉，有些兩手都是油膩，在輕巧而敏捷地切着牛肉片，比一個廚子還熟練，口裏嚷着：

「噫，醬油呢？放到那裏去。——呢，沒有醬油嗎？——去買吧！」

店伴站在角落裏變成多餘的了。他想去動手，卻給工作着的人們禁止道：

「別忙，等我們自己來！」

工作着的人和吃東西的人忙亂而且叫罵着。蒸氣和烟霧在那裏慢慢地瀰漫着，升騰着。另一批弟兄靠櫃台前，七嘴八舌地問：

「老板，打一毛錢酒來！」

「沒有。」老板遲疑地答。

「老板，拿一包烟來！」

「沒有。」

「爲什麼沒有？」

「賣光了便沒有了！難道我連生意都不做麼？」

「那麼，拿些米粉來吧。」一個人指着木架上堆起來的米粉，看見老板不大願意動手，便說：「老板，你別怕，我們都給錢的，吃多少東西，給多少錢，一個銅板不少你的。」吃東西，要給錢，這是道理。」

「好的，好的。」老板連聲應着。

我們每次到一個村莊宿營，開初農民對我們是懷着許多的疑懼的。他們穿着色素灰暗的衣服，帶着沉鬱而無望的影子，遠遠地站着，向我們不安地眨着驚詫的眼睛，彷彿在打量我們是什麼樣的軍隊，將要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禍害。我們在塘下鄉宿營的時候，當地的壯丁和保甲長都關了家門逃到山裏去，恐怕我們要拉夫，要搶掠，要殺人放火，如像軍閥時代底部隊曾經幹過的。可是在選籌鄉駐防的第二天，農民都解除了他們底多餘的疑慮，變成又親切又和藹，敢跟我們談笑，肯賣東西給我們。

一個賣香蕉的老頭兒，對我們蹣跚起竹槓來了。他眉毛疏疏落落的，那斜斜的眼睛，永恆地給苦澀

的淚水浸潤着。他眯眯眼睛，把香蕉底價錢從三個銅板兩只抬高到兩個銅板一只。

「啊哨，發洋財麼？」在榕樹腳下圍着兩個香蕉籬的弟兄們大叫了。

「啊哨，平地起價了，喂，老伯，究竟怎麼講的，你？」

老頭兒用手攔着籬口，只是喃喃道：

「三個銅板兩只——要我蝕本的。」

「大家都是中國人，別向自己人發洋財呀！」弟兄們嚷着，「等到日本仔來了，連錢都不給，那時候才大大蝕本呢！我們現在買東西給錢的，却不是搶掠。」

「不是強盜。爲什麼要搶掠！」老頭子吟沉着。

「是的，大家都是中國人。」

老頭兒並沒有說什麼，把香蕉依着原價賣出去。

我們這樣地儘量自得地生活着，等待着戰爭。每天，在遙遠的地方，大礮和炸彈沉悶地轟鳴着，敵機在我們頭上往復盤旋，低飛偵察，用機關槍掃射，我們心中引起一種近乎厭煩的感情。等到敵機溜掉了，我們照舊生活着，把時間花費在歡笑，吃東西，刷理槍枝裏，沒有沉悶的思索和憂慮，也不去想一想敵人，只是單純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個偉大的戰爭。



## 插話一

在蓮塘鄉，我每天都給特務連底王排長叫去陪他吃幾頓肥鷄。他的名字叫立民，是一個老行伍，當了十多年差，容易才從二等兵升到現任的地位。我進入部隊不久，便和他很要好。士兵很尊重他，服從他，但同時對他付出真誠的兄弟底愛。他為人率直豪爽，大把大把地花錢，吃酒吃肉，時常哈哈地張開嘴巴大笑。可是從他底眼晴裏，我時常發現一種無可靠訴的灰暗和悲慘，一種寂寞，疲勞和懷念。他是惠陽人，據說自跑離家鄉當兵以後，就一直沒有回過去，他時常同我興奮地談到惠州西湖底風趣和羅浮山底各種神話和奇蹟。

「我離開惠陽十多年了，始終沒有回去一次，雖然我很想回去看一看。」他低聲地說。「我時常想請長假回鄉，不再當這差事了，做做生意還好些。軍隊的生活，你知道好像烏籠一樣；望得見外間的東西，但自己飛不出去，真是苦煞。是的，要是上級不准長假的話，那就開小差……不過，我想，國家現在受別人欺負，國難時期，爲了國家，我要好好地打一場仗，把日本仔打倒，一切才有話說。所以，我常常想：『爲了國家，爲了國家，』這樣，我便在這裏默下去了。」

在蓮塘鄉駐防的時候，惠陽早已失陷了，敵人底先頭部隊開始逼近增城，王排長變得非常活潑，

嘻嘻大笑，每天買了幾只肥雞，幾瓶雙燕拿到老百姓家裏，給點錢請求他們煮熟，在那裏大吃大喝！  
我和一個特務長是必到的陪客。

「你有沒有錢？拿出來買酒吧！」

他乘着酒興對我問。那時候雞肉將要吃光了。我把袋裏的一塊四毛錢通通拿出來交給他請老百姓去打酒。

「好伙計，第一！」他開始高興地笑了，「不錯，我們現在婆婆媽媽留着錢，有什麼用場呢！都拿來買雞買酒吧！你知道，這次我是九死一生了，是的，我一定跟日本仔拚命，我知道我一定會死，可是死便死吧，死是並不可怕的。不過要是帶了花，半死不活，嘴巴會吃，手卻不會幹活，那才糟呢！你，特務長，現在也用不着腰包了，你以為你會……這真難說……我現在沒有家了：有家歸不得！」

我沉默地瞧着他慢慢地咬着酒，嚼咬着雞骨，覺得悲苦而且寂寞，想着一個給人歌頌的戰士，活著的時候，背負着多麼淒慘，哀愁，苦難的重擔，却是沒有人知道的。

## 插話二

晚上，在滿佈着閃灼的繁星的天空底下，我們七八個人坐在幾株小松樹旁邊的石檯上，跟一個給特務連截獲回來的一五一師底散兵談着話。這兩天來，特務連在公路截獲了些形跡可疑的散兵和難民，因為許多漢奸藉着這樣的化裝混入我們的內臟，施展他們的間諜工作。這個散兵是經過審問而被證為正當的兵，我們想向他打聽惠陽和博羅的消息。

我們中間有一個是政訓室底司書，一個是老行伍的服務員，其餘的是參加我們「隨軍工作團」的學生，許多雜亂而瑣碎的問題在拋擲着，使那有點糊塗的小兵沒有辦法應付。

「惠州有沒有失，我怎麼能知道呢！」最後，小兵不耐煩用嘶啞的嗓子大聲說了。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只有服務員底聲音在夜空裏，清晰地響着：

「你這傻瓜，你究竟有沒有打過仗？」

「爲什麼沒有打過仗！那些……」小兵又抑制不住了，想張大喉嚨熱情地述說他的經歷。

「究竟有沒有見到日本仔呢？」

「怎麼能够看見他！」小兵嚷着，「那些大礮炸彈好像落雨似的，這裏那裏都轟隆！轟隆！……我們放槍，但放槍有什麼用處呢，都是亂放吧了。我看見許多人跑，我也跟着跑，沒頭沒腦地跑。

這麼跑了三日三夜。我已經整整兩天沒有吃過飯了。」

最後兩句，他說得又氣喘又可憐的。有幾個人笑起來，一個學生用鼻子發生鄙視的哼哼聲。

「你是新兵吧？」服務員問，「你的槍呢？」

「給繳去了——給軍隊。」

「哪一個部隊？」

「不大清楚。」小兵忙忙地說。

「你真是一個傻瓜！」

服務員底黑影，悄悄地經過我們底背後溜走了？在微弱的星光下面，那小兵的模糊的身形，在靠近松樹腳的石椅上，蜷曲着彷彿畏懼清爽的秋風底襲擊，遠處，青蛙，蟋蟀，和許多不知名的蝗虫，愉快地奏着一枝和諧的歌曲。

「那麼，你知道我們這次打仗是爲了什麼？爲了誰？」

在寂靜中，一個學生用堅定的聲調向小兵發出這樣的問話，使許多人驚愕，弄得小兵喃喃着不知應該怎樣答覆。那學生底滑溜溜的頭髮，反射出幽微的綠綠的光，微微擺搖着。這五六個學生在我們開拔的那天，才參加我們底部隊的。他們是一所師範學校的學生，本來這半年內要在廣州受「集中軍訓」，（「廣東全省中學學生集中軍事訓練」的簡稱。）可是「集中軍訓」開始沒有兩個星期，聽到

惡陽失陷的消息，他們便從牢獄似的學校衝出，到我們這裏來。他們對於工作又熱情又負責，曾經因在夜行軍的時候替衰弱無力的弟兄肩擔而取得全團底長官和士兵底信任和尊敬。

「那麼，你知道我們這次打仗是爲了什麼？爲了誰？」他再追問着。「這次抗戰是爲了整個中華民族，也是爲了你自己呀！你應該抵抗到底，不應該逃！」

小兵沉默着。

「這次打仗，」學生把話說得通俗一點，「是給國家打仗，給你自己打仗的呀！」

小兵不作聲。

「那時候你有槍沒有？」

「爲什麼沒有？」大整的回答。

「你怕死不怕？」

「誰是不怕死的，你說？」士兵理直氣壯地反問，彷彿已經忘記自己肚子餓了。「可是到那個時候，怕也沒有辦法！」

「不錯，」學生高興地叫，「因爲你怕死，所以不敢衝鋒！但是，這很對不起國家的，你怕犧牲。」

「怎麼衝法呢？我問你！」士兵顯然抑制着憤怒，粗野地發問了。「那時候滿天都是大礮炸彈，都是火，又看不見敵人，怎麼衝法？你真是懵懵懂懂，好像在打瞌睡，什麼都不清楚！」

「所以你就逃走了，是不是？」學生似乎了解一切在審判着。

「並不是逃走……」士兵想說下去，可是給截斷了話頭，

「那時候你還有槍是不是？」

「有槍……」

「那麼……」

「什麼？」有點莫名其妙了。

「你還有子彈吧？」

「有的。」

「你既然有槍，又有子彈，為什麼不打呢！我們雖然賸下一個人，一枝槍，一顆子彈，都要抗戰到底。但是，你……」

「那麼，難道跟樹林和石頭打仗麼！」

士兵底身體顫動着，他底嚴厲的聲調帶着難以抑制的憤怒和平。我靜靜地離開了他們，因為不

願意聽這場沒有結果的談話。我想：要是那學生和那士兵再談下去，而又沒有人制止他們的話，他們一定會打起架來的。

### 三、退却

午夜，給一聲巨大的轟鳴驚醒了。那是大礮聲還是炸彈聲，從什麼地方傳來都不知道，我完全清醒了的時候，還聽見那沉重悲涼的尾聲，慢慢地低低地向地下沉着。在黑暗中我摸索穿過長廊，敏捷地橫過石橋，跑到外間去，四周是黑黝黝的湧動着的沉默而嚴肅的人影，許多士兵發出低微而雜碎的聲響，從我身邊經過，好像一個個幽魂，默默地擔負着偉大的苦難進入地獄似的。他們已經整齊地戴了鋼盔，背着槍，身上已經佩起子彈帶，銅鼓帽，軍毯，乾糧袋，水壺等等。

「打到這裏來了麼？」當我通過團部外門的時候，一個藏在黑暗中勦衛兵，胆怯地問。「來了麼，噢？」

「不知道——不會這樣快吧。」我淡然說。

在榕樹腳下，我獨個兒呆木地站着，看着這將要破曉的黑夜。清晰，潮濕而凜冽的寒氣，在空閒靜靜地流蕩着，碰觸着手臉，水似的侵入體內，使我變得非常清醒而且冷靜。遠處，黑色的屋角上

是灰藍色的天，一彎纖細的蛾眉月在升起着，發射出寒冷的光，隨伴着三兩顆大而暗澹的矮星。

我們底部隊都開到公路上，向東推進，說是協同前一道防線動作，前進三十里，進入新的陣地。團部除了副官室以外，都留在後方等候消息。

從黎明起，敵機一批批輪迴地向我們施行猛烈的襲擊，一直沒有停止過。我和十多個工作團底同志躲在防空壕裏，用些樹葉和枯草遮掩着身體，有幾個同志藏在防空壕上面的小樹叢底下，每次敵機在我們頭上低飛，可以聽見推進機和空氣摩擦的金屬的唱聲和油槽卜卜地發響，防空壕上面的荔枝樹底葉子，颯颯地顫抖起來。敵機底騰沸着的機關槍聲，和炸彈底震動地面的爆炸聲，嚇得羣羣麻雀從樹叢裏飛出來，不久又從別的地方飛進樹叢裏，忙亂地，吱吱喳喳地。

「敵人來了！」政訓室底幹事底嗓子在防空壕上面叫起來，「敵人的底裝甲汽車已經衝過我們底防線，衝到中新墟了！快起來！」

「沒有這麼快吧？」我們心中都浮起了這樣的疑問。

我們忙亂地爬出防空壕，背起從團部軍械室領來的幾枝槍和手榴彈。公路那邊，傳來稀疏的小銅砲聲，好像鷄啼似的。在那上面，兩只禿鷹般的敵機，低低地盤旋着。降落着，貼近樹叢的尖頂。我們沿着小徑，在小樹底陰蔽下，狼狽地退向南方。我們底行進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不時遇到作五百公



尺低飛的敵機。

在竹虎山底峯頂上，我們坐下來休息了。天空澄清而廣闊，浮着兩三塊淡淡的白雲，涼快的南風從山後捲起，愉快地吹拂着。山下，遠遠的坑背圩，盤伏在線似的公路旁邊，給灰白色的煙霧籠罩着，模模糊糊的。一些疏落的槍聲從那裏清脆地飄過來，但是這聲音對我們似乎是無關的。我們坐在一棵橄欖樹下，輕輕喘着氣，繃着臉孔。

「丟那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麼快呵！」

「實在太快了！」

「爲什麼？難道前頭的部隊不抵抗麼！」

「哼，真是如入無人之境！」

「爲什麼不破壞公路呢？爲什麼沒有佈架電網呢？」

許多人發出憤怒而雜亂的疑問，但沒有人解答。有幾個坐在樹後，痛苦地沉默着。七八個軍官裝束的人在山下的小徑出現了，他們一邊困苦地一拐一拐地跑上來，一邊仰着臉驚奇地注視我們，右手拿着左輪或駁壳。

「你們是哪一個部隊的？」

「砲兵營。」他們中間一個善用普通話說，「你們是……」

「××師。」

我們開始互相詢問，變得非常親切，大家都深深地瞭解着對方。他們是中央軍的，都是外省人。

「究竟怎麼回事呀？」我用普通話問那營長。

「莫明其妙，」他苦笑着，「真是意料之外的快！意料之外！」

我們開始用他們底望遠鏡向北瞭望了。十里以外的坑背壩，那押店底灰黑的高樓高高地聳起來，在公路底石橋上，兩輛裝甲汽車，蠕蠕地向西前進！我們用望遠鏡追蹤着牠們！一會兒樹林掩蔽，一會兒又從樹林別一端鑽出來，進行得很快，好像兩匹老馬似的，小鋼砲斷斷續續的響着。

在退却的途中，我們集合了團部另一批人，和本團底散兵，變成一枝四五十人的強大隊伍。在未完成的公路上，一隊隊一羣羣的散兵，和我們向同一方向跑着。我們大家都交換瞭解對方的眼光，都親切地高聲打招呼：

「喂，你們是哪一個部隊的？」

「××師。」

抬頭向四周眺望，我們發現更多更多的隊伍了，他們在遙遠的樹林中，稻田裏，山腰間，慢慢地行進着，最初是使人很難辨認的，他們都有全套武裝，隊形也十分整齊，向着南方退下來，退到我們跑着的公路上，和我們溶合了，浩浩蕩蕩向前流去。

黃昏過去了，夜已經降臨了，路在我們前面蒼白地浮起來，伸入樹林底黑影中，我記起我們底部隊沿着廣增公路向東推進時的情景，和自己的心情。

## 插話一

在竹虎山南麓的馮村，我們碰着團部另一批人。我在他們中間發現步砲連底特務長趙崇禮。我們

互相拍拍肩頭叫着：

「你也在這裏了！」

一個不留神，他從竹虎山山腰滾下來，什麼都丟掉了，現在他穿着一件陳舊的軍衣，骯髒的馬褲；沒有軍帽，腦袋光禿禿的，好像一個和尚，兩腳黏着濕漉漉的爛泥，不能辨認他穿的是一雙什麼鞋子。最後，他連軍衣也脫下來，搭在手臂下，顯出肌肉稜稜的兩臂和壯大的胸脯。他矯捷地跑着好像一匹精力充足的小馬。

「這次打仗，真打得出奇，」他譏誚地說，「又沒有看見敵人，又沒有放過槍，便急忙忙地逃走了，好像一條狗。真是莫明其妙！」

「是的，」我附和着，「莫明其妙！」

他又把軍衣穿好，張起衣襟，迎着南風，跑得擺頭擺腦的。他是一個愚直的傢伙，不會說笑，時常受騙，不能判別一個人是多是壞。沒有出發之前，我和他時常到小茶店喝茶，談天，是好朋友。

「真是莫明其妙」，他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逃走！我們底炮連開拔了，我在後頭押行李子彈，我們跑着跑着，敵機來了。丟那媽，它飛得多麼低啊，真是可以用步槍把它打下來。於是我一直穿進狹小的田畦，躺倒在禾田中間，用長長的稻掩蔽自己。我是仰躺着的，把眼角瞞着它，看它底動靜，一批去了接着另一批又來了，實在不能動一動，要是給它發現目標才糟呢！它底炸彈一籟籟倒下來，並不是一個個扔的，它飛來飛去，在公路那邊轟轟隆隆地扔炸彈。丟那媽，我那時昏頭昏腦一大陣，忘掉了老子姓什麼……敵機來來往往的，我不能動，不知不覺間竟睡着了……」

「睡着了？」我驚起來。

「不錯，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睡着。而且我半身還陷在泥沼裏呢！我睡得多麼甜蜜呵！轟隆！轟隆！——丟那媽，幹什麼。我跳起來，等到敵機去了，便走出禾田。四周一望，挑行李和

子彈的長快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半只鬼影都不見，我張大嗓子叫，也不見人答應。沒有辦法，只得自己獨個兒跑到公路去找。」

「那麼……」

「『那麼』什麼！你以為我能找着他們麼？我一邊跑一邊四圍瞧，看他們究竟躲到什麼地方去。將要跑到公路的時候，便看見三四輛裝甲汽車從增城那方面開過來，起初我還以為是我們底，因為它們沒有標記。後來它們——關關關！關關關了！公路上的散兵便倒下去。——呵嚨，不對勁了，我叫起來，便獨個兒沒命地逃了。時，假如我做總司令的話，一定不會給敵人的裝甲汽車，這麼快，！人不知，鬼不覺的便衝進來的！……」他反覆地說，「真是莫明其妙，真是荒唐！」

「真是莫名其妙，真是荒唐，」我覺得在這兩句樸素而平凡的話中，包含着某種真理。

## 插話二

渡途退却下來，我們碰到許多本團底醫務所底看護和担架排底士兵。他們遠遠地看見我們就高聲打着問詢道：

「喂，你們看見我們底主任麼？」

「沒有看見。——他跑到那里去了？」

「不知道呵！——槍聲一響就不見他了！」

他們探問的是少校醫務主任。兩個鐘頭以後，在公路旁邊一間小茶亭裏，便碰着他了。

「你到這裏多久了？」我們問。

「個多鐘頭——」他馬上改了口說，「剛到的。從馮村跑了個多鐘頭才跑到這裏來。」他解釋着。

但他底不慌不忙的潤滑的聲調和舒適而安閑的神態，證明他在這裏休息了很久很久了。在雜亂的閃爍不定的手電筒底光線中，我們看見他已經化裝為一個士兵，——他的圓圓的腦袋，倒戴着沒有徽章的鋼盔，穿着褪色的慌憐的軍衣和士兵的短褲，沒有風紀帶，扣子也不扣全，穿着一雙黑膠鞋，沒有打綁腿，不穩不危的，是一個典型的「爛兵哥」，他在軍隊混了五六個年頭，完全明白軍隊中的習氣。在軍隊潰散退走的時候，一個服裝漂亮，掛着武裝帶的軍官，時常成為散兵射擊的對象，因為在「軍官們」底身上，多少可以有點拿走的東西。他完全明白這點，現在，他改除了少校主任所應當保持的雍容，文雅，和尊嚴，變成粗粗魯魯的。他坐在條檯上，和兩個親信，一個中尉司藥，一個矮小的麻面的中士看護，在剝着香蕉。

他叫葉活民，身體養得胖胖的，有一張白哲的圓臉孔，一雙細小的柔媚的眼睛，時常笑嘻嘻的。

本團在番禺縣駐防的時候，他不時在軍需室跑動，和幾個上尉中尉軍需很要好，天天一道到小茶館喝茶。他曾經笑着對我說：

「名義和品級都是沒用的東西，而錢是最實際的。要是支給我中校階級的薪餉，叫我當一個二等兵也願意。這有什麼關係呢！」

爲了尅扣屬下相架排底百多塊錢的薪餉，向上級認蔑相架排的排長黃佳，企圖把黃佳攆走，便容易把數目糊裏糊塗，暗暗地遮掩過去。黃佳於是憤憤地向我揭發他底虧心事，說他任由一個病兵死掉在茅廁裏，管也不管；許多病兵問他拿藥，他說沒有，却把藥替老百姓治病拿錢。準備向上頭告他，但沒有告成功，却給撇差了。

我們在小茶亭坐下沒有兩分鐘，他便和兩個親信站起來說：

「好，我們走啦。」

「等一等，」我們說，「再休息一會兒，我們一起走吧。」

「不，我們先走吧。」他喃喃地支吾着，開始移動腳步了。

「一起走不好麼？」

「橫豎我們都是到新塘去的，」他笑嘻嘻地，「我們先到那裏替你們找睡覺的地方。好吧？」

「真的嗎？」

「我從來不會扯謊的，你知道。」

我們抵達新塘，沒有看見他們，便找着一所古廟作爲宿營地。午夜，我和兩個工作團的同志到珠江邊找船隻，準備回廣州去，却在那裏碰見了少校主任底兩個親信，他們在茫然地徘徊着。

「見到我們的主任麼，你們？」麻面的矮子底眼睛閃着暗澹而失望的光。

「你們不是跟他一道跑的麼？」我們驚奇地反問。

「不知他到那裏去了，」矮子說。

「他逃走了！」中尉司藥憤憤地叫，「這裏的人說有很多兵在這裏搭渡船去東圃，他一定逃走了

！」

「我們這個月還沒有開餉，」矮子向我們訴苦，「他口袋裏有兩百多塊錢的，我知道，那是我們的薪餉，他却自己獨個兒拿走了。」

「別再說廢話！」中尉司藥向中士看護說，「我們到村口那裏找我吧。」

他們於是轉入曲折的黑暗的小街，囁囁嗒嗒地低語着。

#### 四、途上



午夜，在新塘底一間古廟裏，所有的人都酣睡着了。我和兩個工作團底同志，蹣跚踉蹌跑到泛着澈骨的寒氣的小街來，要到江邊叫船載我們回廣州去，企圖繞道從化花縣，追尋我們底部隊。我們三個都不諳熟路徑，只得用手電筒照着指南針，曲曲折折地向南跑去，因為那邊就是珠江。

我們穿過許多寒冷而寥落的黑夜和小巷，無聲無息地。在低矮的屋簷下，在牆根邊，許多散兵用軍毯草蓆沒頭沒腦裹住自己，蜷縮地睡着，好像遺棄在路上的一堆堆的垃圾，是多餘的，不爲人注意的。在拐角上有四個散兵圍着一堆火蹲着。篝火熊熊地伸縮着，把他們底悲苦而瘦削的面額照得通紅。在篝火上，一個小鍋升起轟轟的蒸氣。他們蹲着，在肩頭披了給風吹得飄捲着的軍毯，在暖暖手，而且談笑着。他們底黑色的身形是陰鬱而沉重的。

「喂，兄弟，」我們叫，「從那條路到江邊去的？」

「不知道呵，兄弟，」他們淡淡看我們一眼，又掉頭撥着篝火。「我們也是新來的。」

我們跑到一個池塘邊。池面發着暗啞的光，四周沒有一個人。我們使那個姓陳的女同志到塘邊的小屋前叫門問路：

「老伯呀！大姑呀！」

「大姑呀！」池塘那邊，迴聲輕輕地遠遠地答覆我們。

「老伯呀！大姑呀！我是過路的，我想問問路徑，你開開門吧！」

「開門吧！」迴聲顯得非常膽怯。

她開始用拳頭去狠狠地撻門，裏面也沒有人答應。於是她咒詛着：

「怕什麼呀！我們又不會吃掉你！」

我們三個人又在巷子內摸索了。長長的巷子，又空洞又冷清清的，我們用手電筒向周圍搜索。兩邊房子底木門都緊緊地關起來。一些紅紅綠綠的招牌，寂寞地懸掛着，不言不動，它們只用自身證明人類曾經在這裏繁榮過，歡欣過。四周沒有生物底蹤跡。我們底談笑聲清幽地在空閒飄蕩着，我們聽着牠，覺得快樂而且幸福。終於我們跑到江邊。在那裏，泊着許多小艇，艇上點着火油燈，人在活動着。岸邊，坐着三四個等待渡船的女人，倚着行李。一隻將要開走的小艇中站着個夾着傘子的男人，我們問：

「喂，老伯，有沒有開到廣州去的船呀？」

「不知道，我是從瓦窰逃來的。你問那幾個阿姑吧。」

「阿姑，」女同志轉問那幾個女人，「有沒有船開到廣州去的呢？」

「你從那裏來的？」她們量着我們。





新的鬥爭，展開在我們三十多個底面前。

十一月十三日，一九三八。在香港旺角

# 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

黃鋼

## 一、汪精衛先生到重慶

——這我才知道，汪先生是一名老練的演員，爲了來日在銀幕上的他能够給予無數的觀客以良好的印象，聰明的政治家，是不惜在一隻陌生的開麥拉之前拿出他的和藹的。

我決定在這時啓用我的開麥拉了，便將光圈和尺度的位置撥好，按動了發條的開閉塞……  
這第一個鏡頭的內容：

揚子江與嘉陵江的匯流處，緩緩向重慶市駛近的永綏兵艦，——遠景。水與天分割線是在畫面五分之三與五分之二的位置；永綏兵艦由畫面的右方走進，陽光照耀着船身，明顯了它那凸凸的外廓。船頭，甲板上，艦長和水手等依次而立；那最前的一名穿着淺色的西服，正在向岸上搖揮他的帽子。

「那就是汪先生呵，他穿的白西服；還是這樣的年青……他在向我們這裏擺動他的帽子哩

！」

我站在臺船上，拍攝這一箇鏡頭的時候，聽見身傍的一個歡迎者，如此對他的同陣人說。

兵艦拋錨了，停泊在江心。

汽艇把我們——各色的記者，運載到兵艦上。

「請你們推定一位代表，告訴我一個電話號碼，」秘書會仲鳴接應着我們：「汪先生此刻很疲倦，說是上岸以後再召見各位，好好的談一談。現在，請各位，先上岸去……」

我再拿出一張卡片，申明我是拍電影的。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得到他和汪先生的允許。

「這需要去問問汪先生本人，」會秘書說。他仔細的審閱我的名字，和我的職務的名稱，以及另外那個我所隸屬的國營電影場發給我們的外出攝影證。

「你可以拍一點。」

會秘書轉進前艙去問過汪先生以後對我這樣說。

數分鐘之後，汪先生出自前艙，走下汽艇。我舉起開麥拉，迎接對象。

這一個中景：（人物走向鏡頭）汪精衛先生有優雅的步伐，和優雅的、微向右傾的肩膀。會秘書

挾着汪先生的黃色公文皮包，和類似救命圈的橡皮物件，尾隨着。

汽艇繞過兵艦的後身，向岸邊駛去。

汽艇客艙里的汪精衛先生，探首窗外，向水級艦艦長暨其船員揮巾示謝。

我想，這是材料呵，就迅將光圈數目改大，尺度表縮小，按動發條，收羅這婉轉的情調。

聽見攝影機里發條旋迴的響聲，那有身份的、曾經在國民黨南京的五全大會的攝影節目上被刺三槍的旅客，突像受驚的獵物一般，中斷了他原來的動作，轉首向我。

我遇到這意外，手指凍結了，無意的，停止了攝影機里發條的行走。

但是，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先生，却馬上信任的對我拿出他的和藹，親切的笑着；且從軟椅上站立起來，對我微微的頷首。……美好的偉人半身像喇，我高興起來，甦活了手中的機器……使汪先生的表情，在矮克發牌的膠捲上永存。

這我才知道，汪先生是一名老練的演員，爲了來日在銀幕上的他能夠給予無數的觀客以良好的印象，聰明的政治家，是不惜在一隻陌生的開麥拉之前拿出他的和藹的。

隨着我手中機器的沉默，汪精衛先生收斂了他的笑容，坐回原位，不理我了。

岸上軍樂隊的演奏，從水波上踏步舞進窗來，汽艇離岸不遠了。汪先生投眼瞰視見碼頭上參加歡



迎儀式的人羣，輕輕的，自謙的講：

「林主席也到江邊來了，真是不敢當。天氣這樣熱，麻煩他們了。」

汪先生的說話像他的儀態，若說那些是全盤的做作，這形容是過份的誇大；但認為那些全是真情的流露，也就不大正確。這正如猜測他的年紀，說他業已老邁，這是不行的。但我們知道，那年青的時節也確乎離他甚遠了。不怕他的髮絲尚是相當的豐茂，看來也知其時時受到有規矩的梳理。也不怕他的唇上沒有積鬚，而鬢角仍保留着丈夫的溫柔。

可是，爲了時勢所趨，我們仍然可以稱他是一個有風度的人。

軍樂更喧燥的擠進窗來，夾着人聲的沸騰。——汽艇是攔岸了。

我和我的任務一并跳回躉船，在開麥拉的取景框中，我看見了，也拍攝到這樣幾個場面：

(甲)汪氏精衛與林主席及其他中樞重要負責人握手。(汪氏合度的笑容，片斷簡短的寒暄，外交

官的鞠躬姿式……)

(乙)汪氏與歡迎他的人等一陣步上台階。(一面寒暄，一面行走，客氣的外表，謙虛的外表……)

……)

(丙)汪氏上汽車。(上車時與人禮讓，上車後趕忙拉下窗幔。)

(子)滿街的國旗，滿街的羣兵。(汪先生所乘的汽車飛快的馳走……)

## 二、汪先生在迎汪大會上

——果真，在他的臉上不祇是沉靜。那是在記憶，策劃；或仍稱之爲思索——不可節制也不可告人的思索。

重慶市全市市民迎汪大會在夫子池舉行。

人的河流從都郵街，小樑子，荍坪街三條支脈流來，合注於夫子池的會場里。

會場是羣衆的湖沼。紅綠的大小旗像草叢、蘆葉，滿生在湖沼之中。

軍樂隊起始演奏歡迎曲。

——汪精衛先生到會了。

優雅的步伐，優雅的、微向右傾的肩膀。

多種多樣的開麥拉的眼睛向他集中。

羣衆的眼睛跟隨着他。

他演講。聲音通過了無線電機磁石的線路，由擴音器里傳達出來，如被敲擊的銅質物件，發着互

響。

這巨響播展，拌聲聽覺，波行會場。湖沼中激起感應的漣漪。

鼓掌，暴雨也似的。羣衆擁護真理。

汪精衛先生講的是：抗戰——建國——實行三民主義——爭取最後的勝利。

電影開麥拉紀錄他演講的姿式：最先，兩手操在後面，右脚伸向前。講到高潮的時候，右脚換回來休息，左脚再伸向前；兩手呢，便分開來運用，握成拳頭，曲臂作宣誓狀，或者指着遼遠的上方，以示來日的光明。此外，大概就是緊緊的握住心胸，然後乘機用力的向外或平行線推出，藉之說明他的言語，實是萌芽於靈魂的深處……。

汪先生講完了，用不失身份的半鞠躬回答與會的人們的熱情，歸復原座。

有人給他送上一杯白開水。他端起茶杯，並不即刻去飲它。

他猶豫着，頭部循着謹慎的半圓週移動；他不大顯明地瞥視屋邊的賓客，想對他們言說一些什麼。

但是他沒有對別人言說什麼。（連不打緊的耳語他也節省着）他飲了一口水，就像連話語也咽下了一般。

眉頭的變端叫思索的魔鎖扣緊了；他在思索。

「你看汪精衛，他在想什麼，」我的工作同伴用肘撞着我。

我便把眼光拋擲到汪先生臉上，等待他那入定的眼神對會場注意力的恢復，達一分鐘之久……

「他的工作比我們的要麻煩得多，」我對我的同伴解釋：「他是有權利利用這些時間的。一個辦公事的人，在熱鬧的地方也需要沉靜。」

「不，你說的是普通的靜沉。我覺得汪精衛現在不祇是這樣：你看他的面顏。」  
我就再看着他的面顏。

果真，在他的臉上不祇是沉靜。那是在記憶，策劃；或仍稱之爲思索——不可節制也不可告人的思索。

「我希望他的思索是爲了我們全體的利益，……」我的同伴感喟的自語着。

我不能深讀他的感喟的意義。這位自語者另外的句子，又被會場上羣衆的口號聲所遮埋了。

（口號：「堅持抗戰到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三、當汪先生在警犬的面前

——這是小說家用「心神不寧」這類詞彙去表現人物情緒的時候了。他的肖像是這樣的不寧！

中央警官學校第×屆學生畢業典禮。

那天，是重慶市常有的陰雨天之一。

汪精衛先生到會了，

——軍樂隊起始演奏歡迎曲。

閱兵式。

優雅的，微微右傾的肩膀，優雅的步伐——汪先生優雅的向每一面對他致敬的隊旗回禮。他那雙  
潔淨皮鞋的腳，在濡濕的土地上走過。

在我們的開麥拉之前走過。

警犬表演開始。

經過訓練的警犬，能在一樣的紙片中嗅出氣味特別的一張，能在荒地裏尋回任何物事；例如手帕。  
於是警犬的訓練人有意的向汪先生討借一張手帕和一張卡片，以作表演之用。

汪先生答應了這個簡單的要求，他在上身外面的各個口袋中搜索卡片和手帕，他找出了一個  
Note 簿，一個黑色的電報號碼冊，一個褐色的小皮夾；他也在那些物件中掏出了一兩張卡片。但，

當別人伸手去迎接他們的時候，汪先生又將卡片收轉去。他幾次精密的檢查那些小紙上的所有。覺得不適於示人，便又藏起來了。

如此數次的重覆。

終於汪先生在上身裏面的口袋中找出了一張無用的卡片，在下身的口袋中拿到了手帕。

警犬表演進行的時候，我們想選擇良機，拍下汪精先生欣賞遊戲節目時的表情。

但是汪先生沒有表情。

但是汪先生也有表情。不過不是愉快的表情罷了。他笑着。那種笑，是屬於在世故的海洋中的游泳健將的技術的笑：不一定爲了愉快而發，就是爲了憂慮和悲思也能自然的運動肌肉，使臉部扮成與四週歡快的空氣相調協的表情的。

游泳者也有疲倦的時候。汪先生疲倦了，他的笑是成熟的，過分的成熟却露出了艱重的困憊。

這是小說家用「心神不甯」這類詞彙去表現人物情緒的時候了。

他的肖像是不樣的！

「你看汪精衛底手，」我的這位工作同伴，又用肘撞着我。

年齡是殘酷的。汪先生的手和我們自己底有很大差異。他的蒼白，枯瘦，紫色的脈管已在手背上

，像地圖上的三大河流：珠江，揚子，黃河。

我想到戰局，武漢危急，敵人急謀華南。

「那是一雙簽字的手！」我的同伴鄙視的說。

我是一個正義感的人。我記得起汪精衛先生的手，曾經向攝政王的馬車拋出過炸彈。

「我覺得你應該忍耐一點，尊重牠們。」我向同伴辯論：「汪先生的愆容，未嘗不是關係着我們多數人的命運。」

「正因為如此；他的愆容是關係着我們多數人的命運。」我的同伴倔強的措辭——「所以我不大尊重他那雙不堅定的手。不大歡喜看他那副愆容。」

我的同伴在下面從塘沽協定和瀋陽協定談到民族統一戰線。

「好了，我的政治教員，」我向我面前的說教人抱怨的喊道：「我和你一樣，是青年。——我們不能任性的菲薄大眾的首長……時間和專業會證明從政者的光榮的本質的。」

對於我的抱怨，同伴以無名的聳肩回答。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華北籍的大學生。因了無線電理論方面的成就，別人將他介紹到這個電影製作場所來試驗新型的收音機的家營造。人說他在二一九運動的前後進過監獄，但是無從證實。他是一個太愛談自身的私專的傢伙……不過，要向他雷閉齶

籍到是很容易的事。最近，（說來可笑）我在他那裏借到兩本哲學方面的啓蒙書：一冊是「伊里奇的辯證法」，一冊是「唯物論世界觀」……但是這些事與我攝影人的敘述又有何干？主要的，我手中的關麥拉是保留影像；而研究收音機的人，他的目的是在於正確的傳達偉人在主席台上的言論。

所以，在這樣，我的舌頭可以休息了。後面我將轉誌汪精衛先生的幾段言論。

#### 四、建國政策與外交問題在汪先生口裏的解釋

——我很傷心，這些「祕密話」撕破了汪先生歷次送給我們的丸藥的糖衣，使我黏到他的苦澀。

「我很同情四川的老百姓；」在某個軍事學校的集會上，汪精衛的演說里涉及到民生問題：「同志們，你們看，（他舉手指點着窗外）四川的老百姓，在每一個山上都種滿了樹，但是（音調加重）他們的幸福在那裏？」

會場里起了一的波紋。三千名聽講的同學，像一面鏡子似的，整齊的嵌排在廳屋中，吸收汪先生的聲音與神采。

「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汪先生舉例演講下去：「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說是：「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裏頭，都煨着一隻鷄。」這句話，聽起來很不平常的，在政治學上，經濟學上，都不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們注意，這句話是講在十六世紀，他是說——（汪先生將亨利四世的名言又重覆了一遍，用輕緩，理智的聲調。隨後他轉換了節奏，以純感情的、欲泣的嗓子申訴着：）我們再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鷄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鷄？——一生都吃不着一餐，還要說在每一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地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子須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來，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讓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子停着……」

這是多麼激烈，動情的話。使大家都被它蠱惑了。同情的潮水放肆地打汪精衛先生的唇邊濺出，淹沒了全場。

我用肘撞觸着我的同伴。

他是這場中唯一冷靜的觀客，他臉上木然的神情引起了我的不滿。

汪先生接着談到建國的政策；他首先闡明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定義，其次便發揮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任何時間里實現的理由，他認為蘇聯現在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共產主義的碰壁……最後他着重

於大資本歸國家經營的制度來說明：

「那時候，鐵道在我們手裏，公路在我們手裏，航空事業在我們手裏，銀行和重工業在我們手裏，郵政也在我們手裏，我們還怕什麼？——那就是真正的太平日子，國家再不怕出亂子了！……」

是這樣嗎？獨裁國家的施政成績的影片在我腦里掠過，和汪先生自信的口吻擁抱著。

汪先生的僚貌在我面前模糊起來，英雄希特勒演講時的照片隱隱地從我眼中出現。

想到前數分鐘的興奮，有些內愧，我不敢窺視我的同伴。

汪先生的演講繼續著，他談到外交問題：

「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義的關係，對於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一個敵人已足夠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我們是一個很弱小的國家，一年以來的抗戰，證明了我們底力量是有限的。我們能够和日本對抗下去，算是不錯了；我們沒有參加什麼陣線的資格，也沒有參加什麼陣線的必要。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爲什麼不能和德義做朋友？我們爲什麼還要標榜反侵略，反法西斯的陣線？（他喝了一口水）各位同志，我們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祕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爲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

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並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他們的外交官，說是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答案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那裏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嗨，（汪先生虛嘆一口氣，慘笑着說）白銀還不是錢嗎？這些話對外人都是不能說的，有一部份人反對「尋求與國」的理論，盲目的喊什麼反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口號，他們都是不懂得這些情形。這些情形我自己人倒能夠談，對一般人民我怎麼能夠一個一個的去解釋……」

我很傷心，這些「祕密話」撕破了汪先生歷次送給我們的丸藥的糖衣，使我感到它的苦澀。

我不願留在那個會場里再聽下去了。我怕汪先生的本相的裸露，更破壞了我這個青年人對於他的尊敬。

將蔣影的機件交付給助手之後，我退席了。外面，細雨在秋空里紛紛霏着，我穿上了雨衣。

是的，我穿上了雨衣。另外有一件雨衣穿在我的心中，爲了維護我的思想原來的溫度，爲了汪先生的語言有着使人的思想潮濕的緣故。

## 五、「試片室」裏

——大家談到配音的問題，我頭一次感到困難。爲了現今的世界，尚缺乏專爲虛偽的大言壯語者而設的音樂。

「試片室」里，我們在重慶歷次拍回來的，關乎汪精衛先生的新聞影片在放映着。這是人拷貝，沒有經過修剪的。場中凡有關新聞影片製作的工作人員都在看着，以便決定剪接、配音、和說明等等工作。

小型的銀幕上，映着無聲的，間雜着無畫面的白片和名了了的鏡頭的電影。

接二連三的，汪精衛先生的身影出現了；活動着的。

在兵艦甲板上揮着帽子的汪先生。

從前給走下汽艇的汪先生。

從座位上立起，微笑，點頭。

熱情激昂的演講姿式！

閱兵——穿着套鞋的脚在溼溼的土地上走過。

欣賞粹犬的表演：不安的，失眠者的面貌。

宣講着民生問題，說着同情窮人的大話的時候的容態。牧師的容態，慷慨的紳士。

大家談到配音的問題，我頭一次感到困難，爲了，現今的世界上尚缺乏專爲虛偽的大言壯語者而設的音樂。

人們期的着這些新聞影片的標題。我沒有意見。我的意見是沉默。在沉默里，我認爲我以國民的地位，要想盡心的去讚頌一個柔弱不前的戰士，是多餘，也是痛苦的。

有人奇怪，爲什麼汪先生的半身像和特寫都不是十分可愛的樣子，我們回答不出。我們是攝影人，但非醫生。汪精衛先生到重慶以後，每次出現都面帶愁容，這已不是攝影人的技術所能顯及的問題。

於是，剪接室接到新聞影片編輯者這樣的通知：將那些看起來不舒服的鏡頭，一律剪去。

那麼，不安的，失眠的面貌，就被剪接室刪裁了。數十尺A拷貝拋進了廢片籃，夭折了它們的生

## 六、落着雨的會場上

——「他不像是坐在主席台上，萬千的羣衆之前。他像是坐在候診室裏，等待醫生的診治。」

隨後我又在落着雨的會場上看見了汪精衛先生，那是四川省學生集訓的開學典禮的日期。

當他到會的時候，照例的是軍樂隊演奏一次。當他走到主席台上的時候，照例的向其他的與會者點着應酬的頭。當有人給他送上一杯白開水的時候，照例的是先端起茶杯，不即刻去飲它。當他想對身邊的人們說一些什麼的時候，照例的是猶豫着。……隨之又陷在不可節制，不可告人的思索里。

主席台下面，萬千的羣衆都是年輕人。

「他不像是坐在主席台上，萬千的羣衆之前。他像是坐在候診室里，等待醫生的診治。」這是我同伴的意見；他的語氣依舊是無情的。

「是秋天了，」我說。

「兄弟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汪先生在這次演講里說：「兄弟自己的兒女的年紀，和各位現在的年齡差不多；各位現在所受的痛苦，兄弟就把它當作自己的兒女所受的痛苦。我知道，肉體上的痛苦，各位是能够忍受的。不能够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

雨不停地落着，露天的會場里，低凹的地方，水積成了潭。學生們年輕的身影，在水潭里反映着，那些年輕的身影，都戴着斗笠；雨珠旅行到斗笠的邊緣，便急速的降下去，將年輕的人們的軍衣潤

濕了。女學生們連斗笠也沒有，雨珠狂吻她們的黑髮，肉體叫制服緊緊的貼住，……：……一片雜踏的腳步踐亂了水潭的平靜，救護隊的人員抬着擔架，忙碌的來去。

九月的雨水是冰涼的，有人病倒了。

主席台上的汪先生，對台下被雨水沖洗着的人們續說道：

「各位的身體，都是像鉄一樣的一！鉄要變成鋼呢，就要經過一番鍛鍊。……：……」

我將開麥拉從台下的風景搖攝到台上的人物。台上，沒有淋着雨的汪先生講着負責替青年學生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台下，學生們鉄一樣的身體，全被雨水沖濕了。

「被祝諸位健康！」汪先生的演講如此收尾。

這個會後，我的同伴和我進行過一次整齊的談話。

「你在學校時受過集訓嗎？」我的同伴問。

「受過，在南京。」我說，「那時汪精衛也曾經對我們演講過。」

「是的。他就是這樣；他的政治生殖力是非常之強的，他說一種主張之後又說出一種主張。但是那些主張都是假借着熱情的外壳，向人們推銷怯懦的病菌。」

「他熱情？」我用懷疑望着同伴的眼睛。

「熱情？這一種高貴和純潔的品質不是屬於他的。他祇是多情。他是一個多情的賣糖人。這綽號可以在他的「演講事業」中證實；他針對着台下的聽衆，巧妙的說出可耳的話；譬如在老百姓面前說打勝仗，在年輕的軍人和學生面前說他同情工農階級，區分精神與肉體的痛苦……」

「不過，作一個政治家也不得不如此。」

「你這樣想着，就窺曲了一切的政治家了，」同伴的眼里有着責備我的意思：「使命，技巧，與立場是完全值得研究的三件事。汪精衛先生到各處宣講，他的希望是什麼？他沒有將光亮的前程給人，他終以成見看待現實。他不大胆的走在理論的前頭，却希望他的人民及時退却，逃避困難。那末在某軍校的演講你也在場，你總不會忘記他對於民生問題和外交問題的說明吧。節制資本的制度是對的，但絕不是他那樣的解釋法。他所說的「鐵道在我們手裏……」的我們，也並非代表多數人組成的政府。他所說的「各位同志，我們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這一套，在很多的地方他都是同樣的使用的，在南京，在武漢，……在很多的學校里，我都聽見他如此說過，而結果，他莫不是宣揚德義外交的重要性，破壞我們對民主國家的好感。他否定共產主義實現的可能性與時間性，不是因為他的學識淺陋，是因爲他別有真心。——不過，我倒願意欣賞他演講時的演技……也只能把他演講當作演技，那才是無害於己的。」



我重新用同感的情緒望着同伴的限隔。我覺到它們的力量。那是堂皇的力量。我得到的一些影響，我向他背首了。

## 七、廣州失守的後一日

——我承認他是一位上乘的演員。而在最上乘的演員的演技之前，自也不免有冷靜的，甚至厭煩舞台上的角色的觀眾。

廣州失守的後一日，我和我們的攝影機又遇到了汪先生。那是在巴縣中學的操場——教育部主辦的重慶市中小學校體育聯合表演會上。

主持這個會場上的節目的同志預先告訴我，當這次表演中的一項節目，「收復失地」，進行的時候，汪精衛先生將在那中間插入演說。

「收復失地」表演開始。

全重慶市中小學校的兒童和少年組成了這項表演，孩子們用隊形的長和的厚形象演出亂亂的地圖。用隊形的交錯和突出替代着「七七」和「八一三」的事變和民族獨立戰爭的開始。

發砲口號的交鳴，編織在這個遊戲中。

汪先生的演說也就穿插在這里：

「各位小朋友，青年同胞，各位師長，各位來賓：兄弟現在非常的感動。大家知道，在昨天，我們的廣州又被敵人奪走了。」——「我們要收復失地！」——我們從前就這樣喊，這樣叫，我們今天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我們的失地還不能即刻收復，我們還在吃敗仗！（他做了一個以往很少應用的手勢）「收復失地」，對的！但是我們依靠什麼？（他又做了一個以往不常擺佈的手勢）——我們要依靠我們的小朋友，依靠我們的青年同胞，依靠我們的後一代。」

孩子們被這位說着濃重的廣州音的國語，穿着整齊的中山裝的制服的大人言語所感服了。

我沒有孩子們那樣的天真；我可以宣佈，當此時我亦是汪先生的演技的正式的欣賞者了。我承認他是一位上乘的演員。而在最上乘的演員演技之前，自也不免有冷靜的，甚至厭煩舞台上的角色的觀者。

我就是上面所述的後一類的觀者。在我自己的角度上俯瞰那穿着中山裝的演員的言行。覺出他的服裝與性格的不調和。他為什麼要將責任完全委諸於小國民們呢？我詫異汪先生今天太過份的謙虛和禮讓，更詫異他為什麼在自己的才能上突然地退步。

補說一句，這次的表演也是在雨天舉行的。重慶很少晴日，自汪先生來渝之後。

## 八、尾語

我欲向諸位展覽的，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大抵是盡於此了。當諸位在本文裏會晤到汪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用他底調色板上的舊顏色，（失望的灰色，暗淡的，妥協的紫色）繪就一幅可恥的新圖樣的辰光了。汪先生帶着他額邊五全大會的槍彈的傷疤，和在他身上糾纏了數年的糖尿病與心臟病，以及絕不可能醫治的恐日症，脫卸正義的中山裝，揭除了偽善的臉譜，退出了舞台，在罪惡的，不義的，墮敗的人生觀上購買了落後的包廂。去賜倒已經歪斜的人是容易的！——伊索會如此說過，所以我不必用大家熟知的詞句，去抨擊那個與「漢奸」的同義意的名字：汪氏兆銘。

但我確是一個沉迷在寓言和童話的結構中的小人，請大家允許我假借這枝還算自由的筆，說一說我的幻臆……

到如今我很惦念汪兆銘氏，我不知道他離開重慶的時候，把他的套鞋攜走了沒有。地球上東方和西方都有着極惡劣的氣候在等待着牠；叛背光明的人物，最好先將雨具備置齊全，再作旅行。

另外我還懷疑，當他旅行到遼遠，不可知的碼頭的時候，會不會還有些電影新聞採擷者獵取他的肖像和動作？譬如，朝日新聞的映畫部記者，或是德國羅馬製片廠的攝影大隊，甚至義大利的國際新

聞電影社。那時，啟善曾仲鳴是不是仍舊請別的新聞記者們推定一個代表，先留下一個電話號碼來呢？若真如此，謝謝你，汪兆銘氏，我們中國的電影界可以因為你的出走，而省下一些底片了。

不過憑我電影從業員的資格，敢向你建議，請不要偏倚在開麥拉逼近顏面的時候纔拿出和藹。最好在什麼時候，都能排除愁苦，不現憂慮。我等深知，凡是面容的窳窳鏡頭，在「試片室」里審查之後，全要遭到刪裁，拋在廢片籃中去的。

可是，汪先生，我相信你無法採納我的意見；你雖心想愉樂，但總不能沖破憂慮的牢籠。因為，中國人民，現在正仍是繼續努力抗戰，建國，實行三民主義，爭取最後勝利大業。也因為，你所檢閱過的警官學校的畢業生，過去，現在及將來終是以肅清漢奸安全後方為本務。更因為，聆聽過你的演講的軍人，他們底槍，無時不是瞄準着阻礙民族和人類的進步野獸而放射的。

即算是你曾經在口頭上支付同情給貧窮的老百姓，他們在抵抗外來的壓迫的工作中，必然會幸懸起來；他們在一個正常的原則與目標下輸出血汗和勞動，其結果即不能使自身享受安樂，也能使後世後代的貧民，在每個星期日的晚上，烹調一筵雞。那麼，他們仍舊會在每一個山上種滿了樹，因為國家的經營大資本，也並不是少數人握掌政權，握掌銀行，握掌鐵道和交通的變態解釋。

汪先生，你這次越軌的旅行乃是你平日言論最適宜的加註與總結；你要保重身體呵！像你那樣的

感底的人，是受不了肉體上的痛苦，也耐不住精神上的痛苦的。而今天和明天將會有一切的痛苦向你撲來——你從前所關心的，像你的兒女的年紀一樣大小的青年，和無數的後一代，他們真會像鋼鐵一樣的鍛鍊出來，跟着「收復失地」的旗幟，向勝利走去：向你這失敗主義者，自私的，不依靠自己的成年人，失却了理智的平衡與祖國之愛的罪犯，追擊着。

直到全世界的氣候完全明朗起來的時候。

## 火焰下的一天

荆有麟

工作衣一上身，好像帶着枷鎖；無可奈何的走進廠房。手是動作了，但頭腦却老是飛在幾千里外的遼遠的故鄉。

這原故，也會試過不祇一次。總想提起精神來，努力於手中的工作。但瞠望一下同伴們的臉，知道這種企圖是無效。因為有些同伴們，不祇是無精神，連眉頭都擡起。自己手中的工具，不知不覺間就鬆懈下來。

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一年，兩年。將近十年的時光。我們就看守着鍋爐，翻動着鍋鏟，鍋鏟成了我們的監獄。牠要吞食我們的生命，我們於是全情很鍋鏟，有時上邊來了命令，說要我們加工，而加工的額外工資，又比平常多。按理：該加緊工作了吧？不。還是一樣。因為在我們所得的些微報酬中，抵償不了家信所帶給我們的損失。有的家被戰爭毀滅了。有的就喪失了父、母、兄、弟、妻、子。這時候雖可能得到一點工資，但這只能引起憎惡自己的心情。有些被毀了家庭，或失了親戚朋

友的人，就會自己咒罵起自己來，工作的效率，當然不會增高。——雖然工作時間，也許由十二小時延長到十四小時，十六小時以上。

偽，現在是不同了。

由五點鐘起床，我們就鑽進廠房。熊熊的火光，將二十丈寬的屋子，全照亮了。一切材料，堆積得像邱陵般站在我們兩旁。四個鍋爐，全發着巨大的吼聲。裝撼着我們的心靈。我們急忙帶上顏色鏡。——有的更用棉花塞住了耳孔。就開手工作。機紐一拉，推動板上的鋼條，就全傾進鍋爐裏。火焰立刻降低了。鍋爐好像也受不起巨大的壓力。通紅的顏面，一下變成青紫了。這時節，愛講話的人，總要拉開話匣子，說幾句俏皮話。但因聽的可能性太少。擠眉歪嘴，倒成了必要的動作。映在金黃色的火光下這些嘴臉，與城隍廟兩廊的判官，差不了許多。銅塊舒展了，火焰紐成火柱。發出金藍色的光輝，再向上騰躍。鍋爐施展着威力讓黑鋼一點一塊的熔化，磁的銷子，立刻插進去翻攪，幫鍋爐勇猛地吞食。直到鍋爐發出最後的威力，將黑的鋼完全消化了。磁的杓，又進去打撈過渣滓。這鍋爐，算是純淨了。另外一種金屬物，由推動板又滑進鍋爐。紅的鋼被擠向四圍。先是急速地，漸向近移，再向近移，終於紅的鋼，又包圍了泛着白色的金屬物。紅的鋼，領域愈擴張，白色的金屬形體，就愈縮小。其顏色，也由白，而淡黃，而米黃，而金黃。最後是同鋼合體了。滿鍋爐全是紅汁。磁的銷

手再插進鍋爐，再從事翻攪。直到鍋鍋裏分不出深紅與淺紅，也看不出任何雜色的樣子。這鍋鋼便算成熟了。拉動鑄鍊，整個鋼汁全傾進沙槽裏。涼熱相激，有時還發出淒厲的哀鳴。但看守沙槽的同伴們，不管這一套，推動車輪，立刻把牠——鋼——推離廢房。別的部門的工作者，馬上就實行屏爐了。

巨大的火焰，再從新升起。吼聲更比前響亮了。鋼條爬上推動板，仍被投進鍋爐裏。火焰再俯首，鍋爐再掙扎，黑酸鋼，抵抗着，消失着。由黑而紫。而白，而黃。終於同化在鍋爐的紅色中。鉗子在擺動。鉗子在挑檢。等到鉗子鉗子同離開了鍋爐，推動板就送來了另外的物質。不容拒絕，鋼汁就受了壓力。於是掙扎奮鬥，直到親熱地，混合為一家，這才戀戀不捨地滑進了沙槽。

兩鍋鋼出了爐，是吃早飯的時候了。那屋子的光亮一消失，跟着吼聲也閉了喉嚨。我們卸了顏色鏡。有更的從耳朵上拔出棉花塞。嘖嘖哼着小調，就走進飯堂，飯堂裏，熱氣得像還未開戲的戲場。

笑話聲，老來自四面八方。

第二次工作的開始是上午十點整。這一次更加奮勇。因為不特吃飽了肚子，報紙更告訴了我們，前線將士，因為缺少鋼力，是怎樣吃着敵人機械化部隊的虧。我們為求我們安心起見，我們只有努力加緊我們的工作。在將進廢房門時，我們都打了招呼。在三點鐘吃飯時，至少必須出三鍋鋼。因為我們前線需要的是鋼呀。



火力加強了，鍋爐馬上就泛出紅光。全體人一齊動手，推勁反很快地就接近了鍋爐。我剛拿起一隻鉗子，另一個同伴，他拿起一隻鉗子。兩隻鉗子的翻攪，使鋼條更容易解體。鍋面已看見流汗了。我們更加快地翻攪，可惜，鍋爐的年齡抵不住更大的火力，使我們不敢在火上用工夫。我們只能勤快自己的兩手。杓子也進了鍋爐了。鋼條還未完全溶化時，下面的渣滓，已被提了出來。隨溶化，隨攪提，鋼汁顏色已一律。推動板立刻又滑進旁的東西來。我們顧不得再看牠的淨扎，我們也沒心情再等牠的膏門。我們只翻攪，只檢提。鋼汁一化了另一種金屬物，不，也許是另一種金屬物化了鋼汁，我們再拉鋼鍊，沙槽馬上吞沒了牠的仔處。

再加緊，再努力。其實我們是需要更大的努力，只機關鎗廠，就僅過三次鋼了。但因鋼的來源受了運輸的限制。使我們很對不起機關鎗廠的同伴們。在鋼還將就能夠煉的目的，我們祇能用最大努力來煉了。我們雖是血的放債者。但實際，我們是血的培養者。惟有我們努力，才會減少流血的機會。

沒到休息鐘響起，三鍋的純鋼，如願出槽了。我們停止了火力正在慶祝我們的成功。檢查主任跑來了。他接到我們出產超過數目的報告，深恐我們對於出品有疏忽。那對於製造品，是要大減力量的。我們述說我們工作加快的原因和經過。並告訴他：在每一鍋爐煉成時，我們都經過試驗，火力恰好好處。而且所配的金屬化合物，又是按照一定的分量的。他才跑去了。——事後，我們才曉得他跑到

解體處，還試驗過鋼的強力，究竟與以前出爐的，同？不同？

但我們，總算達到一個心願了。而且私下決定，不管管理主任答應不答應，我們都要按着這個成績去努力，至少，要達到今天所造成的新紀錄。

中飯時，我們聽到了各組主任的鼓勵。但同時，我們又看見另些廠房裏的同伴的難堪的臉色。管理主任本要我們排一位出來講一講我們自動加緊工作的經過。可是，我們不敢再講什麼了。怕的是與其他同伴們中間劃出鴻溝。但也有同伴向我們誇道的。我們很勉強地應付過。

走出飯堂，我們跑到廠房後山坡上散步。我們很看了幾張難看的嘴臉。有些咕咕咕咕，還在背着我們說什麼。我們不願意理睬，也無法去理睬。但這很傷了我們幾十個人的心，我們邊走邊商議，想向大家解釋解釋。可是還沒有走下山坡，就遇到這樣的場合。

來的人，共總是十幾個。而且都是在一塊工作幾年以上的熟人。可是一見我們就發出這樣的嘲笑

「好哇！這一下，馬屁拍上了。還怕下月不加錢麼？」

這是侮辱啊！我們全體冒了火。但打架在廠裏是絕對禁止的。我們中有的已開始了回罵。對方已急急走過去了。只聽見這樣的答覆……

「不要罵，看着吧！風頭人人會出的。」

我們隨着鐘聲，再走進了廠屋。這是一天的最末一次工作了。但我們全陷入困惑。努力着不是，不努力着也不是。雖然大家說着：仍照常努力。但心情，是完全異樣了。說俏皮話固然聽不見，就是擰眉歪嘴的，也完全停止了動作。

工作，仍然照常進行着。

火焰冒出萬丈的光華。由巨大的火身，分成十幾個火柱。每一個火柱尖頭，再長出三五個七八個不等的火芽，有的是艷綠色，有的是青藍色，有的，像白的匹練，有的，灣成金勾，下邊連接着紅的火柱。一直在跳躍，在飛舞。忽而放出笑聲，好像嘲笑我們這批傻子似的。忽而又發出悲鳴：又像悲悼我們的前程。最後，更加奇怪了。有的變為淫艷的少婦，向我們張着紅的嘴唇。有的變成城隍廟的判官，向我們張牙舞爪。我定定心神，依然站在鍋爐前面。我再注視鍋爐，連鍋爐也成了怪物。正張着血盆似的大口，要把我吞下去的樣子。我意識地，向後退了兩步。但火簇立刻跟着我狂奔。我想叫喊。但看不見一個同伴。我想閉眼，火已燒着我的眉梢。我用鉗子向追迫着我的火簇擲去，鉗子又被火身吞沒了蹤跡。我再拾不動脚步，我只能大喊：——

「救人啊！」

一個人把我推出了廠房。外邊天色將要黑下來了！

涼風撫過我的臉面。清新空氣，又洗刷了我的頭腦。我曉得我中了「眼魔」。這梅剛才工作時，連顏色鏡都沒及帶。我又隨同伴走進了廠房。第一鍋已經下槽了。

帶着顏色鏡，我再開始我的工作。火熱不特在我面前改變了姿態，也換了服裝。嬌豔的而可愛的火，又彎曲着向上爬昇。我再也不覺害怕，只感到親密的老朋友似的。我拿鉗子在火上繞了一個圈子，表示我從新與牠握手。——雖然牠剛才曾經嚇過我。

但吼聲，震動了我的耳膜。轟隆轟隆，轟隆轟隆，像爆發的火山。巨大的聲音一直在空中盪漾着。震擊着我的頭腦，震擊着我的心身。最後包圍了我的四肢，使我正在翻攪的手臂，都無力抽回鉗子。我知道：這是我沒有棉花塞耳孔的原故。但一向不怕吼聲的我，從來沒有預備這東西在身邊，臨時，當然沒得應用了。忽無想起在我旁邊的同伴，向來有預備。不開口，手向他襖裏一伸，雖嚇了他一跳，我的耳孔，却被塞住了。手裏的鉗子，再繼續翻攪，鉗子已經拿離鍋了，我選翻攪什麼？第二鍋鋼汁，又倒進了沙槽。中間雖還映出紅色。冷氣却代牠——鋼汁——加上了一層黑裝。慢慢地，也透進了身心。沙槽被推出去了。另一個沙槽馬上填補了位置。等待着新的俘虜。

在向推動板上鋼條的期間，我一掃同伴們的面孔。上半天的喜悅的神情，大都消失了。說他們是

害的時間病，疲倦完全上了身麼？不是的，剛剛相反。他們有一顆正在躍動着的心。想拿這顆心，貫注到鋼鐵裏面去，分送到戰壕裏每一個戰士的跟前。慰勞戰士，鼓勵戰士，使戰士不致感到寂寞。也不會缺乏精力。可是，這顆心受傷了。遭遇無謂的打擊。所以雖然躍動，心上却染上一層暗影。這暗影，現在就刺擊着他們，啃咬着他們，人人臉上都收斂了光輝。

爲了聲音的阻滯，話是不能講。其實何必講話呢？一次本只出兩鍋爐的鋼，現在三鍋爐已在翻攪中了。經過翻攪，就是檢提，就加金屬混合物。加上金屬混合物，再是翻攪，再是檢提。留下的，就是出鍋，下槽的鋼汁了。而時間還有整整兩個半鐘頭。不是至少還可以再出一鍋嗎？以工作答覆一切嫉妬者。我看出個個同伴臉上都有這表示。可是，工作真能解釋嫉妬麼？真能消滅誹謗麼？那麼；我們在理解了工作的意義，而努力於工作開始時，又爲什麼要先受嫉妬呢？我的鉗子，又在手中抖戰了，險乎掉了下來。

我一面揩着額上流下來的汗。一面努力把握住我的工具——鉗子。再用力翻攪，連鉗子，也好像搗亂似的，特別增加了體力。我曉得，這是我的心理作用。惟有咬牙，才能克服一切困難。我頭有點發漲。我知道：用力時，不能再同時用腦，我擱開一切暗影，我專致力於我的工作。不十分鐘，我的手就應屆自如了。鉗子也變得舒舒服貼，聽我支配了。

傾倒了第三鍋。火簾遮蓋的時間特別長。我們雖加緊工作。但要使工作不發生障礙，才能達到加緊的目的。我們愛我們的國家，但我們更愛我們的鍋爐。鍋爐可以抵抗侵略，鍋爐更可以建設國家。可惜我們的鍋爐太老了。不能負額外時間的任務。我們只能讓牠多休息一會兒。

其實，休息的並不是鍋爐。鍋爐自舶來中國以後，走了三個都會。在每一個都會裏，牠都日夜不停地工作着。優工作的結果：却使鍋爐悲傷了。一批老年，一批壯年，一批青年，都是些誠實的，貧窮的，忠勇的平民，然而，都死在鍋爐的子孫手中，推究作俑，鍋爐自然要負相當責任的。可是鍋爐有什麼辦法呢？牠是只能工作，除了工作，再不知其他的無靈性的死物。鍋爐要有知，牠早已鼓動大販或者克虜伯的弟兄罷工了。我們也不至夜以繼日的趕着造什麼撈什子的鎗砲。

但鍋爐，畢竟是鍋爐。在隨着我們逃難到後方以後，牠還是不停地工作。雖然已達到相當的高齡，却從來不曾請過病假。而且像八十歲的黃忠一樣，越老越不服老了。我們很就心牠停工。牠竟能支持着，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們更加愛護牠了。牠是堵了一切肥胖的偉人，同紅脣唇的女人，都有益，都有用，不是嗎？牠是支持抗戰的中堅。而肥胖偉人，同紅脣唇女人，則只能逃難，只能享樂並且還發國難財。

停息了一個小小時間。手錶上只有十分又十五秒。火簾又衝天了。轟隆轟隆的吼聲，當然也隨着

響起。這一次，鍋爐自己還在黑暗中，鋼條就迫近牠的腦腹了。四週全是光明，惟有中心，陷在黑的深淵中。

黑暗吞沒了鍋爐。鍋爐更庇護着黑暗。要不是四週的熊膽的火光，我們全會埋沒於黑暗中。我們焦急着，好像黑暗要繼續十年，甚至二十年。那我們永遠沉入溝渠中，不能再看見天日了。我們不甘心於黑暗，自然也是不甘心長期的埋沒。意外地，我們指揮火夫，加強火力。鍋爐果然出現了。紫紅色的光，已與週圍的火柱相輝映。灑在頂下的鋼條，已開始了熔化。連頂上面的鋼條，也不能不隨着縮縮。因為牠的基礎，已被熔化了。

這情景，又引出我們的熱情。是的，我們要工作，要努力工作。等到工作達到實際效用時，嫉妬者就會變更態度的。等到工作征服了大眾，嘲笑者也會低頭的。眼前的阻礙、的困難、原是增加勇氣，達到速成的必然階段。我們有什麼必要，只顧忌一些人的嫉妬同嘲笑呢？

大的光亮，馬上顯現在我們的眼前。鍋爐裏外，全是紅通通的光。我趕快放進我的磁鉗子，翻攪再翻攪。雖然我與我的同伴，都是通身大汗了。但力氣仍然躍動在我的手腕。翻攪，再翻攪。直到鋼汁軟柔的像剛出鍋的豆腐。不，豆腐是能阻礙翻攪的，因豆腐本身已成了阻礙。恰像最多將要凍結的麻油，軟溜溜而却富於黏貼性。全體通紅了。我才抽出我的鉗子，讓拿杓子的同伴，再檢提渣滓。

推動板，很合適地，在這時送進了金鹵混合物。火口立刻把牠吞吃了。

我們又放進銷子同杓子，又讓紅的銅汁，再傾進沙槽。不先不後，下工鐘聲響了。留下的，是夜班同伴的工作了。

檢查主任，管理主任，由總工頭率領着，又向我們來獎勵了。並為我們在飯堂中預備了慰勞酒。連廠長也來訓話了。

由於廠長的訓話，使我們曉得：在這一天下午，銅鑄室，迫擊砲室，都增加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工作。廠長還說：已向上峯請示去了。只要大家都努力。大的榮譽同獎賞，馬上就會由上峯送到的。因為我們已增加了抗戰的實際力量。

這一次，我們沒有芥蒂了。因為有酒喝的同伴，已不僅是我們一部份了。先前在山坡嘲笑我們的。那一羣同伴，也把紅光塗上了臉面。工作前途，定會異常展開。

上次在飯堂嫉妬我們的，弄嘴臉給我們看的。現在都低了頭，默默地吃飯了。他們明天，也會表現出他們工作上的驚人成績吧？——我想。



# 生產插曲

夏蕾

## 一、耕

——對於土地的情愛，沒有人能比赤着腳走過它之上的耕耘者更親切更熱烈的了！這是我自己說過的話。然而爲什麼，一個生長在都市中的人，如今，爲什麼……

「再給我一根線。」

我並不爲我的夥伴的突兀的請求而打斷我的冥想，我遞給她一根線，同時，我又遞給她我的思索的線：

我說，「如果現在是……不，假如我們是活在二百年之後，或者再說遠些，是三百年之後，當你第一次選擇你獻身的工作時，你將選擇什麼？」

「那不外是自然科學吧，我想。」

「爲什麼？」

「就因爲你說是三百年之後。」她笑起來，爲了笑，她把線頭對着針孔，好幾次都沒有穿上。

「你哩，假如是活在……」

我不等她問完，就說：「我單純地想做一個農民，也許不叫做農民；總之，是一個生活在田野上的莊稼人，就和三百年前的我的祖先一樣。」

「爲什麼？」

「不知道爲什麼。也許是因爲我很不喜歡拿針。」

她又笑起來。而我，雖然並不是爲了表示不喜歡拿針，却也真的停下了針。

靜靜的日午，溫和的陽光滿射在宿舍外的走廊上，射在坐在廊下縫紉的我們的身上。是四月了，北方的春寒已消逝了一半，加上庭院中樹枝上矍眼的新芽，加上屋脊上野鴿的呼喚，使我忘記是處身在北國，那一幅稔熟的江南的景色就在眼前出現：初夏，澄碧的天和澄碧的水，之外是一望無際的麥田。肥苗的麥葉和水相同的波動着。暖風踏過水的波，踏過麥的波，也踏過在麥田中起伏的斗笠的波。種麥的人把大半個身子隱伏在麥稈裏，靜靜地在做些什麼。沒有歇聲，但又好像有一種歌聲在空中飄動着，從一個看不見的龐大的生命中唱出，訴說着一個動人的故事，一個人類與自然的戀情的故事。

……這時候，我和遊伴都停止了話語，一個默默地向水面投了一塊石子，一個在深深地呼吸，一個（她坐在地上）却用兩手抓起泥土去掩埋自己的腳，爲什麼，誰知道是爲了什麼！

「爲什麼……」

「什麼爲什麼？」

「我是說，爲什麼我老是想起南方的土地？」

「那大概因爲是已經失去的土地。」

一個可怕的啓示，像誰把自己不願看見的東西顯示在眼前，我閉起眼臉，楞了一下，就連忙拿起針線來。

沉默從我感染到她，可是冥想的線又穿起了我無聲的獨白：

——是的，那是已經失去了的土地，是失去了的土地！

——我是失去了土地的人們中的一個。

——他們現在怎樣生活呢，在不是自己的土地上。

——飢餓和死亡！

——比死亡更可怕的屈辱的活！

——比活著更光榮的悲壯的死！

——和挽救死的艱苦的鬥爭，艱苦的工作！

突然，我眼前現出一個銀幕上的畫面：戰爭，赤裸的田野，一個負傷的戰士（他以前是一個農民）躺在地上，用那多齒的染血的手在土地上劃動着，摸索着，像艸寫着着「篇宣言」。

——土地啊，曾經以汗灌溉過的，現在以血來洗濯！

——土地啊，你所呈獻出來的糧食，終竟要回歸到將血汗滋潤過你的生產者的手裏。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打斷了我的冥想，我抬起頭，幾個荷鋤的身影在眼前掠過，鋤頭在陽光裏閃

光。

——生產者的偉大是因為生產物中有他自己的血液。

——而一切盜竊別人血汗的人，讓你們自己的血在土地上作最後的肥料。

這樣，我攤開了膝頭上的布，如同展開一遍豐腴的平原，布上的格子花紋劃出了縱橫的阡陌。我，顯着拿針線的手，像驅策一頭拖着犁的牛，小心的耕耘着，低聲地呵叱着，在這一塊嶄新的土地上。

「再給我一根線。」

## 二、圍刺

有誰不神往於這樣一個甜美的境界：窈野，深邃的森林，枝柯與枝柯交錯着，根鬚與根鬚交錯着。坐在樹下，從濃密的枝葉的隙縫裏看青天，看天上的流雲，看陽光從那些隙縫中漏下，風把它顛動着，細碎地落到地上……如果是莫樹，春天會在上面綴上繁花，秋天又捧出豐美的果實。——在偶而的時候，頑皮的山雀會把一個爛熟的啄落在你的頭上。——雖然也有寂寥的冬日，但四季都有豐富的木材……

如果說：烟突是城市的靈魂，那麼鄉野的靈魂應該是樹木。

不知是不是例外，在這兒的鄉野就徬徬缺少樹木。如果有，那僅僅是一些病傷地盤踞在地面上的荆棘。

是的，荆棘在這兒叢生着，遍山遍野都是，無論是赤裸的寒冬或荷葉的夏秋，都挺着它那密佈在枝幹上的，倔強而又銳利的針刺。像包圍了一千個詭計的陰謀家，出人不意的給你一個損害；當你走近它的時候，又會突然的拉住你的衣服，像一個兇暴的劫路漢。

一個朋友告訴我：在過去，陝北的盜匪是和地上的荆棘一同出名的。

「唉唉，那是民國十六年還是十八年……反正都一樣，一年中搶了我三次，我的皮貨和騾車，都搶光了，都搶光了……」我記起那個從前是皮貨店老闆現在是伙伕同志的話。

而現在，剛剛來到這兒的人會驚奇於路上找不出一個乞丐。至於盜匪，誰相信這兒有過盜匪！祇有繁茂的荆棘單獨的遺留着，在山麓和路旁，倔強地挺着針刺。

我們不需要它，我們需要的是林木。

因此，今年的生產隊添加了植樹這一工作。

同時，我們砍下了多量荆棘，將它圍繞在新植的樹根上，爲了防禦那些牛羊騾豕對它的損害。新植的樹已經抽芽了。而荆棘，將針刺拱衛着它，成爲了新生者的武裝。

一切無用的都變成了有用的，一切有害的都變成了有利的！

若干年後，有人徜徉在綠蔭蔽天的林木中，如果同他談起了荆棘，他也許會問：「荆棘？這兒也會有過荆棘：就好像不知道這兒也會有過盜匪一樣。

有誰不神往於這樣美麗的境界：光明的工作，幸福的生涯。就如同神往於深邃的森林，繁茂的花菓……

植樹正說明了這兒一切的開始。

而現在，我們正加強着圍刺的工作。

### 三、活的轆轤

我們開闢了一大遍平坦的菜地，種子已播下了，可是天氣不和我們的勞動攜手，它老是不下雨。

於是菜地在陽光下喘息着，俾病於愛情的孤獨者，它苦惱於從身旁流過的那條小河，那條好容易從遠方伸到身邊，又蜿蜒地繞過去了的小河。焦灼使它黯黃的臉色更乾枯了，何況又無日夜的傾聽着它那發黠的情人的歌唱。

我們必須打救它，打救的方法是灌溉。

這是一個和暖的下午，澆菜地的隊伍出發了。一共是三十三個人。到達了菜地後，工作程序就頗發了下來：兩個人留在菜地的邊沿處；二十二個依照澆通達河邊的路徑排成了兩行，鋸齒形的相距二三步的對立着；另外七個人組成一個平行的單行，每個人相距有五六步遠；餘下的兩個便脫下了鞋襪，立在河水裏；這樣，我們的組織就完成了。

之後，我們把隨身攜帶的工具分配起來，那是我們平日的食具和盥器之類的東西（洗臉盆，洋碱

桶及罐子等等），當這些器具在每個人的手中傳遞起來的時候，河水便開始了它新奇而迅速的旅行了。這就是說，我們有兩個伸入水中的唧筒，將吸入的河水通過二十二節聯水管，又從兩個伸入菜地的噴水器中噴了出來；另外是七個活動的滑輪，管制着淺溝上的循環作用——它們將空着的盛水器傳遞到吸水的部門。就這樣，河水通過了這架由人體組成的活的軛轡，就無可逃避地投入到那久已渴慕着它的土地底懷抱中了。

午後的豔陽用溫熱的渦手撫換着一切，風從隔河的山巒裏吹來，河面上就浮動着多彩的圖案，時而是紺青的塊狀，時而是淺綠的條紋，時而又閃亮的金色的蛇羣，對着這景色，一個長嘴的水鳥在沙坡上側目而視。

隨着流水的歌聲，有誰低低的唱起了歌；漸漸地有人應和着，擴大了音波，和着工作的節奏，音波輕快而自然。這是勞動的錘子在心壁上敲出的音波。是原始的人類進化中奏出的交響樂。

歌聲在不停的迴旋着。活的軛轡也在不停的迴旋着。

那許多手，那些曾經調弄過脂肪的手，現在却調弄着生活的向上的顏色；那許多身體，那些披覆過綾羅的身體，現在却披覆着勞動的力的光輝；那許多腳，那些曾經在柏油路上散步的腳，現在却踏着健壯的步子向光明而飛躍。



手在不停的活動着，身子在不停的旋轉着，腿在不停的移動着——有些人簡直是用了跳舞的步伐，沒有疲乏，有的是因為勞動而起的催眠似的快樂。

工作從開始時的零亂迂緩而進入到迅速的有規律的境界中去了。

於是，從我們菜地的滋潤的臉色上，浮起了一個只有知道了自己是幸福的那種迷濛的濡澤的笑。

你荒蕪的土地呀，憑我們改變了自己的力量，終有一天，你會像一個不能隱祕自己愛情的人一樣，大量的呈獻出你應該給我們的禮物。

你受藝的祖國的大地啊，請假以時日吧，憑我們不倦的力量，也將呈獻給你以幸福的新裝。

## 通過封鎖線

沙汀

通過封鎖線，在事前我感覺的很神祕。

不錯，神祕，而且緊張。我們沉浸在一種冒險和恐怖混合的極端興奮的感情裏面。

早上就有人來通知我們，要我們不要出門，只是安心睡覺。我們也知道在精力的儲蓄上原是該如此的，因為那一夜裏我們將有一百四十里路好走。這是定規的，不然可能遭遇到敵人的追擊。

但我們老是睡不好，剛才躺下，不久又起來了；看時間，整理裝備；而最主要的是武裝我們的腿。結了帶子不上算，額外還弄了麻繩來，彷彿即使碰到什麼不吉利，只要鞋子不鬧盤扭，問題就好辦了。

然而我們是怎麼越過同蒲路的呢？

我們連敵人的影子也沒有見到一個！雖然從鐵道附近的堡壘放了十多響大砲，幾十響機槍，但那是在向他們自己可憐的心境裏出現的對方放的。

他們經常總這樣來爲自己壯胆。

但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一隊學生比我們來得後一兩日，我在河北碰見他們中間的一個小隊長。那小隊長告訴我，他們剛剛跨上鐵道的時候，一個黃色服裝的路警出現在他們面前了。

這引來一小部分人的驚慌。有的在準備搭在肩頭上的手榴彈了，但那個有點危險的頑民，十分笨拙地舉手掌向軍帽邊一擱，同時恭而敬之地點着腦袋。

他斷斷續續地請求道：

「同志！請走快點！……」

有的迸發出笑聲來了。

於是他又說：

「看日本人聽見，同志！走快點！……」

然而，這絕不是偶然的，這得歸功於我們的敵僞軍工作。其次，羣衆的幫助，以及部隊事前的偵查佈置，也是通過封鎖線的必要條件。我們的幾個參謀曾經化了裝在附近住過一星期，隨時更有游擊隊的嚴密的配備，牽掣着各個據點里的敵人。

負責戒責任的游擊隊多半是本地人，他們熟悉一切牧者和小偷才會知道的仄徑，可以不打山勢而

在黑暗中隨意鑽行，一直領導部隊到安全地帶。

沒有他們你將如失掉了眼睛一樣。我記起轉來時重過同蒲路的情形了。那時候敵人的據點更加增多起來，衆之正在掃蕩曲陽盂縣以及汝水交城一帶地區。鐵路附近的村莊，多少已成淪陷區了。

那是個漆黑的夜晚，所經過的道路和第一次全不相同；尤其是在過了鐵道以後。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沒有經過任何的村莊，就在那些險峻的倒溝裏和山脊上混鑽；然而，所謂混鑽，這是我個人的感覺，實際上，我們是在按照着探察好了的路線走的，不過這只有領路的知道吧了。

拂曉的時候，我們升上一匹孤立的山峯的山脊；兩面的高山夾峙着，構成兩道深不可測的峽溝，在開始攀登的時候，大家都下了馬牽着走，並且絕對禁止談話。這是因為兩邊山上都有着敵人的堡壘的原故。

然而，就沒有敵人，也是不能騎馬的；因為那真正是所謂毛狗路呢。我們摸索着，分開着叢莽。達到宿營地後，已經九點鐘了。

我們相信已經達到安全地帶了。並且相信走過的路該在一百五六十里以上，問了一個一道出發的導隊員，他也肯定說有一百五十里；爲了證明他的估計可靠，他還背着地名，算了一回總賬。

我們停留在村街廣場上一間破廬子裏，於是解開鋪蓋，準備休息了。但又立刻得到通知，說休息是可以的，却不能解行李，因為離鐵路才二十里呢！

然而，這也並不是說，在通過封鎖線的時候人們就像嚇慌了的兔子似的，一味擔心着敵人的騷動，恰恰相反，雖然已經經過嚴厲的約束了，因為覺得太平淡，彷彿不像附近就有敵人似的，那些跳脾的同志，常常倒要拋擲一兩枚手榴彈來排遣排遣。

因為這樣一來，對着暗夜，對着犬吠以及一切可疑的黑影，敵人堡壘裏的槍砲是轟鳴了，於是戰士們也就頗不寂寞地揚長而去。

當在河北的時候，一個抗大畢業的同學，曾經告訴我他們通過同蒲路的情形。

他們一共有三十多個人，大半是沒有經驗過戰鬥，甚至連大砲的響聲也沒有聽見過的，他們十之七八來自偏遠的後方。但他們相信護送他們的部隊，並且深知道，通過鐵路後只要多趕點路，到四十里路以外的地區去宿營，問題便解決了。

他們的領隊是一個久經戰鬥，爲了到後方學習，才去職半年的團長。叫賀炳元。只有一支胳膊，但却喜歡同熟人角力。至去職爲止，他一直都在同蒲路一帶打擊敵人，所以那些青年人更是毫無恐怖感覺。

護送他們的只有一個偵查班。以及預防萬一，用繩索繫就，搭在每個人肩頭上的兩枚小手榴彈。然而這完全是多餘的，他們已經到達鐵路東了。

並且大家很覺掃興，他們竟連狗子都沒有窺見一匹！也許正因為這點不滿足。在到了路東第一個村莊的時候，那隊長便叫勤務員從馬上卸下行李，說：這一下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然而這裏離鐵路至多才二十里地，比預定的標準距離還差一半；，所以同學中便有人暗誹道：

「要是發生情況，那才好呢！」

他們一部分人去要求隊長重新上路。

「怎麼樣，他們嚇怕是不是？」

那個正在洗腳的，帶點孩子氣的將校半玩笑地問着他們，並不等待回答，隨即又懶安地說了。

「趕快去稿水洗腳吧！明天一早走。」

「要是有情況呢？」

「他那裏敢出來暗，這一向給我們稿慘了！」

「你敢保險呀？」

「保險！要是來了，你我就說斷胳膊團長在這裏，他會跑都跑不及呢！給你說吧，娘的！他們在

哥西北的部隊那一個沒有給我寫過幾下呀！……」

于是他質樸而扼要地爲他們敘述了幾個主要戰鬥的經過，使得大家都丟心落意地笑了。

他們最後帶了一種平靜快慰的心情去就寢，所有原來的興奮激情，二十里和四十里的差異等等全忘記了。雖然多少人都睡不安穩，但這是因爲那充滿活力的隊長的談話過于濃烈的原故。

正當他們擠在坑上馳騁他們的幻想的時候，鬼門忽然給推開了。這闖入者正是那個短小強悍的青年將校，已經穿得很整齊了，他在坑頭停下來。

好像報告秘密似的，他壓低嗓音，但却並不隱匿那個在他內部活動的愉快的感覺，他問道：

「嗨！你們聽見過大炮沒有？」

這時有許多人才發覺有人進來，有人在發問，於是好幾個同學從炕上坐了起來。

「我就沒有聽見過。」一個人揉着眼睛說了。

「你們想聽嗎？」他又問。

大家都莫明其妙，其間一個小胖子半開玩笑地這樣答道：

「就是想聽大炮才上前線的呀！」

「好的，好的，你不要慌了！」

彷彿在安慰大家似的，他自言自語着，一面離開了他們。而在半點鐘後，大砲響起來了。

事實是這樣的：在離開那一批青年人以後，隊長便騎上的他的大紅馬馳向鐵道綫去，他在附近擲了兩三枚手榴彈放了幾槍；于是要來的事情也就終于來了。一般人戲稱這辦法叫消耗戰。……

自然，通過封鎖綫，主要的是鐵路綫，在有些情況下，也並不見得盡都如此輕鬆的。我們第二次通過平漢路的情形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在鐵路附近：三十路里以內的地區紆迴了一禮拜。好多天遭受到敵人巡邏部隊襲擊的危險關頭。而且，曾經有三次，已經到達離鐵道只有七八里遠近的地帶了，却又不能不退了轉來。

事情之所以弄得這樣麻煩的原因有下面幾點：首先，我們碰上了敵人的分區掃蕩；此次，因為半年多來那一帶的老鄉們太熱心了。晚上閒着無事他們便約着去拔鐵道上的路釘消遣，以致敵人的礦堡增多起來；而當時寺內又恰在沿綫開軍。

再其次，那又該是「友軍」的脹了。按照公式，那一個支隊在敵人的掃蕩下該趕緊望路西去。因為那裏有的是山，經驗證明其比平原裏保險。但由於羣衆關係和隊伍本身的缺陷，也許因為太性急了一點，他們遭到了敵人的伏擊。

但更重要的是這一條在地形上有着種種優點的交通要道，從此暴露出來，引起敵人的注意了。每



天，一到黃昏他們便從附近的據點開一小隊兵來，在路口和鐵道邊架起機關槍，希望能夠再有一次豐富的獵物，他們就這樣一直守到日出。

他們已經等了我們半個多月了。因為毫無所得，在我們快要經過的幾天，敵人弄起玄虛來：有時他白天也守着，有時却又不來，或者拂曉的時候，又忽然包圍了離鐵道最近的村莊，他來了。

我們那幾天的徒勞往返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有一次已經到了×××離鐵道只有七八里了。時候是夜里兩點鐘，深藍的天空籍着時明時滅的稀疏的星子。大家都趨在乾草堆上等消息。偵查者是由村公所派的，我們的一切都得依照老鄉們的判斷。

幾個毫無睡眠的人在預測着希望不致又跑一趟空路。我忽然取出那根一直在嘴裏嚼着的柔軟香甜的乾草，決然地表示說我們這次一定走得成的！因為據我們所知，老鄉們在夜裏不是說敵人並沒有來麼？

然而很明顯的，我是在向我自己的焦急發脾氣了。我們怎麼樣擔心着有種種衝突而來的變卦呢？那個替我們送開水來的小學教員插嘴道：

「其實要過去也容易。只要叫公所里找幾套便衣，甚麼時候都成。昨天一批傷兵就過去了呢！」  
「那是因為你們的人少呀。」

「不，不，好幾十呢！」

然而我們的人數却在兩百以上，而且很少人贊成化裝的辦法。要是大多數能同意，恐怕我們已經到達路西的目的地了。其實，豈止「昨天」，每天都有化裝過的，上前天就有大批機械所的工友通過。

……

然而我們的領隊却更非護部隊護送不可。這有他自己的必要，我們是無法克復的。護送的只有兩排人，因為日子拖得過久，他們也在不耐煩了。他們曾經提議強制通過。但誰能負百分之百的安全責任呢？

所以我們只好等下去，望着碧藍的星空發愁。忽然，集合的命令來了，大家在村街上列隊起來。我檢查着馬背上的行李，馬的肚帶，檢查着自己的鞋帶，看是否空鬆，我相信我們這一回一定走成功了。然而我們老不見有響動，就這樣一直在村道上露起，最後，我自己也走進村公所去。

原來鐵路附近的×××夜半被敵人佔領了。這是我們必經之地，看來又只有照樣退回去了！

但在村長的辦公室里，許多人還在向那偵查，一個小販模樣的鄉，以及那年輕的村長，詢問着爭辯着。彷彿這樣是可以追究出一個爲他們所陰謀而爲我們所察聞的事實似的。大家都很興奮。

這其間，另一個偵查也轉來了。

「××的村長叫鬼子抓去了，」那中年漢子喘着氣說，「他叫人帶信給同志們，說一定要過，他不保險。」

「帶信的呢！」

「他碰見俺就轉去了，就怕要挨家清查人呢。」

「那只有又回××鎮去啊！」

我們的領隊休息了。××鎮是我們一直停留下來等機會的地方，住有一個營部，離鐵道三十里地。

但有人立刻提出異議來！

「怕不妥當了！要是他再前進呢？」

隊長躊躇了，最後他向了村長徵求意見。

「我看去小××好，」村長想了想說，「地方僻，他不會換去的，又便當，朝東走十多里就到了。」

「！。」

「那裏的羣衆怎樣呢？」

「咱們一個樣兒！」

村長大笑著，不以爲然地說了。

接着他替我們派了嚮導來。領我們到目的地去。那是一個很小的莊子，只有不上一百戶的居民。村上夾峙着很多古老的白楊和小楊樹；像公園一樣。其實能這樣休息幾天也好，因爲大家都很累。

我們借了房主的傢具做着麵條希望能夠好好吃他一頓。我們好久以來就沒有規規矩矩吃過飯了。

其方還在找小白菜來，十分慎重地做着梢頭……

午飯前後我們頭上一連經過了三次敵機。而當我們正要中睡的時候，隊部里來人通知我了，說×店增加了敵人，有出來游擊的模樣，叫我們準備仍舊移動到××鎮去。那里有着一個營部，要可靠點。

於是我們在五點鐘又出發了。我們十多個騎馬的作前衛。我們毫無憐惜地鞭打着馬，奔馳着；但在達到中途的××時候，我們却引出來一場驚濤。那裏的基幹隊正在上課，但他們是知道敵人可能出擊的情報的，所以當哨兵瞥見我們急馳而來，當中又有人穿着日本大衣，他們便在田野裏散開了。

所幸他們大家都沒有武裝，僅僅在各人手的握着一小卷油印講談。其中有十多個男女學生，他們都大笑著，在我們進村時陸續回課堂去。

我從馬上問一個人道：

「同志！有敵情嗎？」

「誤會，誤會！」

他吃吃地笑着，面回轉頭嚷道：

「叫大家稍快點，沒有多少時間了！」

這裏離鐵道有二十多里，敵人佔領過三四次，但時間都不長久，在留下一些可恥的紀念後，便又趕快走掉了。

到××鎮時已經六點過了。我們在村橋上游着馬，幾個負責人到營部裏去。他們很快就出來了；說，這裏的軍隊有限，最好的辦法是到××崗去。那裏住着一個團部，也許還能替我們解決通過鐵道的困難問題。

「既然有敵情，」我反問了，「他們也轉移了呢！」

「你怎麼！他們剛才還通過電話呀！」

「靠得住麼？」

「不要多講吧！我們騎馬的趕前面去！」

我們一氣奔馳了十五里路；但我們撲了空，團部果真移動開了。連朝甚麼方向走的也問不出來。

我們在暗夜裏嘆着氣，不知道怎樣辦好。最後我們決定到七里外的××村去寄宿一夜再看。

××村幾天前我們會經留宿過的，住有一連人游擊隊。但重要的是，那裏是兩縣交界的地區，遇到敵情容易轉移。因為惜疼牲口，走到時已半夜了。

這是一個倒霉的夜晚，又疲倦，又得不到食物，並且，因為游擊隊早已開走了，我們還不得不自己負擔偵查站崗的職務。但我們的能够迅速到達路西却是在那夜里決定的，因為都覺得再拖就更難了。

這決定是在隊部會議上做的，因為尊敬客人，他們要我也去參加。在把幾天來的遭遇和環境分析了一道之後隊長又搖着頭歎息了。

「情形很明白的，」他結束道，「看大家怎麼說。」

首先發言的是曹，一個以驍勇聞名的大隊長。一個老兵。他把大腿向椅子靠手上一搭，嘍叫道：

「依我看，咱們就強制通過吧！稿稔就稿稔！……」

姚，一個行伍出身的參謀人才，想了想說：

「白天過怎麼樣？他不會料到的，並且……」

「也行呀！」曹又叫了，「總之愈拖愈壞！」

愈拖愈壞，這是大家共同的感覺。所以問題便很快轉到如何佈置上去，而把全部任務交給了姚。散會時有砲聲傳來，但隨即又消失了。

根據大家的推測，我們以為計劃的實行當在兩三天以後，但出乎意外，就在次日夜里，我們便又朝着鐵道前進了。我們大家都深信着我們的佈置。

在計劃的完成上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的村長。因為發覺了他曾經掩護過傷兵，敵人前一夜包圍××時逮捕了他。但雖然兩腿給打爛了，雖然用膠袋作賭來担保了他以後的忠誠，他仍然願為抗戰效力，承擔了我們全部偵查放哨的工作。

我們是在拂曉的時候到達××的。我們掩伏在離村莊約有一里路的土崗子下面，從那缺口處，倒戴了軍帽的哨兵可以望見下面在寂寥的村街據守着道口的敵人，以及那在黎明里發出鈍光的鐵軌。

我們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停留兩個鐘頭，而在心意上則無異兩月兩年，或者還更長些。為了避免暴露目標，人們都第一次的蹲在地上撒尿。

然而，太陽終於升上來了，該鬼子去睡覺了：

於是我們在明麗的朝陽下進入了村街。老鄉們也起來了，他們擁塞在村道的兩旁，對我們表示着種種的鼓勵；因為我們有的人不為多少帶點誇張神情。

一個高個子人，短鬍鬚的老者，笑囁道：

「他不敢出來的！同志，沉着氣走好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麼？」行列中有人問。

「不多不多！怕甚麼，他們現在只會睡的！」

老人回答着，張開脫了門齒的嘴笑了。

出村子半里路便是鐵道。它橫穿過一條乾澗的河床，有着一段好幾丈長的鐵橋。橋頭和軌道上散佈着持槍的哨兵。只聽得見急促的呼吸和鞋底擦着沙地的綑聲音。穿過橋洞後，塵埃更拔扞了。

我急行着，嗆咳，但是一種緊張的愉快，仍然使我想到：日本帝國主義認真是在勝利抑是傻瓜，敵人一個通夜不睡覺的甚麼？結果在那里？……

而當我在鐵路西邊跨上馬匹的時候，我又忽然記起半年多的，毛先生一段幽默的談話來了。

「鐵路呢，」他微笑着繼續說，「白天是他們的，夜里是我們的；有時白天也是我們的！……」



## 塞行小記

魏伯

### 一、草原

我們爬上了高原。灰色的黎明在我們眼前揭開的，不再是乳形的山峯，兩山夾一川的狹的山谷，而是像經自然平鋪過，毫無丘陵，毫無波紋的單純的青色的大草原。我們習慣了谷與山的短視的眼睛，一面想掙扎着看到這大草原終止到什麼地方，一面就慚愧自己的無力，感到一種迷離。胸膛像要起飛似的，貪婪地吸進許多新鮮的微帶潮濕的草原的氣息。我們的嘴巴却像是小泉的噴口，非常自然地流出了我們的讚歎：「啊啊，草原！」「多麼寬闊！」「啊，海！」

我們的思想，這時也和泉水一樣單純，一切昨日邊際在心頭的雜念，這時都無影無跡的遁去了。我們只叮視着這個廣大的草原，想擁抱她，也想被她所擁，我們只想着海：海底無垠，海底單純，海底大……

但這不過是草原的邊緣，在我們身後還依稀地聳立着山影。如果是海，該叫做海濱。等我騎着馬，在草原裏奔馳了好幾天，橫過了幾層金黃色的沙梁，遠遠地出了長城，到了鄂托旗的時候，我才真正爲大草原所屈服了。

……我騎着馬沿着一條伸向西北的路奔馳。路上碰不見一人，連馬蹄，蒙古大車的車軌，也早給風抹淡了。盡是四五尺高的沙蒿與吉西草，只有很少的秋禾。濃綠色的草原上有一簇簇閃光的白點和黑點，那是羊羣。都離得那麼遠，屋子，牛場，馬場也一樣，在草原上只是一個點。很久看不見人，更聽不見在陝北是那麼多那麼悅耳的，農人們勞動時的愉快而響亮的歌唱。我只能聽我的白馬蹄子踏在沙上時發出的撲撲的聲音，過硬土時那種卜卜的聲音；我只能聽白馬時鼻的聲音；我只能聽白馬吐氣的聲音；連搖擺耳的聲音，我都聽見了。

爲了問路，我多繞了三里路去找一所房子。房子完全是黃褐色的沙土做成的，長方形，上面也是沙土泥的平頂，剛到門口，一隻黃狗和一隻黑狗就狂吠着撲了上來。黃狗只有二尺多高，幾寸長的披毛，獅子頭，吠聲粗而壯。這兩隻狗跟着我的馬吠，像要把我拖下馬來。馬却驚的不敢停住蹄子。主人走了出來，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這就是陝北和鄂托旗交界的地方，我們和蒙古人也常來往。你看那些駱駝都是蒙古人的。」

在這漢蒙交界的地方，并沒什麼界碑。還是同一個大草原，相同的沙蒿，吉西草和相同的金色的沙漢，我問去××會的路，他只指給我一個方向。「看見那個白點嗎，是喇嘛廟，××會就在左邊。你就出這草地一漫過去。」

從前引着我在大草原上奔馳的有一條路，現在是連路也沒有了。前面是無盡的草原。後面也是無盡的草原。淡藍而遼闊的天幕下，只有一個深綠色的大草原，像是世界上只生長着這四五尺高的沙蒿和吉西草。

我的馬由草隙向前馳去。在馬蹄子旁邊就跳出無數隻兔子，牠躍在草上，又滾在草下，又躍在草上……野羊都非常大，牠不像兔子那樣胆怯，跑了百多步邊就站下來對着我。牠也許很久沒看到人了吧；也許以為我是什麼奇怪的野獸吧？也許是怪我擾亂了牠平靜的生活吧。我聽見什麼地方有粗粗的鳥叫。我騎的馬大概也聽見了，牠放慢了蹄子，啊，原來是雁羣，總有好幾百隻，一片淡灰，像鶴一樣，伸着細長的脖子在叫唱着，歌聲簡單而嘹亮。我叫了一下，牠們并不飛起，每個雁都那麼安閒，也許牠們以為自己是草原的主人吧。

我有點着急起來了，馬跑了許久還看不到一個房子；而且我覺得彷彿我并沒動，因為還是吉西草，沙蒿，兔子，黃羊，雁羣，還是這麼闊的天空，這麼闊的草原，這草原的海把我困住了。有十幾個

駱駝都向我伸脖子，彷彿是在問我向什麼地方去。我也只想問牠們：「××會在什麼地方，人在什麼地方？」

人在什麼地方？難道這是無人地帶嗎！駱駝，黃羊，大雁，都是草原的主人，人在這裏成了渺小的遊客。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孤單了。

突然，在沙梁上有一人影。是牧人嗎？底下沒有羊羣。也許是蒙古人的哨兵吧？我聽說蒙古人的射擊是百發百中的，並且知道民族的界限還深深存在他們的心裏。但我鞭着馬向這人影馳去，因為我渴望看見一個人，和他握手，和他談話……

然而走近去一看，沙梁上立着的却是一隻鷹。有四尺多高，兩眼那麼有光地向我望着，兩隻金黃色的眼睛……牠才是草原的守望者，牠的眼睛子嚴厲地質問我來這裏幹什麼。我戰慄着又跑進草原裏去……

秋天的草原和秋天的天空都是明淨的，捲不起一陣黃風，飛不起一片白雲，牠們是善良的。但也有獍獍的時候。那是在冬天和春天，天天吹着黑風，有時候就落羊毛大雪，使你許久都不見太陽和星星。人只能待在家裏，狐狸都尋不到吃的，餓得尖利地哀鳴着。

## 二，沙梁

民間有一個傳說：這裏的沙是一個饑子由幾千里路外含來的。牠一邊飛着，一邊吐着沙子，牠飛過的地方便成了一條沙線……

最大的沙堆有四五里寬，兩三丈高，越往北去越多也越大。比起無邊的草原，它只是一個點，一根線，因此人們都叫牠做沙梁。

那全是金色的細沙，拿在手裏和水一樣柔軟和純淨。會聽人家說：有一種民族在沙漠裏拿沙洗身子，我想就這種沙子吧。中間沒有一點雜質，且是這樣細，這樣光滑，我染滿了泥土的鞋，走過沙漠後便成了純一的黑色，泥土是給沙洗去了。有人稱沙漠為瀚海，那麼這沙梁是海波呢。

正如海上有浪紋一樣，沙梁上有一層鱗狀的波紋。這波紋使沙梁看起來格外優美和馴順，使你願意在上面休息，睡覺，和歌唱。牧人常常令自己的一千多隻牛在草原上吃草，自己在沙漠上唱歌，或是吹笛子。

海是動的，沙梁也是動的。一陣大風往往會把一個沙梁吹掉，在另外一個地方堆起沙梁。大風中的沙梁是一條瘋狂了的金色的巨蟒，非常貪饞。有許多牧人和牛羊都被他圍困起來，幾天找不到路！

吃不到東西，最後就爲牠吞食掉。經過了一個時期，沙梁上便浮出了幾片白骨，一個可怕的骷髏。

因此，一颯風的時候，蒙古人便向着沙梁祈禱，希望牠能饑餓他的牧人和牛羊，讓他們平安地歸來。

### 三、馬

遼闊而澄淨的天幕上，星星也是大而亮的。牠們整夜爲蒙古人照着草原吃草的馬羣。黎明來了，星星退了，草原上還是淡綠色，在遙遠而平坦的東方草原上，便浮起一層淡紅色的朝霞。朝霞也不似山地那樣擁擠，而是平舒輕散，慢慢地展到寒冷的天幕上，鎮靜俯視着底下的草原。經露水浸洗過的草原潮濕而清鮮，噴發着濃烈的香氣。

我很奇怪蒙古人的早起，他全是和黎明一道走到草原上的。在灰色曙光裏，一個個蒙古人變成一個個黑點，漸漸走下了草原。他們是去找馬的。蒙古人多半是在太陽沒入草原的黃昏時分，把馬放出去吃草，這時一起身就披着衣服去找，有的馬吃飽了肚子，臥在草原上休息；有的馬是喜歡散步，一夜就走一二十里遠，只要給一匹馬戴「披頭」，騎在牠身上，別的馬便都會跟在後面走來。騎在馬上，數着自己的馬，看牠們馳奔的雄姿，呼喚着每一個馬的名字，聽牠的嘶鳴，是最愉快的。黎明的草原

土繩流蕩着質樸而親切的歌聲……

走馬跟路走着哩，

翻繩手裏擲着哩……

銀河馬

瓊驢馬

走的好！

閩女子的眼睛好，

酸奶子好吃，

女人好用……

山高前頭有路哩！

我的溫特馬跟着哩，

石頭像前面有路哩，

我的溫特馬跟着哩……

蒙古人的馬都有名字，他們愛馬像愛漂亮的姑娘。用自己的智慧編唱了許多誇耀自己的馬的歌。在草原上，太陽由大地裏，由草原中間生出來，情景就如太陽從海裏滾出一樣。先浮出一條金線，接着便一顆大蘋果似的直接浮上，豐潤，明潔。接着便由草原移到天幕上，草原便閃動着透明的光波，沙梁便變成金黃的了。

蒙古人喝完了牛奶茶，便騎上自己最好的馬，後面跟着幾隻戴着紅纒的追狐狸狗，（臉像狼，腰非常細，）遠遠地向草原裏走去。褐色的眼睛是犀利的，尋找着沙蒿中的狐狸。只要狐狸在草中一跳，追狐狸狗便追上去，而馬的四蹄也就在草上奔騰。往往是狗還未到，狐狸就為槍彈射倒了。這時便把死狐狸掛在馬鞍上唱起歌來。

蒙古人和馬是離不開的，誰有最大的馬羣，誰的名字便最響。誰有最好的走馬，誰便有高高的光榮。再驕的人也有馬，再笨的人也是個騎手。他能和馬結合在一塊，順着馬的呼吸在草原上起落。



綠色的草原有許多白色的喇嘛廟，每逢廟會的時候，遠近的人都來賽馬。參加騎馬的，是十幾歲的孩子，在草原上許多馬匹奮勇奔馳的時候，孩子們的父親，這些布父巴，途中照着自己的馬吆喝一聲就是一鞭。他多麼希望自己的馬會飛到前面呀。比賽得了第一的，叫做「頭馬」、當「頭馬」的主人走過的時候，每個人都衷心地爲他道賀。紅綢纏滿了他一身，他的馬一身、

我會看見過馬會。在衆人的目光下，一千多匹馬先後地在草原上奔馳。

「那匹海驢好！」海驢馬比草原上所有的馬都跑得快，走起來看不清牠的四蹄。騎在上面的穿紫袍的喇嘛浮着驕傲的微笑，當銀河馬奔馳的時候，海驢馬就在後面追。大家相信勝利該是海驢馬的，却不料這匹銀河馬就如疾風中的巨浪，一下就飛過草原去了。牠成了最後馬中之王。這在馬的主人有多麼驕傲啊，他像是比誰都高個肩頭，到了那裏都被人看見，被人稱譽着。

每當一匹馬賣去的時候，主人就拔下幾根鬃毛，在馬嘴上抹一抹，再裝進衣袋裏去。這時候我在蒙人褐色的眼睛裏看到比眼淚更重的悲哀與依戀。

#### 四、鹽海

上面一片藍天，下面一個草原。中間夾着幾個雪白的帳幕。那景色是迷人的。而我們從遠處看鹽

海上的鹽堆，正像無數個潔白的帳幕。頹敗的長城喚起你歷史的回憶，草原給你展現無限的曠闊。但這鹽海給你的，却是詩的，只有在夢裏才敢幻想的輕潔的境界。

有北大池，南池，鹽場堡，波羅池，哇哇池，蓮花池，爛泥池。北大池有三十多里寬廣，在陽光底下是一片閃光的銀色的海。沙漠上水是缺乏的，沒有一條河流，却有七個鹽海。人們的腦筋想不出爲什麼七個鹽海生在這樣荒涼的地帶，老百姓爲了表示他們的感謝，敬了一個龍王，一個鹽神。

大概在春盡的時候，這片淡淡色的水，便在陽光下慢慢結晶起來。最初看上去是一層薄薄的霜，以後便越來越厚，一粒結一粒，蓬勃地生長着，終究一片海化爲一片町人眼睛的雪白的鹽，每一顆結晶都那麼結實，那麼不苟，有的竟是一塵不染，白得使你讚歎都無法形容。在你用「椰巴」把鹽海的鹽撈出，像帳幕一樣地堆在海畔以後，海就第二次生長起鹽來。海的繁殖力是很大的，但牠却怕風，怕雨，有時候鹽快結成了，來一陣風或是下一陣雨，便重化爲綠色的海水。

從前在這裏勞作的，只是海畔的居民；現在却有了成千個中國革命陣營裏的戰士。他們本身就是人類底「鹽」，中國廣大人民底「鹽」，現在却爲人們生產着鹽。海把他們的皮膚浸蝕了，海傷害着他們，他們却勇敢地，在海裏打鹽。看雨要把晒成的鹽沖化了，他們便拿起椰巴，担起筐子跳在海裏搶鹽，一邊還唱着：

我們開的是銀的山呀！

是金的海呀……

離海裏有公海母海。傳說一個和尚會由公海裏撈進去，三天後出現在幾十里外的蓮花池裏……  
草原是無垠的，草原上的幻想也是無垠的。

## 後記

我在序文裏曾經說過：「近幾年來的報告文學差不多勾出了抗戰中的中國底一幅縮圖！姑不論這種勾出是怎樣地簡單而不够深刻，然而，它們真實地反映出了變動中的中國社會現實底各面，却是不可否認的。」

假始我們將這些報告文學彙集起來，那末，在我們眼前社會出現一幅中國底戰鬥的素繪。它標示了中國社會變革底軌迹，也指明了中國現實發展底過程。由于這對於過去和現在的真實的記錄，使我們可以看出未來的明確的遠景。因此，我們可以說：所有這一切報告文學底有條理的組合，將會成爲

一篇反映抗戰中國的歷史的記錄。

這里，所選的十二篇作品，雖不能說可以代表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底精華，然已簡要的解明了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底主要的內容和傾向，

這十二篇作品，有的記錄傷兵和難民底生活，以及參加看護傷兵及救濟難民工作的智識份子底體驗和遭際。有的記錄抗戰初期的戰鬥及參加在這戰鬥中的人物底性格。有的記錄南京撤退及敵人佔領南京以後的情景。有的記錄徐州突圍和廣州退却中的斷片。有的敘寫後方小縣城的行政機構底腐敗和無能，剝削歷史上的丑角底神態和面影。有的記錄後方底艱苦的競進的生產和建設，以及新的政治力量影響之下的人們底成長和進步。有的記錄着曾經受過敵人底蹂躪或威脅的人民，受着新的抗戰，軍隊底影響和教育，而覺醒起來，站立起來，自動地參加了戰鬥的行列；而抗戰的軍隊就以這些覺醒的民衆為基礎，建立起敵後的抗日游擊根據地，民衆！在那些代表着新政治力量的領袖和隊伍底領導之下，強化了自身底組織，加緊了自己底工作，隨着那根據地底鞏固和擴大而更堅強起來。

在這十幾篇作品中，除了兩篇（「某城防空紀事」和「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衛」）是指摘後方行政底缺陷及暴露變節的丑角底臉譜的之外，差不多全部都是表現忠於抗戰的人們底獻身，奮鬥，受難和犧牲。特別是最後的部分，更鮮明地插進了新環境中，精神和物質的建設底飛速的發達和進展，以及

新入底突進的產生和成長。

這說明：我們底報告文學者都是熱愛光明，嚮愛進步，嚮望新人和新事底滋長和發揚的，他們從複雜的現實底結構中，去發掘向上的因素，發見進長的萌芽，而帶着不可抑制的熱情讚美新事物底萌發和成長。即使是指摘缺陷，批判現實，他們底目的也不在於暴露黑暗，而在於指示改造的路徑，在於澈底地驅除黑暗，消滅黑暗。

這十幾篇作品所構成的素繪，表現着中國底現實是在戰爭中進步，在改造中發展——舊的事物逐漸地在變動中畏縮。衰退，而趨于破毀和潰滅；新的事物却正從豐饒的新的基地上發芽和滋長，而成爲茂密和繁榮。這對比的消長，示明着中國社會前途底光燦，

報告文學在抗戰中形成了特殊的發達，在抗戰中表現了異常的光彩。這主要的基因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在於戰爭動搖了作家和文學青年底固有的生活基礎，改變了他們底原來的生活規律，吸引他們參加了各部門的抗戰工作，使他們體驗了各方面的現實生活，而激動他們記錄或報告親身經歷了的生活。複雜的生活給他們提供了多樣的題材。而形成了報告文學內容底豐富化。

適應着這豐富的內容底要求，必須有靈活有力的形成；有健全的形式才能充分地表現那豐富的內容。幾年來的報告文學底成績，說明報告文學作者一直是在這樣的持續的奮鬥中。

如前所述初期的報告文學，使我們看到一些顯著的偏向，例如：直接經驗底平鋪直敘的敘述，光明現象底片面的誇張，現實事件底無批判的敘述，以及只寫事件不寫人物，使作品完全失去光彩等。

可是，在報告文學底發展過程中，却不斷地在和這種偏向鬥爭，逐漸地克服了這種偏向。本集所選的作品，就是報告文學避免了上述偏向或戰勝了上述偏向的具體表現。

這些作品，以經過選擇向綜合的題材底浮彫似的扼要的插給。代替了直接經驗底平鋪直敘，以現實事象底全面的正確的刻畫，換取了光明現象底片面的誇張；以對於事象的鮮明強力批判，闕除了無批判的攝影式的記錄；以人物的具象化的描寫矯正了只寫事件，不寫人物的傾向。

例如曹白底「揚可中」，慧珠底「在傷兵醫院中」，汝尙底「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等，雖然都以作者本人底面貌出現，敘述他自己底體驗，印象和感想，然而却沒有一個人不是提要勾玄地記錄他們底經驗，而脫出了無選擇地敘述身邊瑣事的傾向。他們描寫人底純潔，善良和忠誠，也沒有掩蔽人底偉大，刻薄和險詐；他們寫別人底殘酷，恨毒和橫暴，也沒有忘却人底慈和，友愛和互助。他們是把握着現實底複雜的交織，而排除現象底片面的誇張的。

又如丁玲底「孩子們」，立波底「封建，受難和解放」，荒煤底「童話」，可甚多底，「大青山」等，雖然忠實地記錄着他們所知（所見所聞）的事實，然而却明白地發揮着他們底主見——愛或憎，

同情或反對，毀棄了攝影主義的純客觀的記錄。

陶雄底「某城防空紀事」等，作者雖然不露出自己底面貌，只客觀地敘述着事態底發展，然而在那有組織，有條理的佈排中，却明白地看得出作者主觀底所向——也就是明白地看得出作品內容底意義

S. M底「斜交遭遇戰」，于逢底「潰退」，雖然寫着戰鬥，寫着退却，却没有遺漏戰鬥或退却中的人物和生活，因此，戰鬥和退却不會成爲無根的故事。

東平底「第七連」，倪受乾底「我怎樣退出南京的？」等，雖然記錄着戰鬥底經歷，脫出底經歷，然而却強力地描繪着人物底性格，使「戰鬥」，「脫出」，不致成爲空洞的故事，改正了「事件爲主」的偏向。

這十幾篇作品底作者，各人都具備着自己底獨特的作風；也可以說是表現了報告文學底幾種代表的風格。

幾年以來，報告文學者不斷地在爲着作品內容底豐富和形式底完成化——質底提高而努力；從本集所選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由他們底努力所達到的成就。然而這成就畢竟還是極有限的。我相信：今後，由于報告文學者底更艱苦地深入戰鬥的現實，更切實地磨鍊藝術的武裝，在不遠的未來，或許會



有概括一時期，一地區底現實鬥爭的史詩性的報告文學底產生。

編選本集的動機，完全在於想使抗戰以來的報告文學的成績，在這里留下一個記錄，使于後日底參考。大部分作者，都已去函徵求同意并致送少許發表費（版權仍歸作者保留），但部分作者地址不明，無法通信，凡未收到發表費的作者，希望立刻來函通知通訊地址，以便匯上。

一九四二·十一·十八·編者·

本書屋誕生於抗戰炮火之中，  
 慘淡經營，四年以還，爲支持  
 大後方文化事業竭盡棉力。現抗  
 戰勝利，亟待和平建設，本書屋  
 鑒於文化教育之發展，有關國家  
 之近代化至鉅且大，故雖明知收  
 復區經濟枯涸，郵運未暢，文化  
 工業之展開尚非其時，但仍不辭  
 艱困，自渝遷滬，繼續出版工作  
 。今後當一秉過去抗戰時代之奮  
 鬥精神，爲未來新文化之建設努  
 力，盼國內同業讀者多予指導愛  
 護是幸。

作家書屋 謹啓

## 南京的虐殺

著作人 曹白·東平等  
 選編人 以 羣  
 發行人 姚 蓬 子

總發行所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路六一〇號  
 電話 三三五七六  
 電報掛號 〇一七四

重慶辦事處 民國路一〇二號

分發行所 聯合書報社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永樂里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 成都 西安 漢口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八百五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